

第十三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九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社長簡又文

逸經

主編謝興堯

半月刊

三月十五日出世

是超然的及純粹的文藝與史學的刊物「內容」中西幷集　今古盡收　譯作皆有　小大悉備　莊諧雜出　雅俗共賞「門類」圖象　史實　人志　遊記　特寫　考古　記事　秘聞　詩歌　小說　書評　雜俎　務求開卷有益　掩卷有味　篇篇可讀　期期可傳

每冊一角，全年二元

社址及總代售

上海愚園路愚谷新村廿號人間書屋

第一期創刊特大號

要目

東京政變



叛兵佔據之首相官邸→

慘被擊斃之八十二歲藏相高橋是清↓

↑倖免於難之首相岡田啟介

↓東京繁華中心銀座戒嚴後之寂靜

↗自左至右：陸軍教育總監渡邊大將（殞命）　內大臣齋藤實子爵（殞命）　前內大臣牧野伸顯伯爵（逃脫）　侍從武官長鈴木莊六（重傷）

籌畫善後

各大臣紛紛入宮覲見天皇協議善後 ↓



宮城二重橋雪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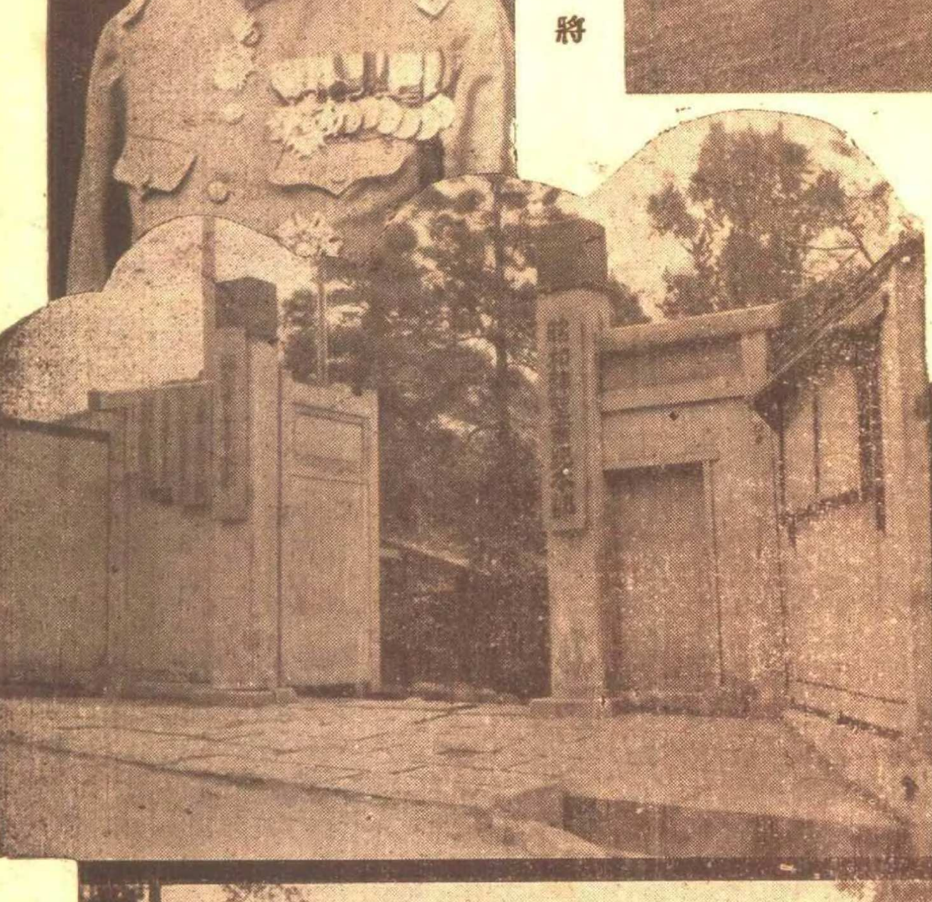
戒嚴司令香椎中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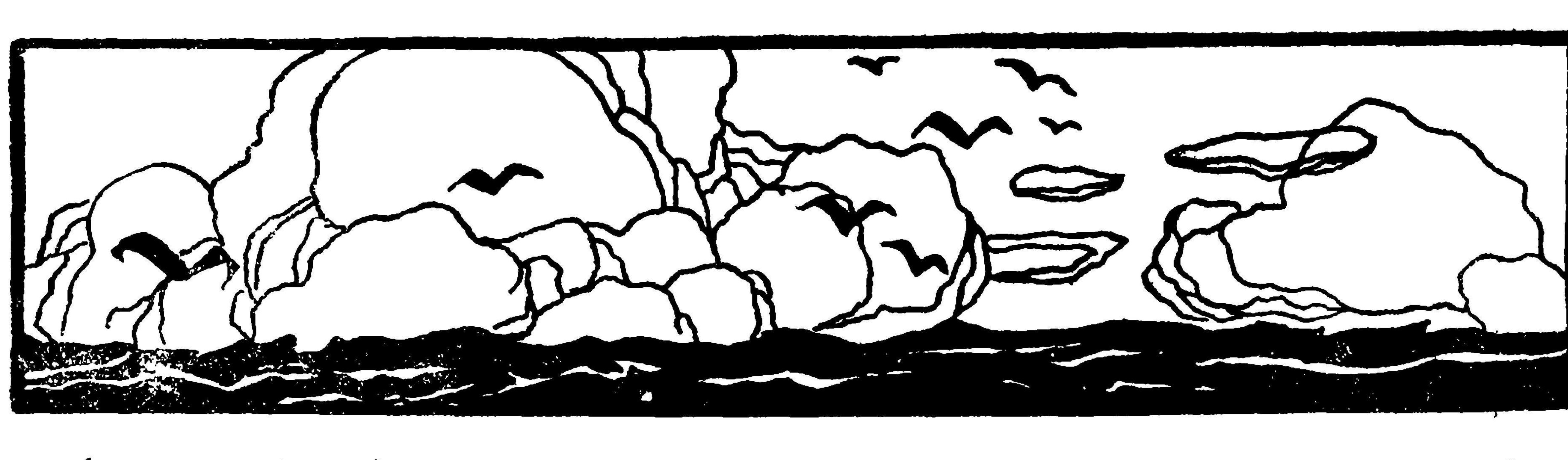
元老西園寺公奉召入京推薦閣揆 ↓



日本右翼團體之本部紫雲莊 ↙

昭和神聖會總本部 ←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九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九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書評

週簡評

日本兇變

上期本欄齊稿付印之第二日——二十六日——日本發生了空前的兇變，其經過始末，詳見專篇，這裏只簡單地說明一下。

二十六日未明東京第一師團第三聯隊約一千名軍隊，趁着奉令開往滿洲出發上東之時，由野中等幾個大尉中尉們帶着，分成幾隊，同時向幾處襲擊：（一）攻占內閣總理大臣官邸，打死守衛警察，尋找岡田總理，認錯了人，將岡田妹婿松尾大佐打死。外邊都知岡田已死，到第二天，岡田脫了險，叛亂平後，才發表未死。（二）占了內務大臣官邸。（三）到高橋大藏大臣私宅，將高橋擊中，當場未死，是日下午死去。（四）到齋藤內大臣私邸，齋藤尚未起牀，其夫人號哭求代，說道：你們留下他能！兵們將此老嫗推開，一鎗將齋藤打死。（五）打死渡邊教育總監。（六）打傷鈴木侍從長。同時東京以外也有事。前內大臣牧野在溫泉養病，有些兵攻進去，被牧野夫人抵擋了一陣，牧野乘間從後門逃出，藏在一個木匠家。而西園寺元老在興津得着訊，避在靜岡市縣知事官邸得免。又東京朝日新聞的工場一部也被搗毀。

變亂部隊行兇之後，就占據着永田町一帶，並不退出，這樣相持了三整天。一般陸軍領袖們，竭力勸說歸營而不聽。二十六日下午，東京下了戒嚴令，直到二十九日清早，戒嚴司令奉了詔令，進去討伐，變兵們這才歸順。是日下午恢復了常狀。

事發之日，陸軍省出布告，對變軍毫無指摘之詞。只說一部青年將校殺死了下列幾個人，同時介紹變軍宣言的主旨，是爲反對元老重臣軍閥財閥官僚，特以明大義而護國體。其口氣隱然對變軍流露着同情。接連幾天，凡官方稱謂，皆是無是非的。稱變軍爲「行動部隊，」稱變亂爲「蹶起。」直到事情已平，川島陸軍大臣出了聲明，才說此事是叛亂，是紊亂軍紀，有損軍譽。到此才證明了日本政體現狀，法紀觀念，還是照舊。

此次之變，恐怕本來醞釀的很大。據說因時間齟齬，他處未響應得及。傳聞大阪方面的富豪們，二十六早，也曾紛紛躲避了一下，這些詳情，只好讓以後再紀了。

若問日本各方面對此事觀感如何？大概可以這樣說。這些肇變軍官的手段方法，雖然反對者很多，但他們那種反重臣反財閥的感情，大概是多數青年軍官所同有。他們主張以非常手段促成改革，對內對外同積極的幹一下。青年軍官有此意見者，定然不少。所以此次是五一五事件之延長，而此次仍然未得到解決。日本內

政上一個大危機大矛盾，仍然存在着。至於一般社會的中上層，當然反對這樣暴舉軍事領袖內，反對的也不少。不過就日本大勢而言，此次肇變軍官的思想，有很深刻的社會背景，也很有勢力。日本整個的政治勢必逐漸地向着青年軍人共鳴的政策方向而趨。

新任內閣迄本月三日，尚未決定。（一說將任近衛文麿爲首相）西園寺正在東京，住在宮中商議此事。大概判斷：緩衝的海軍內閣，再抬不出來，陸軍也無相當之人直接組閣。結果須找與軍人接近的人組織。自然法西斯軍人，此次不能便算是完全勝利，但新閣的色彩，畢竟要與他們更接近一些。而因爲目前內政上的根本改造很困難，結果只有向外發洩。世界論壇現在都以爲日本對外將更趨積極，是不無理由的。不過在新閣組織之始，還不一定能看出甚麼變動。

中日問題

本週因日本發生了重大政變，中日之間，許多事都談不到，有田大使恰於東京政變之日，到了上海。聽說我們許大使和他見面，彼此連一句政治外交的閒話都沒有談。有田就要到南京遞國書，大概於考察華北後回國。許大使匆匆到了平津，這月七號往日本去。一切的一切，要在日本新內閣成立以後才開始。

西南政委會有個通電，反對日本三原則，請政府拒駁。本來三原則太籠統，充量解釋，中國將喪失了自主之權。不過現在的中心問題，還不在此。

中國對於非常化的日本，怎樣自存？對於今後一切可能的變局，怎樣應付？所謂和平與犧牲的限界在那裏？中國的究極利害是怎樣？這是必須事實上決定的。中央與西南政委會和華北當局，亟須密切討論這些事情。我想中央方面大概有些決定了的意見，同時要請國民時刻注意今年確是一個非常之年！

山西軍事

山西軍事，相當地擴大。現在毛澤東等約共兩三萬人，在晉西七八縣中蔓延着，大概都在鄉間，沒有破城。晉西是山地，討伐困難，而共黨的趨向，是南圖河東。還是北窺太原？現在還不明瞭。山西近來從各處集中兵隊，正竭力布置，不過一般人想，恐怕中央有援助之必要。

日本方面對此事注意異常，不過其重要性被東京政變所掩，還沒有說甚麼話。大概日方先希望必要時二十九軍去援助一下，近來因爲形勢不很明瞭，還沒有成實際問題。

山西軍事，在內憂與外患兩重意義之下，一天天增加其重要。瑞金的毛澤東，現在走到汾水流域，要與全國注意的華北局勢接觸！國府怎樣安民心維大局是目前第一件緊急事了。

北平學界

北平學界的問題，較上週更出不幸的情形。警察搜檢清華，和學生相持了一天，結果捕去二十一人，還有一位教授。學生把警察汽車損壞了幾輛，此事現在還未解決。

北平逮捕的學生，大概過百，有說是二百餘人。據說都因爲有嫌疑，但有人說，有些學生，只因有幾本近於左傾的書報，就被帶走了。我們知道，北平一般的學生，近來很不安，也不平。照這樣下去，往往要使得一般青年的思想，褊激化，險惡化！從教育政策上說，非常可慮。現在盼望北平趕緊結束傳訊學生的事情。

已逮捕者，除非有擾亂治安的證據，應趕緊釋放，好教學生們暫時安心讀讀書。 （知非）

德法關係

法俄協定已於本週通過法衆院，但尙須參院批准，方能生效。據最後的消息，總辯論定十二日舉行。因爲此舉對國際有重大關係，法當局不能不出以十二分的審愼，尤其重要的是關於羅迦諾條約及萊茵武裝問題，不能不先與英國成立諒解。

另據英法報紙的消息，希忒拉近雖發表談話，希望與法國開始交涉，但是觀法方的條件：須（一）德國重返國聯，（二）縮軍及（三）尊重中歐現狀，可見雙方接近的距離，目前非常懸絕。進一步觀察，希氏的談話，在外交方面却很有意義，一方既可離間法俄關係，一方更可促進德義的聯攜，惟事實上恐不易達到此目的。

總之，德法對立關係，不僅是現時歐局的關鍵，且將影響於世界大勢，從這次日本事變，在歐洲反映出的不安，更可得一證明了。

國聯討論加緊制裁

國聯十八國小組會二日開會，討論加緊對義制裁問題。這問題的重心現仍在英國的態度。英外長艾頓氏二十四日在下院的演說，已將關於集體安全的觀點，發揮盡致。現時英國的態度，大體

上是對制裁作有條件的積極贊助，就是須他國（如美國等）依允實施油禁。而處於調人地位的法國則主張暫緩進行，而作和平解決的最後嘗試。英國對此，並未拒絕，但須迅速進行，不作拖延。英國爲安全實際打算，自願意和平解決，而尤重速決，但爲顧全輿論起見，更不得不有積極的表示，這種態度是很易明瞭的。總之，和平希望，現又呈露曙光。

義大利在東非作戰，據傳近頗順利，這正是下台的好機會。然而和議條件如何作成，却是當前困難的核心。

海會談判

這週海會談判的趨勢，大概將由英美法三強締結一協定，而將義國除外，原因在政治問題，義國非撤消制裁，不允參加海約。換句話說，倘使義亞問題有辦法，那末四強海約的成立，大致可無問題。

另一新發展是德俄間接參加的希望，更見具體化。據電訊稱，蘇俄頗有此意願，而德國的參加，更在談判之中，這不能不看作一種進步。（素）

日本政變犧牲者略歷

齋藤內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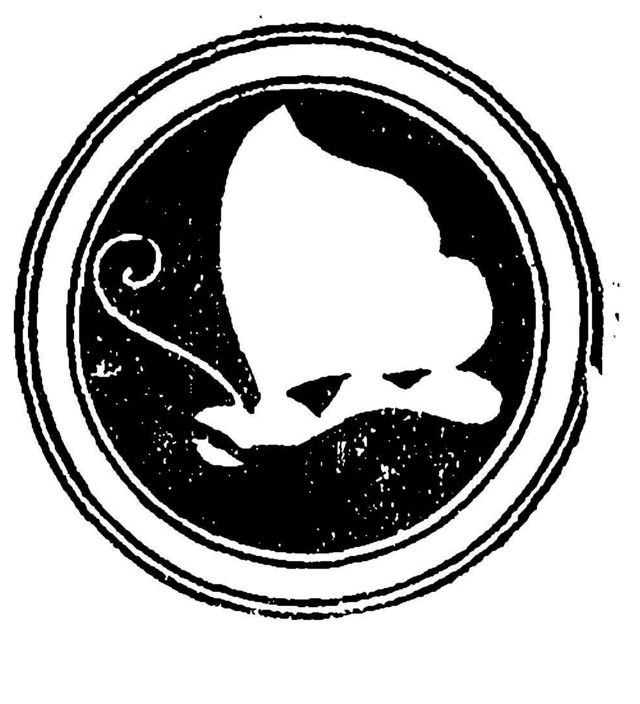
齋藤實現年七十七歲，岩平縣人，海軍兵學寮畢業，歷任「秋津洲勝島」軍艦艦長，海軍省軍務部長等要職，明治三十九年，西園寺第一次組閣，任海軍大臣，其後桂內閣及西園寺二三次組閣，均以氏爲海相，計先後長海軍者五次之多。大正八年，任朝鮮總督，昭和二年代表日本出席海軍軍縮會議。歸國後，被推爲樞密顧問官。翌年重任朝鮮總督，昭和七年齋藤組閣，氏任文相，岡田主政後，氏任內大臣要職。

高橋大藏大臣

高橋是清，八十二歲，東京人，留學美國，日本工讀留學生中最大成功之代表人物也。歸國後，先在教育界服務，繼入農商部任科長，二十歲受知於某要人，入日本銀行（即日本中央銀行）遂奠定高橋氏今日之基礎。不數年，昇任部長要職，繼又代理副總裁，終乃昇任總裁，握日本金融界之牛耳。第一次山本組閣，任氏爲財政大臣。大正十一年，平民宰相原敬被刺，高橋氏以立憲政友會總裁而任首揆。民國十四年，辭政友會總裁，遂成在野人物。後田中齋藤組閣，氏又被任財相。計先後任財相四次，此次岡田在內閣中又長財政，乃第五次也。

渡邊陸軍教育總監

渡邊錠太郎，現年六十一歲，愛道縣人，陸大畢業，歷任參謀本部第四部長，陸大校長，第七師團長。陸軍航空本部長等要職。



日本暴變的由來

芸生

二月二十六日黎明，日本東京在雪花飛舞中發生了一個大爆炸。這個爆炸的聲音，震動了全世界人的心靈，使人們相顧驚愕，對於這個「東亞安定勢力」的日本，更加一層不了解。

這是在日本最有榮譽的軍隊——第一師團的一部分青年軍人，約有一千餘人，整隊出動，占據了首相官舍及其他各大臣的私宅，很迅捷的殺死了三個海軍大將，前首相現任內大臣齋藤實，現首相岡田啓介，宮內侍從武官長鈴木貫太郎，（後報岡田未死，鈴木負傷）一個陸軍大將，現任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一個負國內外重望年逾八旬日本國民視為國寶的現任財政大臣高橋是清。還有兩位元老，西園寺公望與牧野伸顯，曾遭暴襲，而儌倖得脫了。（西園寺是明治維新以來碩果僅存的元老，牧野是重臣集團的中心人物，極為軍人所嫉視，他因為環境不易應付，且為避衝起見，故以年老退隱為名，將內大臣之職讓給辭掉首相後的齋藤。）這些人都是日本的元老重臣，近數十年的政治結晶人才。他們都曾為國家建立過莫大的功勳，一直到最後，還給國家撐持艱危的局面，想在重大的環境中，維持國家的發展，保持國家的聲威。但是號稱「忠君愛國」的青年軍人，不能諒解他們，用暴變的手段，將他們公然殺害，即使拋開政治道德國家紀綱不論，單從人道上講，也太殘忍了。

× × × ×

這次事件，是一個暴變，使人發生突兀之感。我們若稍為回憶一下近年日本政治情形的演進，便會明白這個暴變不是沒有來由，而且是脈絡分明的。

日本軍人支配政治的力量，是大家知道的事實。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軍人有兩個鬭爭在同時並進：一是對外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備戰；一是對內打倒財閥。他們認為政黨是財閥的傀儡，憲政是財閥包辦的政治，因而恨惡政黨，排擊憲政。松岡洋右的政黨解消論及中野正剛一派的法西斯運動，都是應合軍人這

種心理而起的。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是日本軍人攻擊憲政的第一次直接行動。犬養毅遭難之後，憲政實際中斷。第一大黨的政友會不能繼續組閣；元老重臣應日皇之諮詢，不願軍人的法西斯政府出現，抬出超然中立的海軍元勳齋藤實上場，網羅各黨各派的領袖人物，組成超然內閣。齋藤是海軍元宿，現役海軍將佐差不多都是他訓練提拔出來的，且負清望。齋藤內閣維持了一年多，仍難得到陸軍激烈派的滿意，卒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因大藏次官黑田受賄事件而被擠倒。齋藤內閣倒後，元老繼推岡田啓介組閣，仍以齋藤爲幕後主持者。岡田也是一個海軍大將，非政黨出身，做過海軍大臣，極負清廉之名。當岡田組閣時，政友會忽然變了態度，拒絕推舉黨員入閣。岡田於是個別進行，拉到三個有資望的政友會黨員，以床次竹二郎任遞相，山崎達之輔任農相，內田信也任鐵相。政友會便將這三個人開除了黨籍。其後岡田內閣又組織內閣審議會及內閣調查局兩機關，以網羅各方人才，政友會黨員望月圭介水野錬太郎被延入；政友會又把這兩人開除了黨籍。這時的政友會投到軍人懷裏，助長法西斯運動的氣燄。齋藤內閣及岡田內閣，都是要貫澈「解消非常時」的使命，逐漸做到「憲政還原。」這是與軍人的意思不相容的。

在岡田內閣期中，發生了一個微妙的倒閣口實，便是所謂「天皇機關說。」此說爲貴族院議員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博士所創，意謂「天皇爲國家最高機關，而主權在民。」這原是君主立憲的正常解釋，日本軍人則認爲破壞國體的邪說，發起所謂「國體明徵」運動，以逼迫內閣。政友會本是憲政下的產物，也附和軍人，藉此題目以攻擊政府。岡田以爲那是學術上的問題，不願作答。反對者一再逼迫，政府卒應海陸兩相之請，於去年八月三日發表排擊「機關說」的聲明。這事雖因此告一結束，而口實尙在。上月廿一日美濃部博士的被刺，以及這次暴變叛軍宣言元老重臣破壞國體，仍是這種口實。

岡田內閣自前年六月成立以來，這一年半的時間，在內外重壓之下，在內政上曾做了兩種大事，一是肅軍運動，一是選舉肅正。日本軍人的干政亂紀，是日本有識之士共引以爲憂者。前陸相林銑十郎是陸軍中的統制派，很想把這種反常狀態加以控制。藉着去年八月陸軍異動的機會，想把憲兵司令秦眞次等人免職。當時教育總監眞崎甚三郎力持反對。（眞崎是少壯軍人的領袖，士官學校的老教員，多年管理軍事教育，現在的少壯軍人差不多都是他教育訓練出來的，故少壯軍人對他信仰甚高。）參謀總長閑院宮親王贊助林議，當陸軍三巨頭（卽閑院、林、眞崎）會議時，林當面要求眞崎善處，眞崎被迫辭職。迨八月一日陸軍異動令發表，眞崎轉補爲軍事參議官，而以日前被刺的渡邊錠太郎大將繼任教育總監，軍事參議官菱刈隆、松井石根，憲兵司令秦眞次，均予以免

職待命處分。這事剛剛實行，永田事件便於八月十二日爆發了。軍務局長永田鐵山是林銑十郎的左右手，少壯軍人認爲肅軍運動是永田策動的，遂由相澤大佐將其刺殺於陸軍省。林銑十郎因之去職，而由川島義之繼任陸相。

其次是選舉肅正運動。如選舉運動費的減少，競選方法的增加，均有相當的成效。本屆總選舉於二月二十二日揭曉，結果政府與黨民政黨大獲勝利；附和軍人的政友會遭遇慘敗，帶有法西斯氣息的各右翼政黨也未獲得相當的票數。這次總選舉的結果，假使能正確代表選民公意的話，那末牠的結論便是：日本國民不願軍人專政的法西斯蒂政府出現，不願過度膨脹軍費，不願過度向外侵略而掀起戰爭；換言之，卽是贊助現內閣的緩進政策。我們若把這兩派叫作打破現狀派與維持現狀派，那是維持現狀派得到了勝利。近幾年的日本政權始終握在維持現狀派的手中，打破現狀派很遭受些打擊。這股怨氣，雖有神兵隊事件及永田事件等，仍未能盡吐。滿擬這次總選舉可以得到國民的援應，結果竟失敗了。到此，打破現狀派再不能忍耐了，須要來一個「苦迭打」了。總選舉揭曉纔三天這次暴變便爆生了。我們雖不願想像這次暴變有重大的背景，但回頭看看自五一五事件以來的日本政治情形的演進，牠的來源，豈不是脈絡分明嗎？

× × × ×

結至本文屬草時爲止的東京消息，叛兵業已歸營，岡田並未死，日皇命其續負首相責任。對於叛兵的處置，以及政局的收拾，尙在不可知之數。此事的善後不出兩條路：第一、嚴厲處分叛兵，並肅清其根源，以振紀綱，維持元老重臣的路線，仍由維持現狀派組閣。第二、一本五一五事件永田事件以來的馬虎態度，顧忌更大的亂子，不敢對叛兵作嚴正處分，且爲易得少壯軍人的信賴，計索性任命眞崎，荒木，平沼等打破現狀派組閣。如果採第一條路，那自然便是現政府延續；反之，如採第二條路，牠的政治路綫自較硬化。此次暴變發生後有一個可注意的現象便是是非不甚分明。看陸軍省的公表，說他們是意在「清君側」「保護國策」，一般皆不呼爲「叛兵」而稱之爲「行動部隊」，一直至二十九日叛兵歸營之後，川島陸相發表聲明書，認爲「紊亂軍紀……對國內外極汚國家及國軍名譽」，是非始白。就大勢判斷，善後之局，或仍倚重元老重臣，大體上也要敷衍少壯派。事變卽使就此告一結束，而軍人反財閥反政黨的情緒依然存在，這種情形仍然充分支配着今後日本政治。

日本這次暴變，可說內政關係爲多，而對外的影響自然也很大。世界論壇都在擔心日俄關係爆發，不能說全無見地。至於我們中國，除了對鄰國的變故，尤其這些年高德劭的政治家的慘遭殺戮表示惋惜之外，其今後對華政策的爲緩爲急，爲硬爲軟，倒可不必過分重視，因爲日本對華早有一個固定的「國策」，無論那一派當政，都是一條路線，只於是緩急軟硬之差而已。我們要充分作自存的準備，然後纔可同人家「共存」！

三月一日天將曉時於天津

讀書漫談

耐秋

我不知道別人有過我這種體驗沒有:

同樣的一本書,你在最初讀它時,它索然無味,毫不引起你讀它的興趣;可是,幾年之後,你再讀它,便覺得它很有意思了。反之,你先讀它很有興趣,如果有誰叫你再讀它一遍,你便覺得它無意思了!

有時你讀某部書,初讀時覺得它好,再讀它時仍覺得它好;也許讀第三次你就厭嫌了,也許你百讀不厭!

拿我自己做例子,最初,當我是少年的時代時,魯迅的創作我不愛;我甚至駡一般人胡塗,恭維魯迅是文學家,小說家,未免太冤枉了讀者;像「少年漂泊者」的著者蔣光慈才配稱文學家。

如今,打開了「阿Q正傳」同「少年飄泊者」一比,魯迅確是可敬,「少年漂泊者」值不得再看了,而「阿Q正傳」還可以翻翻。

窮人(托斯妥也夫斯基著)這一部著作,我讀了五年才讀完:最初讀它,怎麼也讀不下去,幸虧送這本書的人,他在當時是我眼中的「文學家」,我才沒有扔棄它,我是過了二十歲才懂得窮人的意味的。

「當代英雄」(俄國萊芒托夫著;)「苡威狄」(法國莫泊桑著)全是五年前讀不下去的書,如今我能很有興趣地看完牠。

這是什麼緣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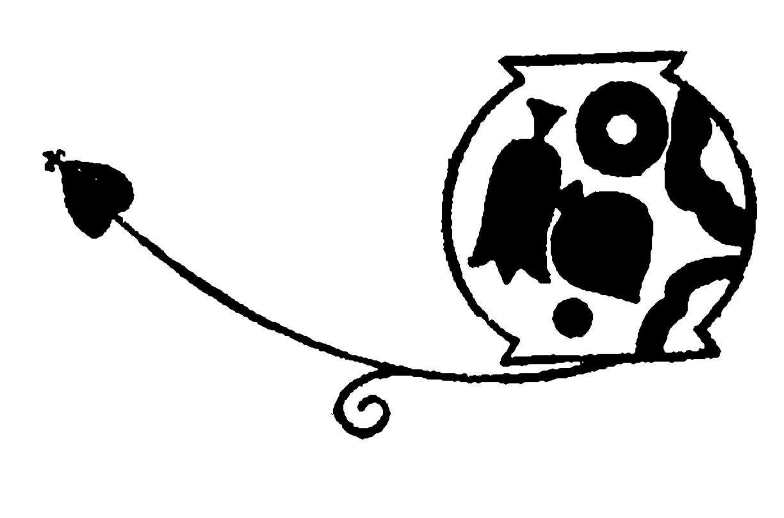
是我讀書的能力增進了嗎?不錯;但是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爲實際的人生經驗豐富了,我懂得了該作品的社會意義及其表現人生之不滅的眞理!

有人說,「人生朝露,藝術於秋,」這話是不錯的。一部好的創作決不是新聞紙,看了就完事,它確能超時間,超空間而能永恒地存在於有知的讀者之前!

誰不會覺得屠涅格夫的「新時代」似表現了一九二七年時代的中國;誰不會覺得希普金的「甲必丹之女」似表現了中國的太平天國時代;就是說俄國十八世紀之「蒲格撤夫」之亂,正相當於中國「洪楊之亂。」莫泊桑在「苡威狄」中表現的男女,你能不把它同你的浪漫朋友們聯想在一起,那你是太缺乏人生經驗了,或者你生長在鄉村,沒有體驗過都市中男女青年之浪漫生活。

我們很可以借「聖女之反面」「法國椿列爾著中華版)來解釋中國婦女爲什麼削髮爲尼;我們很可以用班台列夫之「錶,」來預言中國未來的兒童——

舊書重讀的意義,一方面是因爲眞正的文學其本質是超時空,有永久性;另一方面乃由讀者因其自身的年齡,經驗及見識所形成之情調,也許有一天能與眞正的文藝作品起共鳴作用的。



日本政變述評

雨村

一

當着遠東大陸，正籠罩着險惡的戰爭風雲，舉世的人們都在擔憂着不測的禍事猝然暴發之際，突然於二月二十六日的晨光熹微中，在東京發生了震駭世界的軍人政變，着實的，給我們這蓄張中的政治神經以強烈的衝擊。

這樣大的事變，當然不是偶然而發的，早在兩三個月以前，我們就已看到，在藉着軍事冒險而發展成熟的日本資本主義，已經是到了它的結實期了！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發展業已達到高度，而能與其他帝國主義經濟頡頏爭雄，至少在東半球上已經是一個不可侮的經濟勢力了，但是同時軍事的力量和軍人的勢力也相等的或可說是超過的膨大起來，膨大到要在國家政治機構的統制權上爭求一個絕對有力的地位。於是在日本政治上的兩大勢力——資本家與軍部——間的矛盾，便走到不能不解決不能不清算的地步了！

在上年以日本國體定義問題爲中心，軍部發動了全國的勢力向元老，重臣，財閥及自由主義者們開始了總進攻，使得處於調和地位的岡田內閣，狼狽不堪。到了十一月間又以軍費豫算爲中心，代表金融資本家的高橋藏相握住了把柄，便對軍部的暴戾驕恣施以痛烈的反攻，在豫算案上始終堅持了他的不動方針，得到勝利。被財政壓迫下的軍部不得不妥協，可是其萬丈火燄的憤懣是在遏制中，也可想像到。

這一年中，這兩個以向融合結納的勢力，公開的激戰惡鬥了一個回合，可以說是日本政治上空前的事，利害的傾軋，感情的惡劣，均達到極點。

本年開頭，日本退出了海軍會議，這是過激軍人以向所攻擊的「歐美追隨主義」之最後的放棄，換言之，便是最終的脫出了歐美國際關係上的束縛。接續而來的問題，便是確立自主的外交鞏固東亞霸權根據這種要求，更進而提出了改造國家機構，統一軍政財三大權，於一個有力的擧國一致的政府之下的口號。當這次總選擧之前，改造國家機構的呼聲，是正彌漫在社會的裏層，迅速滋展，一般人擔憂着政治上重大變化的到來，遠勝於關心總選擧中那一黨獲勝的問題，這也許就是總選擧揭曉後，大事變暴發的徵兆吧！

就日本政治現狀下判斷的人，誰都以爲這次總選擧是岡田的退位，和現內閣改造的機會，就連內閣的各個閣員，預先也都認爲這是不可免的結果。因而有的爲自己的政治生命自打主意，有的向政友會暗送秋波，有的則左右觀望，企圖戀棧。然而，最後誰也沒料到岡田解散議會之後，總選擧一開始，民政黨的氣勢突然一躍千丈，聲言決心要爭第一黨，尤其爲各方所納悶的，是選擧費的充足，使得政友會也爲之胆怯。在選擧的戰場中，民政黨的聲勢一直向上，尤其是現內閣大台柱，岡田與高橋，於决戰關頭之時突然親自出馬，在日比谷公會堂藉着講演「選擧肅正」公然爲民政黨助陣，使得各方面感到意外之衝動，報紙的標題譏諷之爲官辦演講。

選擧揭曉，民政黨以絕對多數獲得大勝，一擧而壓倒政友會，現內閣不但未動搖，而且更加鞏固起來。這其中自然也有並非偶然的道理吧！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在這次選擧當中，無產政黨所得到票數爲前史所未有，右翼的政黨則一落千丈，由這裏我們也可以判斷出今日日本大多數民衆的心理。一部分是恍於政治的變革而投票於民政黨，以圖保持苟安的現狀，另一部份則厭惡現有政黨，轉向無產政黨投票，至於右翼的團體，則不可掩飾的，因爲屢屢玩弄恐怖手段的結果，是遭到人民的憎恨與唾棄了。

第一師團屬下的軍人政變，便在這種內外環境的刺激之下，終於如火山之迸裂而爆發出來。

二

這次事變的發動者第一師團，是在日本對外戰爭史上有過最光榮歷史的部隊，最早曾參加國內的西南戰役，攻破堅壘而樹立勳功。後來參加中日甲午之戰及日俄戰爭，尤其是圍攻旅順，及在奉天大會戰中，繞過西線完成了有名的大包圍戰，得到在日本歷史上不朽的武勳。自那次凱旋以後，即奉命衛戍帝都，以迄於今日，直歷三十年間，未曾更調，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了！這次定期大異動中，於二十日下午三時，奉到派往滿洲的出動命令，緊張的空氣如同電波一樣漲滿各個兵營，宛然又如同日俄戰爭之當年

情景。

這次政變舉事的第三聯隊，更是日本陸軍中最老的聯隊，他們駐在東京市內麻布區，距離着公署官邸的區域非常之近。聯隊長係澁谷三郎大佐，副官係大橋。當移動令下來之後，同時駐在東京的如赤坂第一聯，世田谷騎兵聯，都是空氣緊張，士兵們忙着整裝出發，獨有第三聯隊是比較得沉默。

二十五號的晚上，東京下着大風雪，就在這一晚的九點鐘，第三聯隊被發給了子彈，奉命準備開拔向滿洲出發。二十六號早晨五點鐘，在雪花飄舞之下，第三聯隊的士兵正走在向東京驛去的道上，突然間在幾個大尉指揮之下，兵士們倏然散開，分成數隊。有的疾速馳往佔領東京各險要路口，有的撕去肩章坐着三輪汽車奔往各大臣官邸，有的則往永田町佔據了新建的議會，以爲根據地，同時並派兵佔駐首相內相官邸，及櫻田門警察總廳一切的行動，完全有條不紊，機械的進行着。

這一早晨被害的有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他是陸軍部最高三長官之一，當叛兵們跑到渡邊私邸時，被守門的衛兵，開槍迎擊，當場有叛兵一名被擊斃，於是叛兵即開機關槍掃射，渡邊聞第一聲槍響後，即自樓上跑下，當於門前爲叛兵擊斃。此時，正爲送報的童子遇見，馬上打電話給報館，外邊才開始知道兇變的消息。

首相官邸，同時亦有叛兵馳到叛兵闖進臥室，見岡田方自睡夢中驚醒，即開槍擊之，擊中其頭部，立刻死去。叛兵遂即盤踞了首相官邸以爲總部。

前首相海軍大將齋藤實子爵，現任內大臣，當叛兵結羣侵入其私邸，他正在臥室中，爲叛兵尋獲時，其夫人在旁向士兵哭泣懇求，請以自身代替，叛兵用指揮刀一揮，將其夫人推倒一邊，舉起手槍，縱向齋藤擊去，砰然一聲七十七歲之子爵遂倒臥於血地了！另有一說，謂齋藤係被衆兵以槍刺刺死者，因其屍身有刺傷三十處之多。齋藤是輔佐天皇的重臣，軍人們以他爲文治派的領袖，早一就欲殺之而甘心。

八十二歲的高橋藏相，早已經是軍人憤恨之的；叛兵至其私邸後，即以手槍將其擊斃，惟當局恐怕影響金融，當日未發表他已立死的消息。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住在東京外興津別墅，這天早晨也有叛兵多人趕到襲擊，幸而他已先得到電話通知，躲避到靜岡縣知事的家裏，叛兵入其私邸後，搜查了一番，無所獲而去。

前內大臣牧野伸顯伯爵，住在距離東京六十里的海濱附近一家旅館裏，亦竟有叛兵十餘人駛汽車趕到賴有他的衛士一人孑身而出與叛兵格鬥許久，曾經打傷了叛兵軍官一名，直到他被擊倒後，叛兵才得擁入宅內。這時伯爵夫人挺身出見，告以伯爵已經外出。其實伯爵在這光景，才方從後門逃出，避於附近之木匠家

裏，得免於難。然而叛兵們憤極，竟用機槍及炸彈轟炸該旅館。

此外天皇的侍從長鈴木莊六，亦遭到叛兵襲擊，身中鎗傷三處，流血過多，傷勢極沉重。後來經過輸血，已經漸漸轉好。

在叛兵所準備襲擊的名單中，原來尚有前內大臣湯淺倉平，及陸相川島義之，但均未受傷。同時日本惟一大報朝日新聞社，因為他平素議論自由色彩太重，所以也遭到變兵的光臨，印報的機器有被礮毀的。

事變發生後，東京市中心區的交通斷絕，市內電車如：(一)日比谷——三宅坂——半藏門——九毛坂之線，(二)三宅坂赤坂見附之線，(三)櫻田門蝶門之線，均停駛。交易所亦停市。在熱海別莊靜養之清浦奎吾伯於上午急遽由熱海回東京，軍令部總長伏見宮以下眞崎大將，杉山參謀次長，川島陸相，大角海相，川崎文相，町田商相等時相繼進宮覲見天皇陳奏，並協議善後，現內閣首席閣僚之後藤文夫內務大臣，即日被任為臨時總理大臣，執掌一切事務，但因一切新聞消息均為陸軍部所封鎖，外間僅知道發生了重大的政變，但多不明眞相。至午後，始由陸軍部發表如下之官報：

「今晨五時有少壯軍官一隊襲擊下列政府各重要首領寓所：(一)首相岡田官邸，首相立時被戕。(二)內大臣齋藤私寓，齋藤立被殺害。(三)教育總監渡邊私寓，將渡邊殺害。(四)赴牧野伯所寄寓之伊藤屋旅館，牧野下落不明。(五)宮內大臣鈴木官邸，鈴木受重傷。(六)藏相高橋私邸，高橋受傷。(七)朝日新聞社址。

據關係軍官發表之宣言，聲稱此舉目的在一清君側，彼等認各首領在日本遭遇各種困難之際，與元老軍閥財閥及政黨首領朋比勾結，應負毀壞國策之罪。宣言並稱，彼等意在保護國策，俾能對朝廷盡職，陸軍省為此事件已宣布戒嚴，並訓令東京駐軍查照。」

又海軍省發表官報如下：

第一艦隊已奉調開入東京灣，第二艦隊奉調開入大阪灣，協助維持治安秩序，預料二十七日可以開到。海防艦隊奉調由橫須賀港開往東京，已於今日下午開抵橫濱與東京間之芝浦。

午後一時二十五分，香椎東京警備司令官用無線電播音告誡民衆，其詞如下：

此次在第一師團管轄區域內授命作戰時之警備，本司令官奉此大命，即將軍隊之一部分動員於需要方面。查此次動員目的，在維持帝都治安與掩護緊要物件；動員之目的既如上述，本司令官當與民衆互相戒備，慎勿造謠滋事，協力以維持序，是所切盼。

至晚間七時東京警備司令部又發表戰時警備的布告，原文如下：

(一)本日午後三時第一師團所轄各區下令行使戰時警備。

(二)戰時警備之目的係在以兵力警備重要物件，並維持一般之治安。

(三)目下之治安正足維持，一般市民須安居樂業，毋得故事驚慌。

三

因警備司令部宣布戰時警備，二十六日晚間全市寂靜，惟有雪花之翩翩飛舞，寒氣逼人。是夜日皇以勅令宣布戒嚴，其詔令如下：

「朕茲認有緊急之必要，經樞密顧問之諮詢，依據日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批准在一定地區內適用戒嚴令必要規定，特此公佈。」

並任命東京警備司令香椎浩平爲戒嚴司令，戒嚴施行區域爲東京市內。

東京市各未被變兵佔據之機關，衙署及銀行等，皆由各處新調來之武裝軍隊防守，二十七日晨起便於各處門前見有裝有刺刀之士兵把守，各銀行均恢復照常營業。但東京橫濱及大阪之證券交易所則仍然停市。

代理首相後藤文夫於奉命後，當晚召集全體閣員，討論應付事變，直至深夜，决定引咎總辭職，乃由後藤集取各閣員的辭表，捧呈闕下，但均爲天皇慰留，並命町田商相兼任藏相。二十七日早六時，內閣閣員與軍事參議會各要人荒木貞夫，林銑十郎，眞琦等舉行聯席會議，會後復由軍事參議官與參謀本部舉行會議，均係交換意見，討論緊急事變的處理方策。內閣各閣僚爲研究善後處置，留居宮中，並因外出危險，决定在後繼內閣未成立前，暫時均留住宮中，除不得已之要件外，概不外出。同時天皇已派使至西園寺元老處，諮詢關於組織新閣事項。照從來慣例，西園寺當即時到東京，聽取重臣意見，並觀察政局情形，備奉答天皇下問。然而這次齋藤高橋鈴木等重臣或死或傷，非惟重臣會議，不能開，而當日本政局走到這樣危險的地步，西園寺將以何種方法，再來推定繼任閣揆人選，頗成問題了！

對於叛兵的處置，是有兩種主張，一部主張採取嚴厲的制裁，另一部分則則以爲用談判方式解決爲適宜，因爲毫無意義的此次叛變是有有力的軍人背景。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半陸軍軍事參議官在偕行社開會，朝香東久邇宮皇族及林，眞崎，荒木，阿部，植田，寺內，西，杉山各參議官均出席，關於重要問題進行協議後，於晚間八時由最高軍事議官，眞崎阿部西三大將召叛兵首領三人，至陸軍俱樂部，告以當和緩了結事變，限令於二十八日晨八時前回營，投所屬長官，聽候處分。否則將以武力處治之。三人旋回至在首相官邸所設之總部，計議一小時後，復往見眞崎大將等於憲兵司令部，表示願接受回營之建議。是日宮中亦舉行重要會議，會後由植田前往小田原謁見抱病中之參謀部長閑院宮，報告一切，並請同意於處置事變者之方針。又皇弟秩父宮殿下原率其聯隊駐於廣崎，奉日皇召二十七日返東京，又在大磯休養中之梨本宮殿下亦於二十七日下午趕回東京。

二十七日一日東京市在戒嚴狀態中，戒嚴司令部設在九段軍人會館。由該處到竹橋門之路傍每三尺立一憲兵持刺刀步鎗，警戒甚嚴。皇宮各門均由黃色軍服之兵士武裝警備，以首相官邸爲中心，陸軍省參謀本部一帶地方空氣尤爲緊張。惟銀座，昭和街等地帶與平時無異。是日戒嚴司令官香椎中將發表如次諭告：

今次以昭和十一年勅令第十八號及第十九號（二月二十七日官

報公佈）在東京施行戒嚴令中一部規定，其目的如前發諭告所示在於維持首都附近全般治安，保護重要物件，同時防壓暴動份子之妄動。本職玆奉大命以兵力警備戒嚴地區，管掌司法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之與軍備有關係者，希戒嚴地官民能辨此理，協力一致，愼其言動，信倚本職，俾戒嚴之施行以期萬無遺憾。　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戒嚴司令官，香椎浩平。

戒嚴司令官又對於軍人警察事務對警視總督及憲兵司令官發出如下命令：

（一）對於軍會及時局有害之新聞，雜誌，廣告等嚴重取締。

（二）禁止槍炮子彈等軍械之賣買及受授。

（三）交通不停止。

（四）嚴行警戒配備。

原期二十八日晨叛兵可以撤退回營，但到了預定時間，叛兵們的態度依然強硬，拒絕回營。因爲前一日軍事參議官會議本決定，屆時如不回營，卽以武力解決的，所以一時東京空氣復趨緊張。一般人憂懼着將要演市內戰。戒嚴司令部爲慮萬一，到了八時卽遮斷日比谷地方交通，至九時發出布告，安定人心。原布告云：

一　昨於二十六日晨刻發生騷擾之部隊，計數百名，目下仍駐紮於麴町區永田町附近，本司令官對於此事現正講求適當之處置。

二　除前項部隊以外，其餘均屬本司令官之部隊，遵奉上命，正在開始行動，軍紀嚴肅，士氣旺盛。

三　除東京市內之麴町區永田町以外均稱平靜，其他全國各地並無任何變化，堪稱平穩。

但是軍事當局，對於叛兵這樣頑強抗令行動，甚能忍耐。仍然討論和平解決方法，這也足可見得叛兵之行動，是得到如何穩固可靠的有力軍人團體之同情。政府方面也是生怕事變如得不到愼重處理，則不滿之感將要波及到其他軍隊，至內閣代理首相後藤與其他閣員二十七日於聆取與暴動軍人之會談結果後，澈夜在宮中開會，決定未來應付方策，至夜間二時始散會，翌日得知叛兵未撤退之消息，內閣於上午十時再開會，討論與軍人會談的失敗與組織新閣問題，一時感無成立之望。同時另一方面以偕行社爲中心，集合着陸軍各軍參議官等全部首腦部，軍人會館與憲兵司令部之間往來，極爲頻繁，九段方面政界與軍部之往來，亦絡繹不絕。

二十八日正午菱刈大將往憲兵司令部，與先抵該處之川島陸相，荒木大將，杉山參謀次長，古莊陸軍次官，岩佐憲兵司令官及其他首腦部，就事件解決辦法，舉行重要協議。會後香椎東京戒嚴司令官，進宮覲見日皇詳奏帝都之治安狀態，川島陸相亦於下午進宮，與本莊侍從武官長重要協議，一方荒木大將於下午赴九段之偕行社，三時五十分入宮，與後藤集議一切，關於新首相之人選商定與西園寺公商榷後，方可決定。

二十八日一日政府卒於對叛兵無適當處理辦法中渡過。於夜晚十時，由東京戒嚴司令香椎播送無線電謂叛兵仍盤據若干

地方，渠正採行適當方法以應付之。

二十九日晨五時半，戒嚴司令香椎奉到日皇大命決發討伐命令，六時發出佈告：

對於二十六日起事部隊由其上級官員極力勸告歸還原隊，然未至允諾，當局對於該部隊若用强硬手段，則不免流血慘事。而因該地接近皇宮及各皇族邸宅，且該地域內存在外國使館，恐招不幸事件。又皇軍相討，由皇軍精神上須要極力避免。因此種種原因徒然遷延時日，以致未能確保治安本司令部不堪恐懼，遂奉大命昨日傳達該部歸復原隊，然彼等竟不服從而反抗大命事既到此，當局遂決意行使武力以計急遽解決事態，兩軍交火之範圍限定於麴町區及永田町附近，市一般住民不爲流冒所迷，安居自宅，特此先行佈告。

雖然討伐之令已公表，但是當局仍然作最後之和平努力。一面派飛機飛於被佔各公署的天空，擲下傳單，勸叛兵撤退；同時準備動作之軍隊開始向叛兵所佔區域。進發因該地在宮城附近，叛兵若事抵抗，形勢上自難得利，於十一時已有叛兵一百二十八表示服從，開囘原駐地。惟佔據首相官邸及山王飯店的部隊，依然反抗。據傳曾經發生接觸。至下午一時始將叛亂部隊全部解除武裝，其將校十餘人被召至陸相官邸。首都治安狀態方完全復歸平靜。戒嚴司令部於下午三時發表謂「叛亂部隊至下午二時全部歸順，事件已經鎮定。」

正午由內閣發表此次事變有關之將校，決定免職，名單如下：

步兵大尉　香田清貞，猛，安藤輝三，野中四郎。

步兵中尉　中橋基明，栗原安秀，丹生誠忠，坂井直，清原浩平，鈴木金次郎。

以上各免本官，又追加發表免職處分者如下：

炮兵中尉　田中勝，步兵少尉林八郎，池田敏彥，高橋太郎，麥野清澄，常盤實。

同日午後九時復追加免職五名。

航空兵大尉　河野壽

步兵中尉　津島勝雄　竹島繼夫

砲兵少尉　安田優

工兵少尉　中島莞爾

對於叛兵的解決，告一段落之後，在宮中等待着的閣員於下午遂在宮內省開臨時緊急閣議，由川島陸相報告鎮壓叛兵的顛末，並且發表一件令人驚喜的消息，即是岡田首相，仍然生存的事實。最後協議今後之對策，決定對參加之十五名將校之處分方法，於下午四時散會，會後川島陸相與岡田首相一同覲見日皇，委曲奏聞鎮壓事變之經過。下午六時半僅岡田首相與後藤內相留居宮內省，其他閣員則全體退出，預定一日仍在宮內省開閣議。又自二十九日上午在宮中協議的各軍事參議官，亦於下午一時三十分退出。其他向在臨時事務所辦公之內務省首腦部，於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得戒嚴司令部許可，即時搬囘內務省。警視廳首腦部亦

岡時歸還原地。

川島陸相爲聲明其責任，於二十九日發表聲明書：

今次在輦轂之下，由陸軍部內惹起空前未有之叛亂事件，紊亂軍規與安寧，遂見戒嚴佈告，對於我國之內外汚損國家及國軍名譽，在昭和歷史上殘留不可消滅之汚辱，實不堪恐懼痛恨，此皆爲本職不德所致，殊感其責任之重大也。本職極力努力早時處理事件，恢復治安，確定軍秩，以期萬無遺漏，然適該地域接近皇城，且諸皇族邸宅，各政府機關，外國使館及多數居民住宅均集於此，因預想對其危害爲避免流血慘事，盡力試行百般處置，是致不得不遷延若干時日。迨至二十八日戒嚴司令官拜受大命，傳達叛亂部隊幹部並促其反省，然無其效，遂決意以武力一掃若輩，確立治安。自二十九日朝晨以來，令附近地區住民避難他處，同時迅速開始掃蕩行動，俾叛亂部隊將士陸續歸順。至下午一時不見流血慘事而得完全清掃全區恢復秩序。軍部當以今次事件爲契機加以革新充實國軍眞價，以期報上叡慮，並副國民信倚，特此聲明。

關於首相岡田未死的消息公布之後，各方驚異，其眞相據內閣發表之正式布告如下：

岡田未被戕害，仍爲首相，其妹婿松尾大校爲退伍軍官，貌與岡田相似，星期三晨變兵衝入首相邸時，誤認松尾爲岡田，遂殺之，雖首相邸爲暴動隊所據，有但岡田居然設法避於其中，次晨始逃出。昨日午後岡田託代理首相後藤代爲辭職，但日皇不准，今晚岡田入宮覲皇，內閣現布告後藤已免去代理首相職，預料內閣將於岡田領導下從事改組。星期五日起，政府已知岡田未死，但以叛兵未退，故守秘密，蓋恐叛兵因目的未達，態度轉硬也。又陸軍省亦發表關於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時十五分所發陸軍省發表中，關岡田首相已殞命一節取消。

一日上午內閣開特別會議，席上決定了變兵的命運，散會後，由首相岡田發出安定人心之文告，原文如次：

二月二十六日東京忽發生大不祥事件，使全國上下震動，不勝悼恐，至爲遺憾。事勢至此，痛感責任之重大。查此次發生事變，恐惹起內外之不安，故政府迅速施行戒嚴令之一部分，努力恢復秩序，復以皇軍之威力，將暴動鎭壓矣。此因仰賴上威而有今日，然一般民衆尚能處以平靜，經濟界亦未失其常態，此乃國家不幸中之大幸也。今事件已歸平息，朝野均宜戒以驕激，尊重節制，居正擇中而盡國民之本分，是所切盼。

關於被捕之十九將校的處分，據外電所傳已有許多人判令自決，據一日午後四時戒嚴司令部所公佈者如下：

叛軍將校已於二十九日均被撤職，查辦內中之野中四郎，業已自盡，其餘之大部分及參加叛亂之村中孝次、磯部淺一、澁川善助等人，均被拘押於衛戍刑務所。

所有歸順之下級士官，亦分別隔離收容於各營中矣。

按村中與磯部二人係去年八月二日因發出小册子煽惑兵士，同被免職者。

岡田內閣因爲此次事變的責任問題，於一日提出總辭職，而內大臣亦須從速決定，此事均待西園入京後決定。

二日下午三時半西園寺到東京，稍事休息，即入宮覲見天皇，並與湯淺、一木、牧野等重臣協商關於後任內閣的事。川島陸相於下午亦入宮謁西園寺，傳達軍部方面的意見。

午後四時陸軍部召集次官古莊，軍務局長今井，人事局長後

宮及山脅，平手，小泉，大山各課長等，開首腦部會議，討論關於時局收拾及陸軍立場，約歷四小時，九時許始散會。然後今井立即往九段偕行社，訪問會議中之陸相川島及各軍事參議官，報告結果。並更以其報告爲基礎，舉行最高首腦部會議，至深夜始散。會議結果決定由川島代表全軍向西園寺陳述軍首腦部一致意見，大體如下：一、力期肅軍之達成，二、力期實現強力之舉國一致人才內閣。

陸相川島因責任重大，早晚必定辭職。繼任人選，正由陸軍首腦部考慮中，少壯軍人意見，當局應以這次事件爲機，實行一大刷新，以免再次發生如此事件。軍事參議官的意見，亦決定由中將階級選任陸相，而其人物，須無黨派色彩者。參謀次長杉山中將，曾有被選之說，然因種種不適合，於是又有由第四師團長建川美次，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台灣軍司令官柳川平助三位中將當中選定一位之說，這是一極可注目的變動。

大角海相亦決定不留任，繼任海相呼聲最大者，爲軍事參議官末次信正大將及永野修身大將。如平沼騏一郎組閣，則末次大將之出馬將爲確定的。

三日上午，陸軍軍事參議官眞崎，林，阿部，荒木，西，寺內，植田各大將，在偕行社集會，關於事變之善後及陸軍應取態度，交換種種意見。結果決定全體請辭職，由林銑十郎代表，於午後四時往謁川島陸相，請其上奏，陸相定四日進宮上奏。

西園寺二日拜受日皇下問後，即進行徵求各重臣意見，考慮結果決定奏薦近衛文麿公收拾非常時局，四日下午二時拜謁天皇上奏，三時四十五分，近衛即奉日皇命進宮，拜受組閣大命。但是近衛於拜命後，未及一小時，即行拜辭。日皇因近衛公爵拜辭，乃再次召問西園寺，西園寺當答以再行熟慮，惟就我們看來，以目前日本政治的特殊情形，任何人出來担任，也是幹不長的。

四日下午一時，戒嚴司令部，公佈了這次事變的眞相及經過，大概如下：

二月二十六日東京近衛協兵第三聯隊，步兵第一聯隊步兵第三聯隊，野戰重砲兵第七聯隊之兵將一千四百數十人，紊亂軍秩，實行非法出動，起叛先襲擊首相官邸，齋藤內府私宅，渡邊教育總監私邸，牧野前內大臣宿舍（湯原伊藤屋旅館）鈴木待從長官邸，高橋大藏大臣私邸等。殺害齋藤內府渡邊教育總監，傷害鈴木待從長，高橋藏相（藏相即日逝世）叛軍其次佔領永田町附近，遮斷交通。據其意見書，其所以爲目的者，在此內外重大危急之際，破壞元老，重臣，財閥，官僚，政黨等團體，芟除其元兇以正大義，擁護國體。警備警官於事變發生後，立即指揮駐京部隊，從事維持治安，即日下午三時，對第一師團管下命令戰時警備，同時命駐甲府，佐倉，水戶，高橋，宇都宮部隊一部入京，歸屬警備司令官之指揮。至次日（二十七日）在東京市區域施行戒嚴令中一部規定，而任命東京警備司令官香椎中將爲戒嚴司令官，指揮前記諸部隊從事恢復首都治安，然爲鎮壓叛兵，如採用強硬手段，隊之一部，陸繼到京，歸入戒嚴司令部指揮下。二十九日晨，命永田町附近居民避難，遮斷市內交通，對於叛兵開始行動，同時由飛機坦克軍撒發傳單，勸告下級兵士歸順。結果下級兵士漸次歸順，當日殆見全員之歸順，當局即時解除武裝，分別收容於兵營內，叛軍幹部野中四郎自盡，其他幹部收容於衛戍刑務所，於是暴動遂見鎮定。

四

一切苦迭達的政變，都是猝然而發，但是在歷史上仍然有其一貫的脈絡，政變猝發之前是先有了長期的蘊蓄，暴發之後，被改變了的一切的條件，就變成了政治上既定事實，要無限期的展開下去，何況這次日本的政變，又是得到了無反抗的成功，今後日本

的政治要發生如何大的變異，在最近就要展示於我們的眼前！

首先是後繼內大臣及後繼內閣的問題，這是這次政變的兩個主要目的物，前者是平時輔弼天皇，決定要樞的重鎮，後者是直接掌管國政大權集中的所在，二二六的政變除了充分的把這兩個機構擊壞之外，甚至連軍本部中的統制派的首腦也給剷除，對今後政局的收拾，已經算是取得了頂有利的條件。

內大臣得以常侍輔弼的重臣之資格，接近君側，其地位隆高，在日本政治上無以復加，但是這一個重要地位，以向是爲代表自由主義思想的文治派所佔據。在外交上，對歐美是主張國際協調，對中國主張不干涉內政；在內政上，是與金融資本家站在同一立場，主張實行與英美同樣的徹底的自由放任政策。九一八之前，這一派在日本政治上是握有絕大的權力，九一八之後是日本國內最有力的反對軍人冒險侵略的集團，直至現在止，雖然在軍部武力箝制之下，不能開口，然而在反對退出國聯，反對侵略華北，及反對對蘇聯的挑戰上，暗地裏給軍人派以很大的掣肘，因此遂遭到軍人們的痛恨。同時也因爲重臣派是天皇身邊之人，所以不能奈何於他。

重臣派中的人物是以牧野伸顯伯爲首，以下係齋藤實子，一木樞府議長，鈴木侍從長，岡田首相，若槻禮次郎，幣原喜重郎，伊澤多喜。軍人在無可奈何之外，只有在軍人中進行反重臣派的宣傳和運動，關於攻擊重臣派的小册子普遍的散發，攻擊重臣派的演說，一遇到機會就要舉行。尤其是去年的國體明徵問題，主要的就是對重臣派而發，使反重臣的思想深入於各軍隊，在鄉軍人，及一切右翼團體當中。衞戍東京的第一師團的士兵，數年來居於這樣的雰圍中，當然受影響最深。受攻擊最厲害的牧野伸顯伯，本年年初，提出辭職，以齋藤實子爵繼任，而自己離開東京到海濱休養，藏韜晦，或者是已經預感到身邊的危險了吧！這一次叛兵的行動，是把重臣的首腦完全列入殺害的名單，可見是多年蘊蓄下的結果，也是九一八後日本內部政治衝突上的總結算。

現在內大臣已死，牧野雖然倖免，但亦斷無再行出任之理，同時一木樞府議長，也擬提出辭表，其他重臣中，無論誰出任都難得好果，可以牽掣軍人的重臣派恐怕從此崩壞，自明治維新以來，執掌歷代國政之功臣元勳，下場如此，也足可使我們對「日本精神」表示無量感慨了！

現在，後任之內大臣已不容一日虛懸，環顧朝內，恐怕無人適當其任，結果聞將要由皇族中人繼任，其在日本政治上的重要性，恐怕更要減輕。但是從另方面說來，主張天皇有絕對主權的軍人，對於天皇身側諮詢的重臣都可以銃殺，那末今後直接間接要發生何種程度的影響？也還要待將來證明的。

其次是內閣，現內閣之需要改造，無論從那方面說來，早已是

不容諱言的事實，而在官僚們的手腕之下，因循敷衍，卒至於政變的暴發，才告解體也是一件不無遺憾的事。現在政變結束，在新的特殊的條件與環境下，將要產生那種形式的內閣，我們姑不加以臆斷。元老西園寺，已奉召入京，可是這次的東京政局已是風景淒涼，人事全非，且看他如何來旋轉這一個新局面吧！

同盟社一日的東京電訊，綜合了目前時局中要人的態度，關於繼任內閣之特殊性，列出幾項必須的條件，清楚的告訴我們今後的動向，原文如次：

一　須尊重軍部之全部意向。

二　須由各方面搜羅高潔眞摯之人材，造成舉國一致之協力內閣。

三　人材內閣成立同時將外交內政財政經濟等等與民更始。

四　備有實行確信政策之實力，使人心一新，而明示時代之轉換及其飛躍性。

五　尤以收拾此次之事態，為貫徹肅軍趣旨起見，須以陸相之起用為重點。

六　請求入閣之際，不必忌其有無黨籍，不以政黨為第一義，盡量取法於人材主義，以示政界之明朗化。

至於方忙完了大選的各政黨，於飽受虛驚之後，態度如何呢？最失望的要算民政黨，幸而得到第一黨的地位，原想利用這時機，要求再爭幾把閣員的椅子，但為了怕惹起糾紛，妨害好事，遂決定暫時維持現狀，以待特別議會閉會後，由岡田自動的設法改造，然而並沒有想到政變的陡發有如此之速！至於政友會則因選舉慘敗與總裁落選，原處於呆然自失之境，但黨內則以這個機會自杞批評，以鬪該黨之復活。而其更生之前提，認為鈴木總裁之自動告退，有絕對必要，此項空氣，可制該黨之大勢。而另一方面希望總裁留任者亦不乏人。故該黨內已分為兩大派別，日後難免不發生波瀾。至於國民同盟立於兩大政黨之間，提倡舉國一致，以圖打開現狀，俾救其黨之窮況，但處此次事件勃發之際，各政黨均無所謂政局對策，僅只是傍觀事勢之推移而已。

最後講到這次被殺的陸軍最高三長官之一的渡邊大將，他是陸軍中央統制派的要角，和中央統制派首腦林陸相是一心同體的人，他們同是主張嚴格的實行部內統制，肅正軍紀。但是林陸相的大計抱負尚未實行，其倚為左右手的永田鐵相便被少壯軍人刺斃，林不得不辭職，渡邊則仍繼續原任。現在也繼永田而死於少壯軍人之手！以堂堂的「皇軍」而對於主張振刷軍紀的最高長官，可以動輒的執而殺之，我們不能不認為這是日本軍隊的特風。但尤其可怪的是陸軍部公表事件眞相的佈告中對於這樣的行動完全同情。

五

這樣空前的駭震世界的政變，傳達到了各國，莫不為之震動不安，甚至遠在歐洲的巴黎亦呈惶恐氣象，證券市場因而大暴落，倫敦巴里門中的質問發言盈庭，莫斯科的報紙滿載着東京的消

息和評論。我們把各國的觀察集納起來，作一個總的敍述，亦可窺出，這次政變在國際上發生的影響。

日本與蘇俄的關係，正在因邊境上糾紛，趨向嚴重的時候，日本無論大小的變動，都要與蘇俄國防上有重大關係，這次突發的軍人政變，全世界各國都一致的估計到進攻蘇俄的戰爭，要很快的提早爆發，同時遠東大局都要捲入不安的漩渦，自然，中國是主要的，要包括在內，雖然外務省於事出之後，即發表聲明：外交方針不變，然而國家機構既經改造，外交方針怎能不變。蘇俄的外交當局，對於已見好轉的國境調查交涉已表示無望。著名政論家拉狄克及蘇聯共產黨機關報眞理報，有兩篇論說，極爲警闢，原文如次：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拉狄克在伊斯維太報刊登「論日本軍人政變」，指出日軍人之秘密法西組織、其社員屢因恐怖行動受審，但均僅獲輕罪，重視天日，反得愛國光榮。因此常能安然開展工作。此次各部總長之被槍殺，在日本已爲最受愛好及安全之游戲。此次暗殺事件之動機、實由法西斯蒂各領袖對總選舉之錯誤估計，他們保證青年軍人選舉勝利，並與國家主義反動政黨政友會締結協定，但政友會竟在總選舉中慘敗。更重要者，此非尋常選舉結果，而爲部分選民反法西反戰傾向之結果。選舉結果，令此陰謀集團失望，遂使他們立即採取武力行動。二月廿六日之事件，顯爲日本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發展至一新階段之表現，或將引起統治階級外部極嚴重之政治結果。拉氏並力言日政府無力控制軍閥，使其順從，不僅是在帝國之遙遠部份或攫奪區域，即在首都亦然，所謂『東亞秩序的保持者』其自身即表現爲一封建法西斯蒂之無政府狀態，此事之將來發展之意義重大。因此事包含深刻之矛盾，如其環境更爲困難及複雜，則其矛盾亦將益爲尖銳。日本金融資本深知無外債支持則將不能舉行任何重大戰爭。世界資本在將巨款借與某一集團而此集團或將轉瞬即爲『祖國之盜寇』自必百般考慮也。如現今日本軍閥借助武力以解決其內部衝突，則可想像在一戰而敗之際，其情形究將何如。愛好和平之列強，努力用和平方法以與日本解決爭執問題、此種交涉究將如何困難，固已不待多言。每一日本部長，當一手槍指其頭顱之際，必將被迫立下斷語。此爲東京事件之可驚的意義。」

塔斯二十八日電：眞理報因東京事件，著文謂，「自種種報告觀之，青年軍官之行動，實有充分準備，領導此次事件之野中隊長，咸知其爲荒木及眞崎派之忠實信徒，故此行動顯然不僅獲得彼等同意，且受彼等直接命令。如在政府方面，此次選舉結果，表示目下日本所處地位，對於國內尤爲國外政治路綫，必須更爲審愼之一警告。則在軍事法西分子方面，政友會之失敗，及全國反法西口號之已成大功，其聲當如迅雷。軍事法西分子應知，彼等之羣衆基礎，業已動搖。彼等之勢力，業已過其極盛時代。二月二十六日之軍事陰謀，即爲軍事法西分子對於二月二十日選舉之答覆。顯然，軍隊內部之將來變化、尙堪注目，因彼等或將趨向荒木黨徒地位之愈益削弱。東京事件之意義，表示統治階級陣營中鬥爭，已達如何尖銳程度，且已遠過日國界。如此次陰謀之鼓動者獲得勝利，則全世界將遭遇軍事災殃，此已瞭然若揭。因此勢必發生如此問題，即日本自身及遠東和平，究被保證至如何程度，能否阻止類似行動之再見，世人應知後藤內閣將謀與進攻之軍事集團覓取妥協。東京槍殺，乃爲日本帝國主義過去之全部政策所促成，且因日本領袖集團實際對於屢謀擾亂日本人民及東亞人民之和平與安寧之行動，予以鼓勵，始有可能。此種事件，僅能見於日本不斷侵略其鄰邦之氛圍氣中，見於不能懲罰戰爭挑釁者之氛圍氣中。」

法國最近批准了俄法互助協定，日本認爲含有法國協助蘇俄的遠東政策，由外務省公開的表明不滿，希望法國愼重處理，不要干涉遠東的問題。正當此時日本的大政變暴發。當時法國國會正在討論着批准蘇俄協定，當將日本的事變，加入討論，當時政界人士，深恐日本與外蒙古及蘇俄，又將發生糾紛。但因爲法俄互助協定，法國須俟蘇俄西部邊境遭受侵略時，始能出而援助。至法國對於蘇俄遠東邊境，並不擔負何項義務。對於協定之立場，於是決定不變更。

報紙的評論謂日本政變將危及遠東和平，除中俄外尚有牽涉他國之可能。小巴黎人報登載著名女作家魏沃利夫人一文，謂日軍閥若果獲得勝利，則在日本國內即圖革命，其於亞洲大陸，尤必於最短期內引起戰爭。埃克西有報載稱：自日俄兩國邊境談判進行以來，日本內閣若干閣員，即犯有對外過分寬大之嫌疑，因而同時遇害，此殆秘密社團所指使。然則此次事變對於日俄兩國現行關係勢將發生可不推測之影響，其流弊所及，即歐洲局勢亦當爲所牽動云。

至於與日本有友好關係的德義兩國，當然最爲興奮，德國各報皆在封面載此消息。德意志日報稱：蘇俄之重置軍備殆促起此次政變之動機。柏林日報稱，此事半由於國內政治形勢，半由於對俄而發之帝國主義的趨勢。其他各報評論，大致衆口一詞，均謂其原因所在，乃係少壯派軍官不滿現政府所採行之外交政策，指其失之軟弱。加以最近選舉結果反響所屆，遂激成此變。德意志總彙報載稱，此次選舉政友會大遭敗衄，遂乃轉其路線與軍人聯爲一氣，而贊助此輩所抱之願望。此際東京所發生之鉅變，其在德國自難驟加判斷，但日本國民所秉之精神，素爲德國所讚美今日之事，吾人自當代爲扼腕。柏林日報載名記者薛費爾一文，指出日本前首相現任內大臣齋藤實係主張日俄兩國密切合作者之一人。謂日本係遠東之柱石，德國深望該國治安得以早日回復，蓋此乃全世界安危所繫也。惟國社黨機關報攻擊報則謂此種叛亂行動，決不能發生於柏林，蓋尚武主義苟失羈軛，即成爲黷武主義，此則德日兩國不同之點也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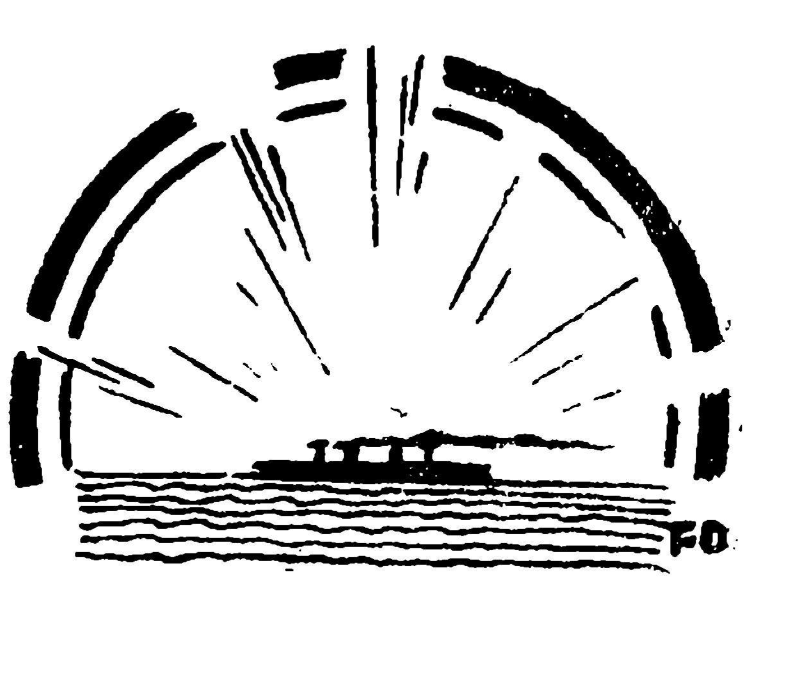
義大利聽到日本軍人叛亂消息之後，政界人士以爲：日本友邦發生事變之際，正蘇俄在日內瓦所作行動引起一般人憤滿之時。日本若果與蘇俄發生衝突，則意國同情所寄，自屬日本。遠東時局若果再度發生糾紛，實乃歐洲各國行動不一致有以致之云云。至於各報評論東京事變，大多是表示憂慮，以爲日俄兩國戰事或將因此爆發。羅馬人民報稱，日本人均爲一種視爲神聖不可抵抗之力量所支配，其所夢想者乃在稱霸於全世界，至軍人階級，則深信有與蘇俄立即宣戰之必要。此次東京血案，乃由龍會（即內田良平等所組織之法西斯團體）所策動，使者報稱：此次事變係軍

人反對文治派當國之示威運動，其情節之重，實爲從所未見。

倫敦得到東京政變消息後，據外務部人士之觀察，大體以爲一旦政變結果軍人獲勝，而溫和派失敗，則其對於遠東和平，恐將發生重大影響。此外據諳悉日本情形之非正式人士發表所見：日本少壯派軍官在最近數閱月內，爲溫和派所創敗者，連續已有三次。少壯派忿懣之餘，遂致激成事變。第一次在去年七月間，「滿」蒙兩方在滿洲舉行會議，討論哈爾哈廟事件之解決辦法，當時日本關東軍參謀部曾要求外蒙接受交換使節，（外蒙須與僞「滿」互換外交代表）而以出兵蒙古爲要挾工具，嗣後會議雖告失敗，而出兵之議，則因溫和派之阻止，未能實現。第二次於去年十一月間，其時少壯派軍官，主張在華北五省樹立自治制度，結果又爲溫和派所制止。第三次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少將被刺之後，少壯派軍官所期待之後果，亦爲溫和派所遏制，未得實現。至此次事變，則運籌劃策者，顯欲攫取政權，俾得達到下列三項目的：（一）推翻現行政制，鏟除政客勢力。（二）限制實業界財閥之勢力，而由農業界取而代之。（三）建立「軍治國」向中國本部及蒙古方面從事擴展，俾使日本一躍爲黃種民族之盟主。此種運動，既具帝國主義之性質，亦含有迷信之成分，自與德國國社主義運動相類似，準此以觀，此次東京事變，尤其與德國國社政府迭次清黨運動，可互相比擬云。

倫敦報紙對此事的批評，咸以爲此乃遠東方面大規模軍事動作之前奏曲。泰晤士報稱，東京慘劇震驚全世界，足見日本政局緊張，較外人所預料者更爲尖銳化。今後握國家政策之支配權者，仍爲日政府乎抑爲不負責任之少數少年輕躁軍官乎？此亦一問題也。又晚報批評東京政變，略謂：日本全國無不以爲日俄之戰，旦夕即將發生，日人以爲對俄作戰，務當犧牲一切，全力應付，萬不能計及些微，須以國家最大之實力，對付此強大之敵云云。

美國官方得知東京政變後，態度甚爲沈默，惟憂日美間的關係恐怕惡化。華盛頓二十六日美聯電云：此間一般人咸信日本極端派軍人殺害政府大員之政變，或將對於日美關係大有影響。國務院當局表示謂希望日本之穩健派能繼續秉政，俾使日美兩國可以解決重要之問題。如移民問題，海軍問題及中國門戶開放等等，但不知日本以後之政策將繼續穩健抑傾向極端。據稱：美國向欲與日本之穩健份子維持親善關係，日本方面之態度亦頗爲良好，惟若干軍人則常敵視美國云。



日本現政權的解剖及政變後的趨向

張逸如

岡田內閣成立之初即以「弱體內閣」聞名，幾經危難皆由他圓滑的手腕支掌渡過。此次總選舉以現時政黨之本質而論與日本整個政局沒有重大意義，但與岡田內閣却有很大影響。如果選舉結果政友會獲勝，岡田內閣勢必被迫辭職。故於議會開幕不久，不待政友會之不信任案提出即宣布解散，是岡田已俱有必助民政黨獲勝之決心。彼以政府立場從事「肅正選舉」工作，繼而與高橋藏相親自出馬講演，二月二十二日揭曉結果民政黨終以政府與黨獲得首位。方冀難關渡過又可粗安一時，不料於二十六日晨發生少壯軍人暴動，重要官員或死或傷，叛兵佔據官衙至四日之久。就事變發生之時間的順序看來，可說是法西斯軍人對總選舉之答覆。但我們却不單單是看做軍閥對政黨之鬥爭，也不能單單視為是軍閥對官僚之鬥爭，因為現在日本的政黨已失掉政黨的本色，軍閥與官僚也各有其複雜錯綜的關係。此次事件之暴發，當係各黨派別間實力鬥爭尖銳化之結果。為明瞭此次事件之真像及其以後之推移，首應考察各派別之背景及其相互關係，岡田內閣就是總攬這種關係之大成。

一　岡田內閣的實體

(一)岡田內閣的基礎

「弱體的」岡田內閣並不是從構成牠的各個閣僚來測定，而是從他所代表的經濟政治的勢力來測定，任何內閣都不能脫離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勢力關係而孤立，內閣之強弱亦必以此為基礎。

日本的內閣自來就帶有官僚內閣的性質，最初的內閣名為政黨內閣實則首相大多為藩閥，閣員則多為薩長藩閥的巨頭，同時又為軍閥的巨頭，這兩種勢力相互援助結合，在日本政治史上

占了特殊的地位。以後藩閥漸脫化爲軍部官僚和文官官僚共同存留於國家機關中，（如元老、樞密院，貴族院等以藩閥官僚出身者占多數）此爲日本官僚占特殊地位原因之一。

就經濟的發展而論，日本資本主義降生得遲，明治維新當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之蓄積雖已達到相當程度，但以之發展大規模的工業，顯然不足，而必須仰賴政府之扶助，這就是說由明治維新解放了的資本是由官僚組織培植起來的，新興資產階段祇有求官僚的庇護結合官僚以圖自力之擴大。同時官僚組織一面扶助資產階級之成長，一面亟亟於國營企業之發展，這種國家資本之發展就是官僚的經濟基礎。

以世界大戰爲中心（大正初期）日本資本主義飛躍的發展，金融資本握到經濟的支配權，以政黨爲基礎的內閣得以出現，這就是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以原敬爲首相的政友會內閣。在此以前首相伊藤博文雖曾以政友會組閣，西園寺公也以政友會黨首而組閣，但是他們組閣之根據完全由於他們之元老及官僚地位，閣員之決定決非以政黨爲中心，不得視爲政黨內閣。至於原內閣他以政友會黨首而握得政權，選定閣員也以政友會爲基礎。原氏之得稱爲強力內閣正是因爲當時政友會有優越的勢力握着政治的支配權。自然原內閣及其以後的政黨內閣在嚴格意義上仍不得謂爲政黨內閣，（因軍部大臣在閣內保持一定的獨立性，）祇能說是在金融資本制霸下之變相政治形態。

在世界經濟恐慌期中日本以客觀情勢之優越，實行戰鬥的集中，達到了獨占資本的成熟期，同時國家資本之勢力也顯著增大，在此期間的特徵是獨占資本與國家資本相結合兩者的依存關係加強。通過產業救濟費和軍事費財政得到保護，由於重要產業統制法，財閥之基礎產業的獨占加特爾得到法律的防衛。結果在政治上就是官僚和金融資本之結合。在此基礎上縱然有政黨內閣出現已不能視爲金融資本之單一的支配了。同時九一八事變後軍部的勢力益發高漲，在獨占資本之下都市及農村的中小資產階級益趨沒落，法西斯的勢力益形增大。五一五事件暴發，政黨內閣根本被否定，所謂舉國一致的齋藤及岡田內閣便出現了。

齋藤內閣與岡田內閣雖同爲舉國一致內閣本質上却不相同。齋藤內閣是包括兩大政黨與軍部強硬派完全不能消化的舉國一致內閣，軍部在其內部以內政會議五相會議實行強力的進攻，政友會以撤退閣僚威脅政府之存在。即一個是爲樹立強力內閣的強權而進攻，一個是爲復活政黨內閣而進攻，結果齋藤內閣因胎育這兩個進攻的鬥爭而解體。

岡田內閣以調和軍部與金融資本之鬥爭繼承了齋藤內閣，他一方面得到民政黨的援助同時又得到陸軍中央部的支持執行維持現狀的任務。

內田鐵相爲首相最信賴的支持者，床次遞相山崎農相也很和他接近，高橋藏相和町田商相所屬政黨雖不同，却是金融資本最適當的代表者。但是當時林陸相雖爲軍部統制派的首領，軍部的意見受急進派之牽制常常反映急進派的意見。而後藤內相吉田書記官長等急進的新官僚則顯然對維持現狀派不滿。岡田內閣內部之不統一及其基礎之脆弱完全暴露出來。這裏須要指出者，卽關於預算問題海陸軍在內閣中取一致的態度。但是海軍的指導部大體上屬於現狀維持派，陸軍內部急進派與漸進派（統制派）對立步調極不一致。

（二）岡田內閣之內部鬥爭

岡田內部及外部實力派別間之鬥爭在美農部學說國體明徵問題上表現得最爲明顯。這個問題之政治的意義爲法西斯要素（日本主義）對議會主義之進攻，同時也包含倒閣運動及平沼派對一木樞府議長之鬥爭，故內閣對於這個問題總是動搖的。後以內外情勢之激化海陸軍之強硬主張，貴族院首先提出一國體明徵建議案，」政友會秉承軍部意向也決議排擊機關說，民政黨見勢之所趨也不得不追隨於後隨決議了「國體明徵案，」後來外部排擊機關說的運動愈烈，軍部認爲政府處置不澈底隨又有國體明徵之再聲明。在六十七次議會上自預算案以至美濃部學說問題完全成了議會主義對日本主義，金融資本對軍部及新官僚急進派的內部鬥爭舞台，日本主義陣營之積極態度非常惹人注目，而金融資本的陣營則以沈默的讓步應戰，初見似屬退却，實際上却是隱在舞台後面努力大局形勢之好轉。

不欲急激變革現狀的金融資本和既成勢力爲了保存自己的陣勢祇有補強弱體內閣以防止危險。內閣審議會及內閣調查局之設置便是牠的唯一處方。審議會的戰員會長爲岡田首相，副會長爲高橋藏相，十五名委員中有重臣系統的首相齋藤實，前長老閣僚山本達雄，財閥代表池田成彬，各務鎌吉，貴族院民政黨以及政友會脫黨份子等，這一大湊合所代表支配層的利益遠比議會集中。就其成分看來，有以下三四特徵，第一、軍部祇派員參加調查局不參加內審會仍保持其與內閣及內審會並存的權力。第二、官僚機構，中樞密院副議長平沼派及和他有密切關係的政友會鈴木總裁派被除外。第三、金融資本的色彩濃厚，第四、重臣系統有決定的勢力，齋藤實子爵爲重臣之中心人物。

在此情況之下及各派鬥爭對立並未消除而內審會之得以安然渡過者實由於國際情勢轉化運用對外政策之成功。蓋中東路讓渡交涉簽字後一時險惡的日俄關係稍形緩和，以日俄關係緊迫爲口實的國內急進派改革論失掉根據，當時急進派對中東路讓渡公然表示不滿者在此。在對華政策上也反映急進漸進兩派的對立，急進派之對華積極政策固有不少支持者，而主張先從

華北修築鐵道開發鑛山及其他資源以補充日本國防資源之不足的議論實佔優勢，同時金融資本方面又積極宣傳中日經濟提攜以堅固自己的陣線。至是急進派之主張不得不受抑壓。

二　二·二六政變之背景

二月二十六日晨之政變雖出於突然，實際上當非少數少壯軍人對政府不滿之暴動。在未得確實情報前我們固不便妄加論斷，但依據客觀事實亦可推論大概。就當前內外的情勢而論，日本退出海軍會議完全脫離國際條約之拘束而走向自主擴軍之途，日俄關係因邊境問題轉趨緊張近在協調轉緩交涉中，中日關係以三原則為中心形將開始進一步的交涉。國內則總選舉結果揭曉以『排擊法西斯確立憲政』相號召之政府與黨民政黨獲得勝利，而為國民注視的相澤中佐（永田事件主犯）公判正在暗礁中。凡此一切想皆深印於主動之少壯軍人腦中成為事件暴發之當前的因素。就被害者看來，顯係以元老重臣為目標，而林陸相任內頂替眞崎大將之渡邊教育總監也當場斃命，實含有特殊意義。二十六日下午陸軍省公佈謂『此等將校此次蹶起之目的，聞其用意以為值此內外嚴重危急之狀，乃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等即為破壞國體之元凶，故須剷除以糾正大義擁護國體，而圖革新，』用意不難明瞭，對於此次事件之處置亦僅謂『現已調集駐京部隊講求非常警備之措置，』事實上是海軍艦隊集中東京灣警備一切戒嚴司令官奉日皇討伐大命在威嚇談判勸說形式下叛兵始於二十九日退出占據官舍回營。這種警世稀聞的政變想係日本特有的「東洋式政變。」

但是我們不能僅就事件而論事件，而必須尋出其社會的因素。在國際國內非常時氛圍氣中，農村窮乏農民生活痛苦反映於農村出身的少壯軍人思想上要求以暴力打開現狀的這種反資本主義反財閥的法西斯思想，本是客觀的必然。單就這一點而論，此次事件和五一五事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可是事實告訴我們，五一五事件的主動者為在鄉軍人和民間法西斯團體，此次事件則純為正式軍人；五一五事件預定的被害者為元老官僚財閥，此次則有高級軍事長官；五一五事件發生在法西斯高潮中，此次事件則發生在一般認為的法西斯低潮中。如何解答這種不同的現象，祇有考察五一五事件後法西斯勢力之演變，明瞭這種演變同時也是認識此次事變之關鍵。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抬頭於滿洲事變前後，至五一五事件而達頂點，照一般人看來，法西斯主義在五一五事件後便退潮了，這不過是祇看到表面現象而沒看到內容之皮相的觀察。在我們看來與其說是退潮勿寧說是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五一五事件為頂點以前法西斯的活動，概括的說來是由政治權力以外的諸勢

力莫然地要求打開現狀，牠是自然發生成長起來的，因此當時的發動者爲在鄉軍人和民間團體。以後經過神兵隊事件，法西斯的氣焰雖然稍殺，但決沒有消滅。不過在這裏有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資產階級感到有由他自身實行法西斯化的必要，這自然是由於反資本主義勢力之進攻，屢嘗苦迭達而得的結論。照資產階級主觀的意圖是鎮壓急進的法西斯實行政治上的變革。不管他們的意圖如何，在客觀上不外是由資產階級自身實踐某種程度的法西斯化。五一五事件後政局及社會情勢上發生的許多變化和新現象，就是這種事實的反映。所有這些事實可從岡田內閣中看出。岡田內閣爲什麼能融軍部政黨官僚於一爐而行其舉國一致內閣，這是在資產階級轉變態度之下，軍部統制派通過岡田內閣以實行其合法的法西斯主義，否則軍部不會支持岡田內閣的。正是因爲如此，軍部內急進派和統制派（漸進派）的軋轢也就反映在岡田內閣中。從這一點看來是否可以解答我們爲什麼此次事件由正式軍人發動而害及高級軍事長官呢？

以上由上層政治勢力進行法西斯化的過程，不過是日本法西斯主義之一面。下層的法西斯之進行也是值得注意的。這種法西斯的主體可舉出三種，一、法西斯團體，二、產業組合、青年學校、青年團、消防團等，三、軍人、在鄉軍人團等。大體說來屬於第一類的法西斯團體非常多，如大日本生產黨、新日本國民同盟、日本主義勞動組合等，他們反對資產階級合法的法西斯而主張樹立更嚴格的法西斯政治。屬於第二類者有的是經濟團體如產業組合，有的是訓練性質如青年學校青年團，他們大部是在新官僚的指導之下培養法西斯的勢力。屬於第三類的在鄉軍人團是在軍部的統制下，但因爲牠是民間團體又有行動的自由，其中有一部分取積極的法西斯動向，有時反而牽制軍部。至於軍人，那恐怕就是少壯軍人「青年將校」了，他們反對維持現狀而主張急進改革論，主張維持現狀的支配階級他們認爲是應該打倒的。

三、今後政權的趨向

就以上的種種事實看來，我們可以說此次政變是急進派爲推翻維持現狀派以求改革的暴動。岡田首相雖幸免於死，現內閣勢必塌台而且事實上已提出總辭職，各方正在協議繼任內閣人選中，同時全世界亦以最大的關心注視其後任內閣實權究將何屬。我們這裏所說的政權不是指的政權的性質而是說現在的政權將爲支配層中那個勢力所掌握。就以往的事實與此次政變之性質看來，繼任內閣不外以下三個方式。一、金融資本的政黨內閣，二、軍部獨裁內閣，三、急進派與金融資本之緩衝調和內閣。

此次總選舉結果民政黨獲勝，按照憲政常軌應由民政黨出而組閣。但是我們知道除了大正初年資本主義繁盛期的政友會

內閣外以後的政黨內閣已名存實亡，五一五事件後政黨內閣根本被否定，岡田內閣之內閣審議會更將議會的權能縮少。所謂政黨不過成了軍閥官僚的附庸。此次選舉結果如果政友會獲勝，自然是實行法西斯的政黨政治，民政黨雖以「排擊法西斯確立憲政」相號召，事實上仍不能不執行法西斯政策，膨大的軍事追加預算勢必囫圇吞下。在此情形下金融資本的政黨內閣根本沒有可能。

此次政變之主動者既為少壯軍人，其心目中當然是強力的軍部獨裁政權之建立。事變發生後雖有荒木、眞崎、平沼、等之單獨或聯立內閣的傳說。這不是急進改革論者之企望故意宣傳，就是政府為防止事件擴大所放之煙幕彈。就急進派支持者的法西斯現勢而論，五一五事件後一方面取合法的路線通過現政府進行法西斯化，另方面急進的法西斯則受政府的壓迫，而且法西斯本身沒有一致的政綱，各法西斯團體間不能形成統一的戰線，况此次之舉動又未必能獲得一般國民之同情。因此軍部獨裁或與急進派之聯立內閣也難以實現。

以上兩種內閣既不能實現，結果祇有第三種的緩衝調和內閣。元老重臣方面之「有力人材內閣」與海陸軍方面之「強力的舉國一致內閣」的呼聲已頻頻由東京傳出。這個形將實現的「強力人材的舉國一致內閣」和岡田的「舉國一致內閣」有若何本質上的不同，要看對此次事件之處置及今後之施政如何。以澈底實行肅軍為己任的川島陸相聲言『今次事件之遠近原因在於社會組織之缺陷及政界多年弊害之累積』（二日同盟電）承獻於繼任內閣之前，意義殊耐人玩味。如果站在這個觀點上而組成的繼任內閣，不拘何人出馬，其所受軍部之影響將更大，法西斯化的程度也必更為加強。如果對於叛兵不能澈底肅清，結果仍與岡田內閣無異，類此的事件仍有再發可能，或者急進派由發動對外戰爭以取得支配權也是可能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日。

中國經濟的現勢與展望

李應光

一

中國經濟的不振，其基本的困難，與其說是經濟的，毋寧說是政治的。目前世界商戰尙武器，主要的是廉價傾銷，與匯兌貶值，在國權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國家，對於外國這種侵襲，儘有自衞抵抗的方法，對於廉價傾銷，可以提高稅率，限制入口以至入口禁令等限制之，但在中國則關稅雖名爲自主，提高稅率，却非取得他國的同意不可，有時人家尙可以強力逼迫你減低入口稅，對於匯兌貶值，儘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人家於中國的新貨幣政策却盡力反對，新政策的實利未收，國家的利益又已損失。可知在民族未獲解放之前來談經濟復興，是十分感覺困難的。晚近列強對華市場的爭奪尤烈，中國經濟的愈趨不振，似乎不足爲怪。現在把過去一年中的中國經濟情形，申論如下：

二

去年我國農產品的收穫，大抵較前年爲佳。就食糧和棉花這兩項最重要的農產品說，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估計（小麥、大麥、燕麥、的收穫量係最後估計數字，餘爲第二次估計數字）去年食糧（小麥、大麥、燕麥、蠶豆、豌豆、和粳稻、糯稻、高粱、小米、糜子、玉米，甘薯）的總收穫量，約爲廿五萬九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市擔，前年爲二十三萬七千零二十八萬九千市擔，是去年產量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一〇弱，但去年種植面積約爲九萬五千六百九十萬市畝，前年祇有九萬三千五百萬市畝，去年種植面積約較前年大百分之二，故就收穫面積相等說，去年較前年多收百分之三弱。其中稻之收穫，去年爲九六六，七八八，〇〇〇市擔，前年爲七八二，八六七，〇〇〇市擔，去年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二三強，小麥收穫，去年爲四

二六〇五二，〇〇〇市擔，前年爲四四九，二一二，〇〇〇市擔，去年較前年少收百分之五強。稻麥收穫合計，去年爲一，三九二，七二〇，〇〇〇，占食糧總收穫百分之五三又六，前年爲一，二三二，〇七九，〇〇〇，占總收穫百分之五十一又九，是就主要食糧的稻麥說，去年收穫量亦較前年爲大。去年冬季作物小麥、大麥、燕麥的收穫量（六萬零一百萬市擔，）所以不及前年（六萬二千八百萬市擔，）則緣各種災害太大所致。去年入春以後的長久亢旱，於冬季作物產量的影響尤大。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估計，去年冬季作物受旱災、風災、病害、蟲害及其他災害的損失，小麥約爲一萬九千二百七十二萬市擔，當該年產量二分之一，大麥約四千一百八十八萬市擔，當該年產量三分之一弱，燕麥約一百八十四萬市擔，當該年產量九分之一。夏季以後，江河泛濫，主要夏季作物（稻、高粱、小米、糜子、玉米、大豆）所受的損害甚大，受災面積達三五，〇〇二，〇〇〇市畝，損失食糧數量達五五，三一八，〇〇〇市擔，以稻之損失二二，四四五，〇〇〇市擔爲最多，若合水旱二災言之，則受災面積爲九三，六二〇，〇〇〇市畝，約當六項作物種植面積六分之一，損失食糧一三二，三四五，〇〇〇市擔，約當此六項作物總產量百分之九，約當前年十一省旱災損失十分之四，損失價值爲五二九，一三三，〇〇元，水災二二〇，六五〇，〇〇〇元，旱災三〇八，四八三，〇〇〇元，

我國棉花，自二十年以後，種植面積及產量年有增加。去年因在下種時期，黃河流域，如山東、河北、河南等省，亢旱不雨，致誤下種，或妨害種子的發芽或生長；其後湖北棉區又被大水所淹，遂致廢田極多，爲有棉產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以言收穫，秦晉二省以陰雨減收，江浙秋雨連綿，蟲害蔓延，產量亦較首次估計大爲減色。據去年十一月五日中華棉業公會公布的廿四年全國棉產第二次估計，全國棉田面積三五，四八五，九一九畝，廢田一二，二九一，三〇〇〇畝，皮棉產額八，三九一，〇一八擔，而前年修正估計，則全國棉田面積爲四四，九七一，二六四畝，皮質產額爲一一，二〇〇，九九〇擔，是去年的棉田面積，只及前年百分之八一，而皮棉產額祇爲前年百分之七五弱。

去年十個月，農產物指數較前年漲百分之六，就中米價（前三季平均）漲百分之三〇。小麥價格，去年（前三季平均）較前年同期漲百分之六。我國因食糧不足，每年由外洋輸入巨額的米麥，所以米麥價格的漲落，自與洋米洋麥的進口量有關，但以後者數量遠不及國米國麥之大，所以米麥的市價，仍以受本國稻麥生產的影響較大。廿三年稻穀歉收，米價突飛猛漲，下半年米價，較上半年漲了三分之一，所以去年開年以後，米價仍是看漲，當係受前年歉收的影響，而天氣亢旱，田土龜裂，播種希望微薄，關係尤爲重要，夏季仍不見跌，江河泛濫與小麥歉收，當俱爲原因之一。七月以

後之回跌，則綠豐稔可期，新米登場期近故也。而自中法越南專約締成，越米進口減稅，使越米源源輸入，實行傾銷，米價下跌，當亦與有力焉。及義亞戰事既起，歐洲風雲日緊，各國率都囤積米糧，以備不虞，安南暹羅等國米糧的輸入大行減少，而卒不能使米價下跌者，則以新米既已登場，供給不虞不足，外米入口減少，自不至使價格受何影響也。近年以來，各國小麥對華傾銷極烈，上海外國小麥市價，大率只當各該國市價三分之二，前年如此，去年仍相類似。去年小麥收穫，據中央農業實驗所的最後估計，較前年歉收二千餘萬市擔，（去年為四二六〇五二〇〇〇市擔，前年為四四九，二一二，〇〇〇，）但以去年各國小麥豐收，繼續對華傾銷，輸入額頗有增加，去年外麥輸入額，前三季共四九七〇一一六公擔，較前年之四四二八八三八，增加五十五萬餘公擔，此區區者於麥價的壓低，似若蜉蝣撼樹，不足動其毫末，然去年中國人民購買力，既愈薄弱，則傾銷之於市價的影響，自尤較想像為大也。換言之，去年麥價騰漲之小，與夫米價下跌之大，主要原因，則人民購買力薄弱是其一，而傾銷與麥的歉收及稻的豐收，則其二也。

三

我國工業，以組織管理的不科學不合理，技術的拙劣，資本的貧弱及流動資金的融通不易，益以外國商品的廉價傾銷，衰落萎縮之象，與年俱進。我國工業，以輕工業較為發達，其中尤以紡織業為最。據去年六月底的調查，全國華商經營的紗廠，計九十二廠，完全停工的有廿四廠，占總數四分之一，正式減工的有十四廠，占總數六分之一強，停工與減工合計，占總數百分之四一強。若將臨時或短期減工者亦計入，至少總要占總數百分之五十。開工錠數計四八〇九五五九枚，停工錠數達一，〇〇一，六四五枚，占華廠總錠數百分之三十六強。失業人數四六七九五，占全國紡織工人（一五六，二二四）四分之一強。武漢紗廠去年停工者有一紗、震寰、民生三廠，失業工人二萬餘人，津市停工者有裕元、寶成二家，現開工者有華新、北洋、達生三家，但內地如陝、豫、湘、贛等省，却頗有新紗廠之創設。去年全國棉紗生產總量，共計四，〇九五，六四五公擔，華商占總數百分之六八，日商占百分之三〇，三，英商占百分之一，〇。絲業去年初開工者上海廿四廠，浙江十六廠，無錫停工者十二廠，開工者二十九廠。去年生絲產量，估計全國為六萬擔，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三十，開工工廠，以十月為最盛，共計五百五十九家，輸出額前十一個月共達四八〇八八包，較前年增加二倍以上，中等廠絲最高價曾達九百餘元，最低亦有五百元，為近年所未有，為去年各業中之最有生氣者。麵粉業以洋粉售價較廉，營業仍不甚佳，惟與紡織業較，略為良好耳。去年上半年全國生產量為三七六九五，〇一三包，較前年增加百分之三六，停業者三廠，新開者五廠，上半年銷

量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一八，計三九五〇〇二四五。津市情形尤惡，去年能完全開工者，僅有壽豐福星兩家三廠。火柴業去年上半年產量三六〇七〇二箱，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一三，銷量甚滯，只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九。去年青島火柴業宣告停業者，七月以前已有六廠，天津火柴廠現存者只有丹華一家。上海火柴業之停業者有華明及大華兩廠，新開者四廠。惟有一種新現象為前此所無者，則為以大中華與大中國為中心所成立的六省火柴商聯合營業所，目的在限制生產，劃一售價，有類歐美諸國的加迭爾，十月聯合加價，每箱法幣三元，十一月又加三元。果能澈底泯滅競爭傾軋，當有裨於該業前途的發展。去年火柴業失業工人約計一五一，〇〇〇人，亦可見該業市況不佳的一斑了。但新開火柴廠亦有四家，卽厚生、裕荷、便民、恆泰。捲烟業去年俱跌價競爭，營業甚多不振。水泥業去年生產量計三，七七〇，〇〇〇桶，較前年增三六〇，〇〇〇桶，但銷路遲滯，價格下跌，頗有虧本者。橡膠業亦不景氣，上半年尤甚，下半年始稍恢復，新開者一家，停工者五家。合工商兩業說，據去年十一月六日申報所載，上半年歇業者二五〇家，較前年同期（一九三家）增加五七家，改組者九三一，較前年同期（七四二）增加一九〇，新創者四八，較前年同期減三五，可見凋敝之象，與年俱進。又據國際勞工中國分局發表的全國去年失業人數的估計，全國失業人數約達五，八九三，一九六人，工業類失業總數達三，一四六，九九三人，實際上無論是全國抑是工業類的失業總數，決不止此，因為該項估計只包括冀、魯、豫、蘇、浙、皖、贛、鄂、湘、蜀、粵、桂等十二省，及京、滬、平、青四市。又就業類論，祇有漁業、礦業、工業、交通運輸類、商業等五類，餘如農林墾牧等（這些類的估計，當然更為困難，）概未計入。而且所估計各業，亦嫌估計太低。但是只就此論，已足駭人聽聞了。以貧弱的中國工人，乃竟有三百萬以上的失業人數，則中國工業的衰落程度，究為何如，亦就可想而知了。

四

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為一，四九五，〇一八，〇〇〇元，較前年之一，五六四，八七九，〇〇〇元，減少六千九百八十六萬元以上，可見我國對外貿易，逐年衰落。去年進口貿易為九一九，二一〇，〇〇〇元，較前年之一，一〇四，五五，〇〇〇元，幾減少了一萬萬元之巨，這是中國國民購買力日益萎縮的明證，亦是給美國白銀派的銀價提高足以增進中國購買力論以致命的打擊。一年來銀價提高的結果，使中國白銀滾滾外流，金融枯窘，產業不振，失業增加，人民手中沒有支付工具的貨幣，雖有低廉的洋貨，惟有望「洋」興歎耳。

去年入口價值，以米最巨，前九個月共為八九，五二四，〇〇〇元，較前年全年之六五，六八五，〇〇〇元，尚大二千餘萬元，較前年

同期幾大一倍。農業國的中國，每年尙有巨額洋米的輸入，說起來能毋羞死。據估計中國米的產量，每年不足額達七千餘萬擔。去年輸入額之所以特較前年爲巨，不外由於災害的嚴重，外米的傾銷，以及中法越南商約的減低米稅。若合其他進口食糧而總計之，去年前十個月進口食糧總額，達一萬三千萬元以上，占全進口總額六分之一，這是怎樣可驚的一個比例。金屬礦砂，在這國民經濟建設叫得震天價響的時候，却反有減少的趨勢，去年前九個月的入口額爲七千三百九十五萬九千元，較前年同期的七千九百五十八萬七千元，減少了五百萬，其後三個月，進口額數亦未見增加，例如去年十二月，這一項的進口額不過二百九十五萬七千關金元而已。機械去年前九個月入口額爲四七，三三八，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四四，四八二，〇〇〇元，也不過增加了兩三百萬元。交通器具合計去年前九個月爲三二，二五〇，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三六，七五一，〇〇〇元，尙減少了四百多萬元。可見在貧困和不安籠罩之下，來談經濟的建設，是很不容易的。我國棉花，去年旣然歉收，進口額似應較前增加，何以事實却相反呢？去年前九個月棉花的進口價值，幾乎祇有前年之半，這是花貴紗賤，全國紡織業衰落所致。

去年出口總值爲五七八，八〇九，〇〇〇元，較前年的五三五，二一四，〇〇〇元，約計增加了四千餘萬元，入超遂由前年的四九四，四五一，〇〇〇元，減爲三四三，四〇二，〇〇〇元，有些人樂觀過度，目爲對外貿易逆轉改觀的徵象。實則苟一分析主要出口商品的價值，情形殊未盡然。去年出口減少的主要項目爲茶，前九個月爲二一，三二四，〇〇〇元，較前年減少七百三十三萬元。減少原因當由於日本及錫蘭茶的競爭。蓋華茶成本昂，運價貴，匯價又低，不若日本茶的得到政府的津貼及日圓對外貶值之利。去年出口價值的增加，主要原因係在於桐油、蛋產品、籽仁及生絲四項。桐油爲我國特產，海外市場，目前尙沒有競爭者，去年前九個月的輸出爲二九，九三〇，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二一，一七〇，〇〇〇元，約增加八百萬元。但是這只是就價值說，若就數量說，去年前九個月反比前年同期減少了四千二百公擔（六萬公擔比六萬四千二百公擔）。況英美近俱致力於桐樹的種植。瞻望前途，殊未敢過存樂觀。蛋類去年前十一個月輸出價值達二九，八〇〇，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二八，五六〇，〇〇〇元，增加一百二十萬。但是蛋類海外主要市場爲英法德美四國，英有仇視的傾向，德法俱保持高稅率，美方於去春增加蛋類入口稅。可知蛋類外銷的前途，是很有障礙的。籽仁（花生、芝蔴、棉子、菜子及其他植物子）去年前九個月輸出額達三六七四四，〇〇〇元，較前年全年的一五五六三，〇〇〇元，尙大一倍以上。外銷的前途，這一項比較有希望。生絲去年前十個月輸出總值達二四，四一一，九三〇元，較前年全年的二三，五一一

九，〇〇〇元，增加約百萬元之譜。這是去年下半年國際市場絲價突漲的恩賜。是年上半年的輸出額只有三百五十二萬擔，尚較前年同期減少了一百萬擔。生絲去年輸出的增加，既非由於中國本身的努力而來，則在日絲猛烈競爭之下，今年外銷額數，是否能夠保持不墜，不無疑問。至去年十二月出口所以突增，出超樹空前的紀錄，原因不外由於貨幣對外貶值的刺激，以及義亞戰爭解決無望，歐洲風雲日緊所致。觀於戰爭需用品的棉花的出口值，由月約一百萬元一躍而為九百餘萬，居各項出口的第一位，可以概見。（同時國內紡織業的不振，亦與棉花出口的增加有關）這樣看來，去年對外輸出之略有進步，殊未可遽引為對外貿易改觀的憑證，似乎可無疑義。

去年我國對外貿易價值，仍是美國占第一位，日本次之，英國又次之。去年前十一月對美輸出為五七，二三四，〇〇〇美元，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四十。美貨輸入為三五，〇三七，〇〇〇美元，較前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四十五。對美貿易，遂由前年同期的入超二三，七八八，〇〇〇美元，變為二二，一九七，〇〇〇美元的出超。去年前十一個月對日輸出為六五，六六三，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七四，三七四，〇〇〇元，幾減少了一千萬元。日本輸入為一二七，八八二，〇〇〇元，尚較前年全年輸入額為多，較前年同期的一一六，一九二，〇〇〇元，增加了一千多萬。這只是就納過關稅者說，若把漏稅者亦計入，其數必可驚人。漏稅之多，自以華北為最，然華南亦不能免，例如閩粵二省漏稅入口者，為額亦必巨大，凡留心讀報者，類能信之。這樣看來，年來中日親善及中日經濟提攜的結果，的確已經收了具體的成效，只不過這種成效是利在日本而不在中國罷了。英國對華貿易去年較前年尤衰落，去年前十一個月我國對英（英本國，香港亦不在內）輸出為四四，八五六，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四六，八五一，〇〇〇元，減少了二千萬元，英國輸入為九〇，七九六，〇〇〇元，較前年同期的一一四，六七四，〇〇〇元，減少了一千餘萬元。英美對華輸入日益少，而日本對華輸入則日增。除非英美甘願從中國市場退卻，則今後三國在華的鬥爭，必然日趨劇烈，這觀於近來三國對華貨幣權的爭奪，即可想見。夫日本既挾政治勢力以開拓其對華貿易，英美二國亦急起直追，則今後我國對外貿易，殊不能遽如一般所論，以為必可日趨有利，相反的可能性甚大，亦是不能否認的。

五

去年中國產業界的一般情形，既是日益凋敝，則為融通產業之用的金融業，自亦不能例外。普通拆息漲高，要為工商業活潑的徵象，誠以人人俱感生意興隆有望，競相創立或擴張企業，要求銀行放款，需要既增，拆息自爾提高；反是則商業蕭條，恢復無望，誰都

不願作企業活動，遊資充斥，需要既少，拆息自然降低。準是以觀，去年銀錢市的拆息，較前年爲高，似應視爲商業活潑之象，何以去年商業仍是每況愈下呢？試以上海爲例，去年前十一個月銀錢市的拆息，每月平均數如下：（每千元每日之利息。）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元										
〇·三	〇·〇八	〇·〇八	〇·一〇	〇·一三	〇·一九	〇·二〇	〇·一六	〇·一四	〇·一四	〇·一五

依吾人的解釋，去年拆息之所以較高，並非商業活潑之徵，乃是籌碼缺乏之使然，換言之，係出於供給方面的原因，而非起於需要的有所增加。第一季拆息之所以較低，係因正當舊曆年關結帳之期，內地現銀運集上海，存底既厚，利息自低。第二季即形緊張，蓋時屆端午節，銀行須行決算，而錢業四底放款到期而不能收回，五月絲茶麥上市，六月銀行結帳，運用籌碼缺乏，銀根奇緊，拆息大漲，因周轉不靈而停業的金融機關頗多，申新紗廠的宣告停業，亦在這個時期，後來因有白銀的入口，銀根稍鬆，拆息亦就稍低。第四季之初，因東非風雲密集，生絲及桐油的市況，驟形活潑，拆息仍是高昂，及十一月幣制實行改革法幣流通額增加，銀根鬆動，拆息遂逐漸降下。

總之，一年來因國內外銀價的差異，國內白銀絡繹流出，以致籌碼缺乏，銀根緊急，拆息趨高，工商蕭條，較前有甚，而金融機關之停業者，亦復所在多有。就上海一埠說，去年一年停業銀行十四家，錢莊八家，開辦銀行，不過商辦三家，公辦一家。天津、九江、汕頭等廿六個城市停閉錢莊，合計九十四家。

此外尚有一事，爲論列去年中國經濟所不能忽略者，則爲英美日三國對於中國市場的爭奪，特別露骨。此種露骨的市場爭奪戰，以爭對華的幣制領導權表現最爲顯著。蓋自九一八以來，日本藉在華政治力量的優勢，使英美在華的經濟力量，亦隨政治力量均衡的破壞而動搖，俱欲急起直追，圖謀挽救。例如美國的購銀政策，以金一銀三爲標準，欲將銀價提至每盎司一美元二角五分，其用意所在，顯爲實行金銀復本位，而使中國入其彀中，蓋銀價提高，則中國通貨緊縮，結果整個經濟必陷於瓦解，無法自持，終將成爲美國的俘虜，而爲其經濟集團的一員。此其志誠可謂遠且大，自政策實行以來，銀價逐漸提高，去年四月遂達八角一分。中國果然感受莫大的困難，籌碼缺乏，銀根奇緊，工商業俱蕭條不堪。苟不思改絃易轍，整個經濟，殆非趨於破產不可。中國全國上下對於美國這種損人利己的政策，攻擊不遺餘力，美國亦不想「鹿死不擇陰」，況眈眈而伺者，大有人在。英國見有機可乘，故先之以沙遜爵士的鎊匯的引誘，繼有李滋羅斯的東來，終乃有中國政府十一月四日的幣制新令，將我國貨幣與英鎊連繫，外匯務以每元十二便士半爲安定的標準。此在英國誠然躊躇滿意，所以該國朝野對於我國政府的措施，備極讚揚與支持，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欲在現狀下謀改良，則不歸楊必歸墨，亦可說是出乎無奈，然當英國與亭彩烈之

日，日本首先表示強硬而堅決的反對，其反對也非爲貨幣改革的本身，其借題發揮，遂有華北新政治的姿態的出現。美國初雖未爲正面的反對，然態度甚爲冷淡，繼則使銀價趨跌。美國提高銀價的主要對象既已消滅，故不復以高價購買白銀，且購買地點亦不必偏於一地，此於中國新幣制所予的打擊，頗爲巨大，蓋銀價下落，我國白銀評價減低，而目前新幣制的維持，却殊有賴於這種評價利益，若最近不能與美國覓得妥協途徑，則新幣制的前途，頗堪憂慮。

六

過去一年中國經濟的輪廓，略如上述，今後又將如何?幣制改革之後，外滙高昂，國內物價趨漲，一時誠足以刺激生產，鼓勵出口，所以光就這一點說，今年中國的經濟，應有一點假景氣之象。但英美日對華幣制領導權之爭，頗爲劇烈，國人對於新幣制在一般經濟上所生的良好影響的期待，能否實現，尙有疑問。抑又有進者，經濟的復興，須以政治的安定爲前提，今年適逢所謂一九三六危機之年，國際關係，日趨緊張，欲謀政治的安定，自更困難。故就政治的意義說今年的中國經濟，亦爲黯澹的成分居多，玆分別述之:

關於農業方面，我國耕種技術的需要改良，我無間言，然我國農業的主要困難，究尙不止此。國外農產品的廉價傾銷，與農民的窮困，尤爲顯著，稅捐苛重，使農民移用耕種的資本，而耕種所需的資本，却不得不另行借款，於是高利貸乘之。迨收穫時，農民爲還本付利，不得不將米穀售出，無法積存以待善價，市上米穀供給既多，價格自低，故豐年則穀賤傷農。近年朝野頗注意及此，提倡合作社，創設農民銀行，並勸金融界放款農村，用意在使農民得到較低利資金的運用，而免高利貸的壓迫。又提倡農業倉庫，使農民收穫，不必急於出售，俾得待價而沽。惟提倡雖力，進展雖速，仍屬杯水車薪，於農村的救濟，仍不能有顯著的幫助。且金融界爲謀資金的安全，農村放款，多以富農爲限，其惠不及於貧農，殊與始願相違，此尤從事農村金融事業者所宜設法改善者也。至若國外農產品的傾銷，本應勵行傾銷稅法，以爲抵制，惟是我國食糧不足以自給，每年尙缺數千萬市擔，爲顧慮一般消費者的利益起見，對於外國食糧的入口，自不能一律禁絕，祗宜斟酌需要，爲定額入口(Import Quota System)的規定，但在國權不完的中國，卽此亦豈易言。已加的進口稅，尙因他國的強求，不得不予減少，况夫限定入口的額數乎?

其次在工業方面，我國工業的不振，固原於外貨的競爭，捐稅的繁苛，而資本的薄弱，與夫組織管理的不合理不科學化，亦有重大的關係，目前這些因素，尙沒有方法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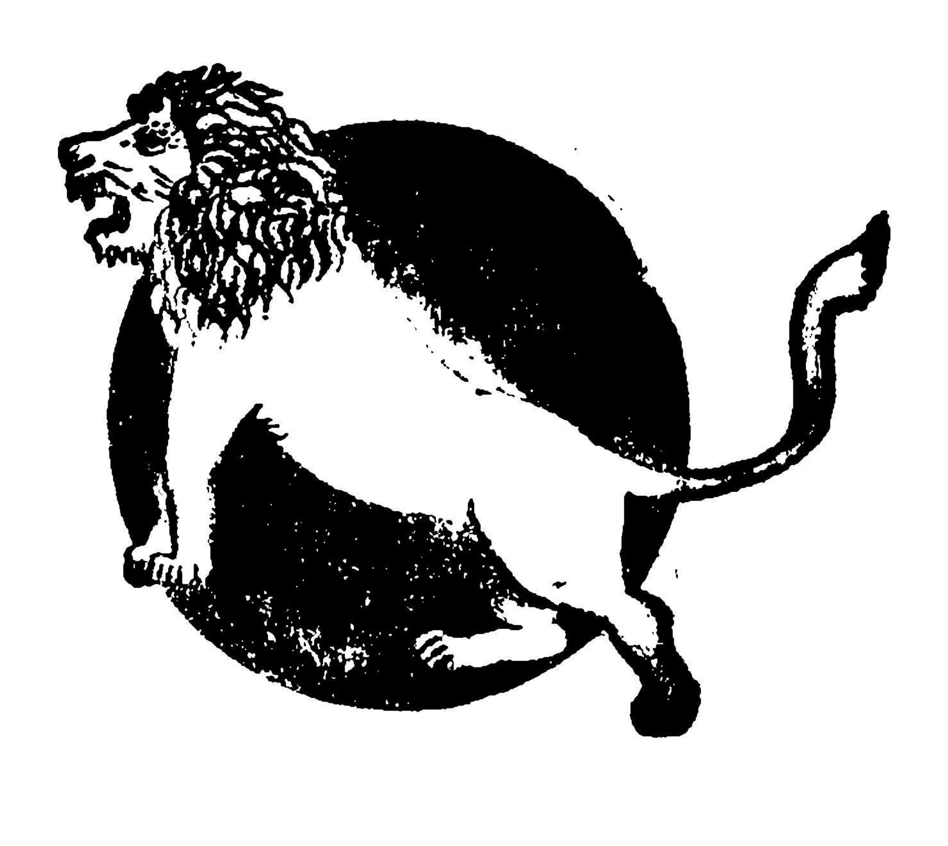
許多人以爲中國農民占全人口四分之三以上，輒以爲今後中國非以農立國不可。這祇是遷就目前的事實說話，不明現代國家立國的經濟重心之所在。先進諸國莫不以工立國，我國何能獨

外我們以爲今後於重工業及化學工業尤須特加之意這在國防的意義上說，尤不能不如此。但是中國過去以農立國，現在農業仍是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欲於俄頃之間完全轉換，勢誠有所不能，此工農立國論之所以特爲有識者之所樂道。此外鄉村工業亦特別值得我們注意。因爲：（一）土地不敷分配，據說每個農民只得四畝多，（二）農民暇隙多，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完全空閒，（三）可利用本地豐富而價廉的材料，（四）調劑荒年的損失，（五）農業機械、富力與鄉村工業的機械，有時可互相利用，可免投閒置散。總之，鄉村工業的振興，可以增加農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在民困深重，外力日張的中國，尤爲有利。不過生產方式，須由手工業逐漸改爲小機械工業，以便適合近代經濟發展的趨勢。

貨幣貶值之後，出口貨物，無異成本低廉，而入口貨物，則成本增加，今後對外貿易，似宜有所增進，卽是出口日增，而入口日減，逐漸變換入超趨勢。然此特就理論言之耳；實際上未必盡然。蓋若國內物價騰漲過速，至將貶值之利打消，貿易好轉，當然無法實現。且我國入口，以食糧爲大宗，食糧不足之患，如不設法解消，則食糧入口，當然無法減少。且如機械工具及交通工具的入口，以我國方從事於經濟建設，其勢亦不可少。況當世界農產品價格慘跌，各國關稅壁壘高聳之日，我國出口，旣以農產品爲大宗，則前途仍不能多存期待。

過去中國金融業所以能獨成各業中繁榮孤島，完全賴做地產及公債的投機買賣。這當然爲一種畸形的發展。原來金融業的盛衰，是全賴工商業的盛衰以爲斷，投機之利，其勢可暫而不可久。自從地產價格慘跌，公債利益減少，有識的金融家漸覺有改營正常業務的需要，故銀行抵押放款由前年的一〇八，二〇六，〇〇〇元，增至去年的一三五，二三七，〇〇〇元，共增二七，〇三〇，〇〇〇元，所增雖屬有限，要不能不認爲良好的現象。金融業今後的業務是否能走上正軌，前途有無發展的希望，全要看將來工商業的盛衰如何而定。

總上以觀，目前中國經濟的現狀，殊少令人樂觀的資料，前途障礙仍多。然國民苟能本近年來奮進的精神，更加發皇，更進而謀自力的更生，與政治的改造，則不但中國經濟前途，璀璨光明，民族生存，庶於是乎賴。



如何促進對藏關係

絳央尼馬

引言

西藏古爲氐羌所居，後有禿髮吐蕃西番烏斯藏西藏等不同之名稱。自一千三百年前唐蕃和親以後，西藏與內地關係日密。宋元明清均以藩邦視之，雖非本部，亦不失爲一家。民國成立，五族共和，所有五族之人民與土地，一律平等，均爲民國之份子，均爲民國之主人，不復有昔日上國與藩邦之殊矣。不幸，百餘年來，英俄二國在亞洲爭奪殖民地盤，西藏遂成爲二國之共同目標。俄國圖藏之活動，至光緒卅二年頓告結束。而英國自光緒卅年起，獲得在西藏鞏固之特殊地位與權利，西藏問題之嚴重，卽以此故。

西藏地勢甚高，山嶺縱橫，對於附近之川青新諸省及印度，均有居高臨下之勢。故千餘年來，如與內地發生爭執，則附近地方，難免遭其蹂躪。因此俄國自北而南，欲得之以便越希馬拉雅山而直驅印度平原。英國更欲得之以阻俄力之南下。且二國均欲藉其居高臨下之勢，控制我國之西部，英國更欲藉以鞏固其長江流域之勢力範圍。希馬拉雅山南麓，英國早已築成鐵路網，以包圍西藏，隨時可以接軌。有謂英國欲築西藏鐵路以達長江者，不爲無因。民國初年，四川英籍郵務長曾一度計劃，欲將西方運華郵件，由印度經西藏以達長江，因交通太難而不果。英人之圖藏，無微不至。西藏與內地，雖同爲我國之領土，因交通困難缺乏聯繫，漢藏關係，稍有隔閡，而同時因與印度交通方便之故，不免受其影響。故外傳有西藏親英之說，雖終難成事實，惟不可以無防。且西藏與印度間之希馬

拉雅山，有世界屋脊之稱，山高雪大，無異天然長城，其內面之西藏高原，即城內之堅壘。其在國防上之價值，至爲重大。存之則全國無憂，失之則西部不保。今者，舉國上下，認天府之四川，爲復興民族之根據地，則西藏之宜鞏固，更爲刻不容緩。總之，西藏問題之當前急務，即爲西藏與內地之溝通及團結，然後乃足以言西藏之鞏固，民族之復興。

過去治藏之成績

西藏與內地發生關係，雖有千餘年之歷史，但在昔日，關係頗疎。滿清入關，因蒙藏有密切之宗教關係，特爲蒙而籌藏，以圖統領偌大之二領土。惟勞師動衆，耗款甚鉅，籌藏不得其道，只事高壓，不計其他。清帝遜位，戍軍立即譁變，過去成績全成泡影。總觀昔日治藏方案，不外軟性政策與硬性政策二種。硬性政策，即臨之以兵威，焚毀寺廟，屠殺民衆，竭力表現其有威之可畏。以力服人者，何能服其心？此種政策在旁無強鄰虎視之時代，尚能收効於一時。至於軟性政策，則以賄賂收買之方法行之，示恩以資羈縻，使其既畏威而又懷德，只求其表面服從，於願已足。辛亥革命，關係中斷，民國以來，派員入藏者不只一次。或爲舊日駐藏之軍政官吏：藏人對之，感情幷不見佳。或爲女子：藏人認爲難以擔當宗教及軍政之重任。又或爲根本不知西藏之狀况者：言語行動，毫不能投合藏人之心理，又或爲略知藏情而不信佛法者：藏人竭力拒之，畏其毀滅佛法。政府既力圖團結而未收効，邊疆大吏又復擅起戰端，欲其不疑，豈可得耶？甚而特派交涉之大員，亦有以兵力爲後盾之主張，既主討伐，何必交涉？康藏兩地情形相同，再舉西康一例言之。川康邊防總指揮兼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於去年九月二十日，在成都向中央社記者之談話，表示深得治康三昧，對於具有支配勢力之黃喇嘛，謂其「狡黠多端，上年與本部所派之宣慰使爲難，伏兵謀襲，反自斃於流彈，其小喇嘛松典，近已承認就範，聽受扶植矣。」但大公報則謂赤匪之安然渡大渡河，即以木裏（即黃喇嘛地方）民衆怨劉之殺其領袖而助赤匪，冀其攻劉以復仇。又據報載，拉薩欲向專使抗議者有之，晉京請願者有之。吾人雖不信其屬實，而藏人之疑慮實無法釋然。

現况一斑

英國自光緒卅二年迫藏訂城下之盟以後，洞悉以英國之武力對付西藏，有如摧枯拉朽，在英人之目光中，西藏實無軍備之可言。既由條約獲得非常權利，即決定其對藏一貫政策，務使離中國而如尼泊爾等之獨立，彼可隨意操縱於其後。爲買得藏人之歡心計，以和平手段對之，決不加以武力。就可能範圍內，概准藏人之所請。英人本欲駐拉薩，因藏人不容，即行離去。英人之所欲者，爲與藏

通商，而英人既不受藏人歡迎，乃以尼泊爾人為媒介而作工具，藏人遂處之泰然。英國目光遠大，有一定之政策，不與藏人衝突，不幸我國政府屢易，既無政策，而邊吏又常啟無謂之爭端，致藏人反疑及同胞，殊為可惜！英國方面因印度常有亂事，故一時未能對西藏另取積極政策，只仍其一貫的政策，既在西藏有確定之基礎，交通又便利，如欲奪西藏以為己有，易如反掌。英國對西藏，因勢利導，主張派人留學。吾人所知者，第一次正式為四人，另有同去之下級青年軍官龍夏，第二次為額非爾士峯探險隊攝影員羅勒上尉率領赴英之大喇嘛，又在歐洲大戰時派赴英國之藏軍千餘人亦可謂為留學。英國冀其回藏而能滿足英國之所欲。然明白大義之藏人，深知英國之可畏，但留學生中不免有親英之份子，龍夏即其首領。龍氏於十年前，身任噶倫而兼陸軍大元帥，權傾一時，藏人怨其行動，而喇嘛寺嫉之尤甚，故環請達賴喇嘛去其兵權，達賴喇嘛圓寂之後，又陰圖舉事，終為藏人所去，宗教勢力乃得抬頭，親英勢力，因而減退。

俄國自光緒卅三年與英國約定不干涉西藏以後，斷絕西藏之來往者，近二十年。俄國昔日之圖藏，全為其西藏通德爾智氏之活動。英俄訂約以後，德氏遂亦斂跡，其後曾再見於西藏。民國十五年及以後，俄人又屢組入藏學法團，均得達賴喇嘛及西藏大喇嘛寺之禮遇。只事聯絡感情，尚無政治活動，英人亦妬之頗甚。

藏人之心理

辛亥革命以還，西藏與內地之關係，形同斷絕。雙方情形，日趨隔膜，終於彼此隔閡。內地方面頗思西藏之內向，惟辦理不得其人不得要領，反疑西藏之親英。西藏方面，自光緒三十年被英人迫訂城下之盟以後，帝國主義者之兇燄，已略為嘗試，頗思內地之幫助而免受外人之威脅利誘。蓋外人之堅甲利兵機鎗大砲，至為驚人，此乃藏人所深知。內地與西藏，均渴望團結互助，終於不得結果者，實因我政府努力之不得其道耳。藏人對於國人及外人之心理，可以其語言證之。藏語稱藏人為「波米」，稱內地之人為「甲米」，「波」者「藏」也，「甲」者「漢」也。是以地方之名名其人，猶之「粵」人「閩」人然。至於稱英人俄人日人，概以「其米」或「皮米」稱之，「其」「皮」均「外」字之義。此於平常之語言間，亦顯然劃出鴻溝，蓋西藏與內地，已有千餘年之聯繫，內地人入藏經商及學法者，類能視作同胞，因相貌既無大差，又在語言衣服宗教飲食習慣行動各方面能與藏人打成一片。外人之努力雖甚，而此種種條件均難辦到，無怪藏人始終以「外人」稱之。英人謂俄國西藏通德爾智氏在藏之活動終成泡影，吾敢謂英國西藏通如白勒氏麥克唐納氏等之努力，雖奏効於一時，倘我政府決定政策，長期行之，必能使其努力，亦成泡影。英人圖藏，包圍達賴喇嘛，達

賴喇嘛圓寂之後，不無困難，乃以班禪大師有函致英王爲慰藉。吾以爲大師不能不事敷衍，亦只於普通友誼而已。彼明瞭英人之詭計，英人卽使有前往覲見或學法者，亦難收政治上之効果。大師之在西藏，藏人只有崇拜，離藏後藏人無不思其返梓。達賴喇嘛在時，二人之間幷無私恨，惟二人之左右，難以相處，則爲事實。

當前團結之急務

昔日治藏，臨之以兵，固然不可；只事羈縻，令其消極懷德而無深刻之工作，亦不可。拒之於千里之外，固然不可，如只事賞賜爵祿於一二領袖而不圖在全藏僧俗教野民衆身上建築基礎，尤爲不可。西藏與內地，均感外人之威脅利誘，而思互相團結之心理，已如上述。同時彼此又不無疑團之存在，且又無實際有効工作於其間以資聯繫，故當前急要之圖，厥惟溝通漢藏之工作，察其所需，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切實工作又有以下各端：

一、意識之建立　我國古時無世界之正確知識，故有惟我獨尊之觀念，以爲我國居於天下之中，故稱中國。其餘均在四周而稱爲四裔。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觀念，深入人心。藏邊官廳之文告與文件，不稱「藏」商而稱「夷」商，民間不稱「藏」人而仍稱「蠻子」，客氣者始稱爲「蠻家」，爲謀國內團結堅固起見，華夷之觀念亟應從速完全破除，此其一。國人昔日有本部與邊地之觀念，貽誤尤多。帝制時代，有上國與藩邦之分，今已時移勢易，一律平等，治理之方策亦當有所變更，此其二。觀念轉變，意識糾正，則邊吏國人不視邊民爲外人而輕啟戰端妄加攻殺，感情乃得融洽，團結乃能有望。

二、工作人員語言之訓練　漢藏語文，在語言學上雖屬同系，其實相去甚遠。昔者，帝制時代，視邊地爲藩邦，非同上國，派去之大員，必用漢話，務使語言不通，另覓通司傳譯，否則不足以表現尊嚴。此種情形，內地亦有之，官吏不屑與人民直接交談，命人傳言，雙方難感融洽。且西藏通司，慣事舞弊，趙爾豐征藏時期斬首者不爲甚少。以雙方語言不通，竟敢公然於大員之前，狐假虎威，妄事敲詐。傳華封爲川滇邊務大臣時，力主慎選通司，其實已成一般現象，無從慎重。故治邊之大小人員，均應受西藏語言文字之訓練。

三、人材之培養　國人每嘆邊事之不治，吾謂昔日之邊事無人治，欲治亦無人。我國向例，用人不問能不能，只問親不親。各機關如此，昔日之治邊機關豈能例外？奉派者不特毫無計劃與建樹，卽其工作對象之情形，亦向所未聞。治邊，非一蹴可幾，需時必久，如有欲提出長期有効計劃者，又恐不易實施，或不久去職而繼任者弗從，故循因將事。結果國帑虛糜，邊事日壞。民國十六年，劉文輝統領西康以後，欲爲長久之計，成立邊政訓練所，惜其學生之程度不齊，入學之資格不高，受訓之期間甚短，畢業之後知識不十分充實，而

最低要求之語文工具亦嫌不足，此在一軍之下，範圍當然太小，且劉軍之目的在四川，并無心於治康治藏，惟因西康在其統治之下，不得不造就下級人員以資治理耳。南京又有蒙藏政治訓練班之設立，成就亦難期偉大，程度似應提高。邊疆語言之訓練，尤應加嚴，方爲可用。以同量之財力，將辦法略加改進，或可得更偉大之收穫。高中畢業之程度，實嫌不足，而語文一端，如只有課堂之講授，課後之溫習，如中學之習英文然，則其程度吾恐遠不及高中畢業之英文程度。中學之英文課程，年數更長，鐘點更多，收効不過如此，今以次等之訓練，而求其能應用邊地語文，實不可能。吾以爲精通漢藏語文且有相當知識者，乃今日最急迫之需要。

四、心理之建設　轉變觀念建立意識，乃治邊之心理建設工作之在內地人士方面者也。其在西藏人方面，因昔日動發大兵征討，以震天威，故藏人知天朝者，即其兵與刀鎗，懾服者以此。辛亥以還，雖言與內地同在平等線上，而政府之舉措，不能使其無疑，間亦不免以兵戎相見。國人雖和平爲懷，誠懇希望團結，其如事實俱在何！且漢藏本爲不同之二單位，非可隱飾，雙方情形，大體不同。故一方之舉措即無惡意，他方亦必以其自身之環境而視爲詐騙。即如趙爾豐西征後，設立學校命藏人遣送子弟入學，雖爲有利無害之事，而藏人視爲當差，寧出金僱人代學，亦不命其子弟前去。民國以後，西康團務學校，本欲藏人之土司頭人，派其子弟來學，終於入校之學生，不爲各處之小哇子即聽差之類，即爲都市上落業之漢人後裔。其所深慮者，子弟之自行死傷，又恐爲上峯之毒計，誘之來學而作質，以便有所企圖。此非藏人之過慮，而昔日討伐時代常有之事也。因此之故，藏人既畏外人之兇燄，毀滅佛法，欲得漢人之助，又疑其陷害。維谷之狀爲何如耶？藏人對漢人之期望與隔閡，亦可想見。故爲進行團結計，非建立漢藏人之互信不可。此項工作，尤應普遍，不可限於高級人物一二人之小範圍內，應多派精通漢藏語文富有學識之人，常住西藏散於各地，并須與當地人士打成一片，解釋過去種種之疑竇。并可多約聲望素著之人前來遊歷。雙方來往之人加多，則情形愈形明白。各種隔閡，終得化除。

五、佛法之宣揚　我國因無指定之國教，故外人多以無宗教之國家視我。其實我國對於宗教，極其寬容，流行之宗教不少，約法亦有信仰自由之專條。姑無論各教之內容如何，政府必根據約法，加以保護。除福音堂天主堂清眞寺之外，佛教寺廟得政府之保護，亦爲當然。中土佛教與西藏有不斷之關聯，而藏人竟以佛法爲根本，個人之衣食住行，及政府之軍事政治，無不因教而設。黃慕松先生有言曰：「西藏佛教非常莊嚴與偉大。該地人民在尊重佛教之下，一律遵守地方秩序，服從政府命令。其教他之力量，誠偉大哉！」斯言得之矣！今爲治藏之故，即使不特別提高佛教地位，亦應有與他教相等之待遇。民國十五年，大勇法師以眞正之佛徒，存心由北

京入藏學法，惟係漢人且其行動引起藏人之懷疑，故未能如願而步西康。蓋藏人受漢人之欺者不一次，漢人之任何行動藏人均疑之。後得札迦喇嘛之稱贊藏人亦深信而禮拜之。每次出寺，沿途禮拜者摩肩接踵，藏人之深信佛教及對於漢人之疑與信，有如此者！故為溝通計，應選派國內有學問之眞正佛徒赴藏留學，化費不多而於團結工作之影響則甚鉅。東鄰雖與藏相距甚遠，而其外務省之藏文研究班，亦不後人且其貨品不顧途程之遠，已充斥西藏之市面。知藏人最重視佛教，即以宗教相同，而竭力設法接近。幷有人鼓吹中國不特無佛教，即宗教亦無之，務使藏人之目光轉移。人之圖我，其周密有如此者！

吾人不欲保存國土則已，如欲保存國土，則雪地冰天之西藏，正為我國之天然長城，此而不圖，尚復何求？如不幸而有事變發生，再言挽回，則悔無及矣！據大公報二月二十三日京電稱，班禪定三月初由塔爾寺赴拉卜楞寺，俟春暖即將啓程回藏，爰草此文，以促國人對西藏問題之注意。

書評

評：「結算」

——征農著　二十四年四月　生活書店出版　價五角　頁三〇九

李影心

「結算」爲征農先生的第一個集子，包含十二個短篇；在內中作者所寫類皆取材於農村生活。由於一種堅定的信念作者希望在作品中永遠保持到屬於生活的眞實，且願試從各角落學習一切，這意念極值得鼓勵。

作者所寫的農村生活爲多方面的。如有兩個兒子的母親與啞吧別傳雖用同一的手法，却處理了兩種不同乃至相反的事體。那對比的鮮明，爲故事增加不少的生動。後者以啞吧的死指示了人類對弱者的欺詐，及弱者求生的艱苦；較之前者爲人事的凋零感傷，更有意義。新年是不准哭的一篇說明新年在某種環境下存在的意義，及爲保全新年的清吉，紳士階級衛道的尊嚴及專橫的面孔的猙獰，爲一極簡明的叙述故事。惟是篇中悲慘表白借用了旁襯，反不如有兩個兒子的母親的直捷闡明更爲得力。

雖是小說集，其中不缺乏散文的短簡刻描的有趕墟、及關戶口，結構上的鬆懈，與故事的單純，有結算及下雪的早晨蕭姑莊是一個短的篇章，明晰的筆與題材的積極意義，最爲難得。

又像十一個長伕寫農村乃是從另一面入手，故事所寫，爲一冠以「軍民合作」的名義的拉夫事件。這一事件的展示，幫忙我們了解某些社會現象的究竟及一切堂皇事件的內在核心。表現不過份也不誇張，且結構齊整，極具單一與完備的風格；爲一頗爲素淨的白描。

用了第一人稱的，雖有趕墟及新年是不准哭的等篇，惟是一篇完全從主觀寫法入手的則有從獄中歸去。從獄中歸去在題材上是僅有的例外，表現則借用了叙述體。這故事以一個人內心思想的搏鬥爲主要描寫對象，並連帶的刻劃了脆弱性格如何會爲激動的感情所牽制；惟是作者缺乏一種理知的透視，致使全篇中顯著情緒的揉雜與結構的散漫，且爲通篇完整之一種損害。

在差不多成爲一致的單調的題材中，作者提煉了一種異常新穎生動

的事件，為其藝術表現之極好的助力，集子中一篇嫁女人的眼為比較優異的一篇。一篇嫁女人的眼中不僅是用了第三人稱的寫法，且從某一事件上揭示了紳士階級的虛偽與欺詐。紳士階級為干涉他人而使自己有所獲益，其面孔之貪婪為極少見的；地痞無賴從幫助紳士上而對平民有所敲詐，對方敢怒而不敢言。由此可見，農村在極度平靜中所發生一點點的波折，但這却正為若干大事變之一環。這一種相關的連繫，使我們了解現今農村何以如此的荒蕪與破碎，為某些現象之極好的說明。

又如禾場上一篇所寫的事實，亦為極普遍的現象，這現象即在現今還成為農村生活的一面影，而且更支離破碎的。在這普遍現象內生存着的廣大羣衆中，作者提出泰生這個人作類型，而刻劃了地主階級對農民佃戶的剝削。事實上，像泰生這樣人，正是為一切農民之廣汎的代表；但作者的提示則這個代表並不能成為活生生人類之具體的顯現，而只是一個沒有個性的擬人的精靈。一個眞純的人的整體，無論其如何凡庸，必得有一種和旁人迥然不同的特徵，而這特徵即是極微細甚至難於察考，却是屬於其個人之一種特殊的標識。和每個人有一種作為外表之辨識的「名字」同樣，每人必有可以代表其內在精神的個性；「名字」有時是雷同的，但屬於先天的性格則絕無相同的可能。這即是何以人物之性格的刻描會被看重的原故。但這，却被禾場上的作者所忽略。因而在那篇創作中，雖結構異常謹密，却缺少一種靈動的生氣。而且，禾場上既是以廣汎的社會事件作背景，照理應該展示一切可能的連繫；而我們所見，則僅是一些單純事件的舖陳，在人物的出現上，亦顯示着過份的簡直。由於把描寫只集中在泰生一家，在旁的地方，我們並沒有看到另外的農民型。最後，當提示到「白為他人辛苦」時，所謂全田野的佃戶懷着悲憤的心情當然是突兀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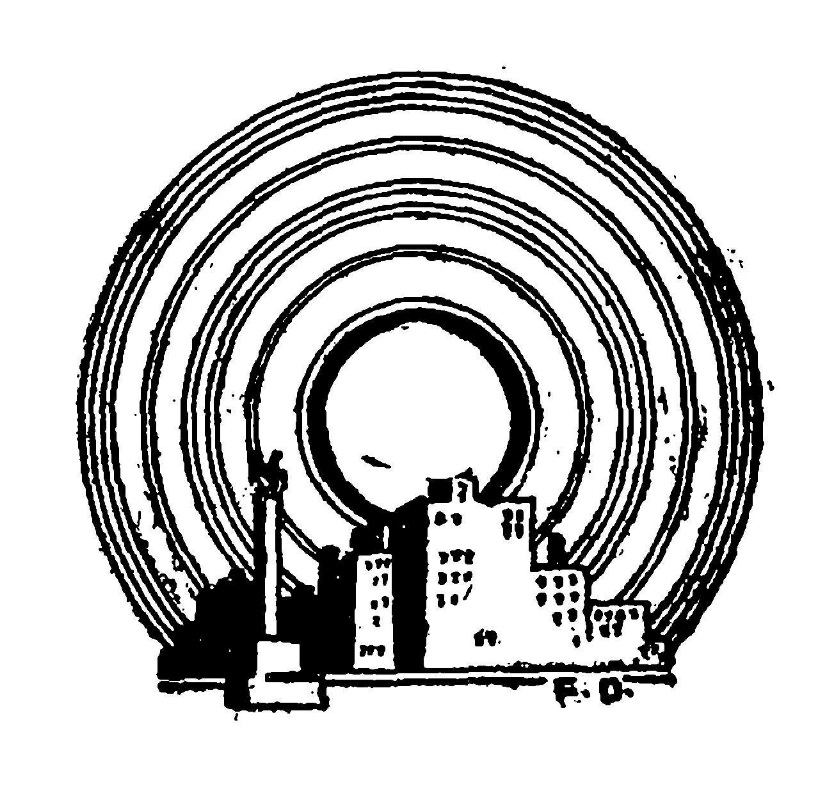
但這並非說禾場上是一無價值，反而我們認定其較高的評價乃是在作為表現的優異。禾場上所寫的事實與人物，由於作者的習知，莫不極眞摯與樸實。藉着表現，我們得知作者對事實的穿插佈置得頗為恰切，特別是范先生對泰生夫婦和檢禾梢的婦女所表示的兩種不同的態度，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又另外，作者文筆的純樸，亦是一種極可稱道的好處，它是與眞實的內容同屬創作之不可缺的事體。這純樸的風格決定了作者，在後來將必會有可貴的成果。

當作整個的看法，我們對這書試作一種綜合的論斷。我們得再重覆一次，作者所寫的東西十九是取之農村的，就像在這集子之所包有；而且，作者會展示了農村社會之各角落的生活與事件，如農民的飢苦，紳士的專橫之類。但這展示却大都是片面的，使我們不能透視到某一些事件之核心；且是，作者沿用了一種極不得力的主觀的敍述，這也是有傷於表現的地方。因而，除去幾篇僅有的優異作之外，那些散文體的故事的表白，大多是殘缺且顯着極拙劣的印痕。

然而，對作者，這並非是不可挽回的過失。作者有其自身之另外成功處；那成功且預示着今後的光芒。我們特別願意提出來禾場上，十一個長夫，一篇嫁女人的眼。這不是一個限度，乃是創始。作者今後當能寫出一點兒好的東西來，這却不僅是眞實的保存而已，另外更當顧及到廣大與普遍；除去一點嚴肅的客觀的寫實，作者似乎有以表現替代敍述的必要。

臨末，這一汎長的路的展開，作者應當伴着期望，而拾起一雙剛毅的步履；我們盼望，在那廣延的途程上，能够尋出一望無際的足痕。　於天津

外論介紹



一 英國與集體的和平機構

鹿島守之助著

日本「改造」三月號

日本國際政治評論家法學博士鹿島守之助，近有論英國與世界之集體和平機構的一文，很可注意，茲撮要介紹其論旨如下：

世界大戰後英國外交政策的中樞思想，在以國聯爲中心而確保世界的和平，蓋世界的和平實於英國最爲有利。英國的對外輸出，海外投資，都與美國相同，實依存於他國政治的安定和經濟繁榮的繼續。但是美國四面沒有敵國，環境安全，而英國則有因歐洲列國之戰爭或殖民地解放論而使帝國崩潰的危險。所以和平在政治上，對於英國是絕對必要的，且美國未加入國聯，不受拘束，而英國則對於維持世界的和平，實負有國聯各種的義務。所以英國自國聯成立以來，貢獻很大，而負担亦重。

在滿洲事變之時，因國聯如無美俄的協助，不能單獨對日加以制裁，而義亞紛爭則很可依國聯之力而出以集體行動。所以英國的輿論，完全擁護一般和平機構。不過前外相賀爾與現外相艾頓兩人，對和平機構信賴的程度與擁護的方法，見解各有不同，艾頓絕對信賴國聯的和平集體機構，認爲國聯有實力使義大利屈服，並且非使國聯有這種實力不可。而賀爾則以集體的和平機構，現在發達的過程上，如欲用其實力於現實政策，尙嫌不足，且其他各國又不能一致取集體行動，僅英一國單獨取集體行動，恐反有破壞國聯的危險。

本來在歐洲有兩種勢力，一種是擁護國聯條約、羅迦諾條約，非戰公約等的防止戰爭的集體和平機構的勢力，一種是趨向於與此相反的擴張國家軍備及軍事同盟的勢力。各國對付他國的侵略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擴張軍備之後仍感不安時，則與同感危險的國家締結軍事同盟，第二種是創立國聯，非戰公約，羅迦諾條約等防止戰爭的集體制度，以廢絕作爲國家政策手段的戰爭，互相作經濟的金融的軍事的協助以恪守其誓約。第一種方法，有時反造成不安，第二種方法則可以減少危險。現在重要問題就要看那一種漸次增强而壓倒他方。若是第一方法勝利，則歐洲將分爲兩個對峙的武裝陣營，而世界則將分爲數個對抗營陣。若是集體制度勝利，則軍備將在自然的過程中縮小，而軍事同盟則將漸次溶解於集體義務之內而消失其

存在，或喪失其危險性。

英國如艾頓等之理想政治家，是想向第二種方法邁進。但是不要以爲他們的行動是單在爲世界人類之和平而奮鬥，實在是因爲戰後的英國政治組織如無集體的和平機構之發達是難於永久維持的。且支持集體機構而受之危險較之使集體機構崩潰所受的危險爲小。

防止戰爭的集體和平制度，從來是認爲失敗了。但是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爲集體機構本身有缺陷，而是下述兩種事實。第一是世界列强全部未加入國聯，第二是國聯加入國與不戰條約批准國，如於本國有危險時，即想廻避其所應負的義務。加之各國的經濟國家主義，又阻礙了集體的和平機構之發展，而法西斯主義國社主義又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相對立，將來孰勝孰敗，尙難逆睹。如美國能加入和平機構，自由民主主義或可占優勢，但美國在其憲法上政治上，恐怕尙難加入。所以由世界的一般傾向及歐洲將特殊事情來觀察，集體的和平機構實難有發展，但集體制度之崩壞勢將陷英帝國於危險，故英國不能不斷然出而加以擁護。（子修）

二　英國國防政策

A Policy for Defence

London Times, Feb. 4,1936

英國包爾溫內閣重要任務立爲充實國防。英外長艾頓二月二十四日在下院演說國際問題時，鄭重聲明因爲列强互不信任與彼此猜忌，所以英國不能不充實國防云云，這是英國政府的方針。二月四日倫敦泰晤士報社論對於充實國防及調整軍部工作有明快的論評。

該報首論本年之初在英國會討論預算中軍備情形，很引起了社會的注意。自去年三月白皮書發表之後一般對於軍備問題的關切與日俱增。最近內閣國防委員會及全體閣議對此重要問題曾迭有討論。該報謂英國對於擴充軍備業已遲延，已經不能希望開始擴軍的國家停止進行。英國社會絕大多數所贊同的擴軍是「建設的擴軍」（Constructive reamament），就是說英國採行擴軍須擁護一個進步的有決定的國聯政策。如果國聯是解決政治的工具了，那麼國聯在她的背後需要有實際的力量。

該報續論擴充軍備，需要巨款經費的支出，除有目的外，還要用之得當。英國對擴充軍備業已落後，所以更重要的要避免不必要的步驟及無結果的努力，冀能亡羊補牢。現在政府對於海陸空三種軍備與國防的關係必須從全體上作詳盡考慮，方能判斷國家資源如何能適當的配分於這三種軍備上。在現行制度之下，這種辦法很難作到。國防的意見由三部參謀長組成的委員會提出，各人對於各部的問題知道的很清楚，各人因爲對各該部負責，所以對整個問題研究的機會頗受限制。這種意見經國防委員會審察後方提交內閣。這三部聯合起來的意見組成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指導內閣要人的充分時間的研究。

實際需要的辦法是一個有機的國防計劃，在這個計劃中，海，陸，空軍都各盡其職責，主要原則就是『整體』（Wholeness）。在考察並執行這個問題時必須排除部分主義，而由整體着眼。排除偏見殊非易事，不過物質的聯繫如果解除亦可作到。一個人如果對於較大問題用更多的時間去考察，他的觀點易呈寬闊。所以處理國防問題的基礎必須設立一個聯合的參謀部，以公正無私的官吏充任主席，以整個時間研究國防問題，調和各部意見，以謀軍備的調整。改良國防組織現時已爲一般所公認。聯合的參謀部並非「超部」的組織，而是現存機關的發展。最近英國有人建議設立國防部長，他只制定政策，至於戰略乃是海陸空軍參謀長的責任。國防部長只調和這三位參謀長對於國防政策的意見。數月之前地中海的問題，使許多人覺到有組織的計劃與有組織的政策同樣重要。需要聯合行動時，事前需要聯合的計劃。自廣義言，戰略者不能各自爲政。這種原則，一般業已承認，英國一般

輿論現時公認需要這樣一個機關。政府如果設立這樣的機關，全國定然將充分贊助。（季廉）

二　德國在中歐的活躍　C. Cunningham著

German Political Expansion

The Fortnightly, Feb., 1936

在動盪不寧的歐局中，中歐方面始終是和平與戰爭的關鍵。本篇是位英國作家所作，他於去年秋間到中歐一帶旅行，曾目擊德國的勢力已由匈，奧進至猶哥斯拉夫。就目前正在轉變中的歐洲外交關係看，他的觀察是可供參考的。

作者說，據他的觀察，中歐方面有兩件事情是很可注目的：一，與德國接近的國家都願和德國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二，德國對這些國家是不願使用武力的。因為不久奧匈兩國自己就會自由表決來滿足要求和德國發生密切關係的多數人民的願望。同時以強力干涉奧國，必會打消英德兩國的好感，這是希忒拉所深知的。

德國在奧勢力的發展，主要原因之一是義國在奧勢力的減退。最近四年義國財政赤字的總額已達二萬五千萬鎊，在義亞戰爭之前很久，義國在倫敦，紐約，巴黎方面借款已竟很難。義軍如自東非撤退，又需要數百萬鎊巨款。即使立刻恢復和平，義國失業人數必暴增，使墨索里尼不得不倍增失業救濟費。而輸入的銳減，在奧國財政家看來，等於一九三四年三月羅馬協定的死亡。

羅馬協定規定義奧匈三國的經濟互助辦法，它的基礎是義國經濟的健全。如今義國的經濟既是拮据萬狀，多數的唯實主義的奧人自然要另找一個國家來代替義國了。

這一個國家就是德國。奧國和德國接近是有充分理由的：一，多數奧人和奧屬泰羅爾的農民一樣，對奪去大部分泰羅爾的義國有反感；二，他們又和一般正統主義的貴族和中等社會一樣，他們在傳統習慣上和文化上，感覺對德比對義密切得多；三，他們和一部分軍人同意在軍事戰略上，德國比義國是更好的友國。因此多數親德的奧人覺得繼續受那羅馬協定的束縛，未免不智，同時德國更不願坐失這個機會來和奧國訂立一個廣泛而滿意的商約。

德國外交當局以為奧國政治的不安正在潛滋暗漲，德國只須守候，令它自由發展。不久這政治的不安便會爆發為內亂，或為自由表決，但最後的結果是一樣，大多數人一定都主張將對義的友誼轉給德國。

德匈的關係和德奧的關係差不多，所以適用於德奧的話，也適用於德匈。匈牙利之不能完全獨立，和必須找金融上的後盾，與奧沒有兩樣。德國的勢力在匈牙利的發展，比在奧國還容易得多。因為在匈牙利，親義的基礎既不如在奧國的穩固，近來德匈的關係又較德奧的關係密切。

還有最重要的是，匈牙利全國人民都一致要求修改特里亞農條約，這和以泰羅爾省的農民為積極要求修改現狀的主力的奧國不同。此外以親德著名的總理貢布士將軍差不多成為匈利牙的獨裁者，他在對外關係上，可以獨斷獨行。

最後，德國勢力在猶哥斯拉夫的發展，雖不如在奧匈那樣明顯，卻也在著著前進。原因是法國在猶哥勢力的失墜，而義國勢力減弱也有關係。法國

在猶哥的勢力老早就日漸沒落，而法蘇公約的締結對法國與猶哥的友好關係不啻是致命的打擊。再加上義國在奧匈的優越勢力已成過去，這正給與猶哥一個機會來重訂牠的外交政策的方向。

這樣，德國的勢力經奧，匈，達到猶哥，或更進一步，伸張至保加利亞。再加上波蘭，德國在中歐與東南歐將組成一個大集團。作者特別指出，這個集團的形成將不用武力，而用和平的方法，這是最可注意的事。（奉生）

四　美政界突起的異軍

Ray Tucker 著

New Role is Taken by Liberty League,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6, 1936.

羅斯福氏的「新政，」含有很濃厚的社會主義色彩，所以美國一般資本家反對極烈。以財界爲背景的「自由同盟，」最近曾在華盛頓舉行宴會，民主黨要人史密斯氏 Alfred E. Smith 即席演說，對現政府痛加攻擊。這件事對於大選的影響，當然不小。美國大選期距今只有八月，這種政治動向，是極可注意的。現在把德克爾氏近著關於自由同盟的記載，在此介紹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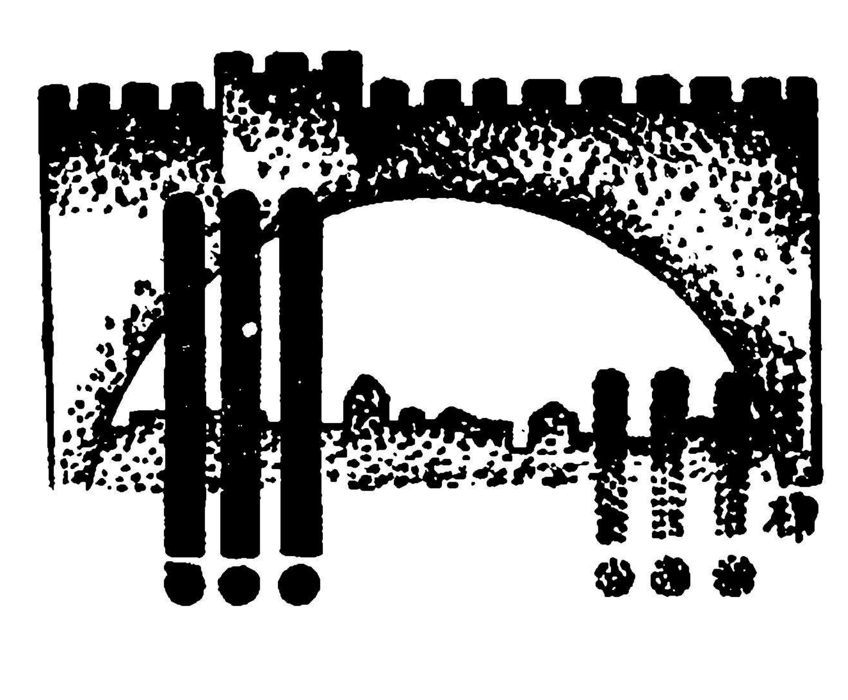
最近十七個月當中，「自由同盟」曾經發表許多小冊子和演詞，對羅斯福的政策，予以很嚴厲的分析。它的活動曾引起白宮和議會方面尖銳的批評。這同盟是新近組成的。發起人對於組織的計劃，雖然討論很久，但是它的正式成立是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在發起人中，政治的派別是很爲複雜，有民主黨一九二四年的候選總統台維斯氏 John W. Davis，一九二八年的候選總統史密斯氏，前紐約州長，美國鋼鐵公司董事密勒 Nathan L. Miller，衆議員華茲烏斯 James W. Wadsworth 和製造家杜邦 Irénée dupont。同盟會的主席是蕭斯氏 Jouett Shouse，還有一九三二年曾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拉斯考伯氏 John J. Raskob 也是會中的中堅分子。在同盟的執委會當中有許多銀行家，法律家，製造家，商人和退休的法官。會中兩大政黨的人物都有，前任共和黨參議員李德氏 David A. Reed 也是會員之一。

有些方面認自由同盟是反對新政的。同盟的主席蕭斯氏在接見新聞記者的時候講，他們的目的在把「財產權」提高到「人權」之上。但是各會董卻堅稱，這是一個純粹非政治的機關，它只是一種教育運動。他們講，遇見某種問題和場合，他們是準備贊助政府的。

自由同盟華盛頓總部的組織，是很繁複的，與兩大政黨的黨部一樣，總部辦事員共計有六十人，包括宣傳員，經濟學者，各研究專家以及書記，速記員，組織人才等等。在紐約，紐瓦克，費城，韋爾明敦，巴的摩爾，支加哥，聖保羅，路易斯低爾和阿特蘭他各處，全有同盟的會所，各州中設有支會的計有二十九州，會員在十萬人以上。

會中主要的工作，在表示他們的態度，對於政府的政策和方案予以極嚴厲的批判。在會中發行的八十五種小冊子之中，內容贊助政府的只有兩種。自由同盟時常聘請著名經濟學者分析各種金融和貨幣法案，他們贈送各報社，各圖書館，國會議員和支會的小冊子不下三百五十萬冊。會中的財政狀況很好，一九三五年的收入共達四十八萬三千元，和兩大政黨的聲勢可以稱做伯仲。

在大選年中，上述新興的政治勢力，的確是不可忽視的。（歷樵）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起至廿五年三月四日止

本週間國內大事，中日問題，日本新大使有田業已抵滬，因適值東京發生政變，故一切均未進行。許大使爲明瞭華北狀況特到平一行，與宋哲元晤商一切，於三日已返京，定七日放洋赴任。西南政委會近會發一通電，請中央駁斥日方所謂三原則，爲西南對外交之明白主張。此外陝匪竄晉後，本週內形勢極爲嚴重。日俄糾紛本週亦因東京政變而告停頓。

國外大事，日本東京二十六日發生之暴力政變，已另紀專篇。歐洲本週之事件，爲法國國會將法俄互助協定通過，咨交上院討論，此項協定之批准，關係今後國際局面者甚大，意德波三國間，爲對抗法俄互助協定，本週間也有積極的外交活動。英國一面調停法德間的緊張關係，一面須說和義亞的戰爭，依然居於外交上重要地位。外長艾頓於二十五日在議會發表就職後的第一次演說，對於英國外交態度，有明白的表示。國聯於二日再開十八國委員會討論對義制裁問題，主要的仍不外壓迫義國立即停戰。

國內

中日外交之近訊

新任駐華日大使有田八郎，偕夫人及武官磯谷，書記官堀內，於二十六日午後二時半到滬，第三艦隊司令官及川，參事官若杉，陸戰隊司令官近藤，海軍武官佐藤，駐滬總領事石射，及吳市長等多數要人出迎，有田下船後即發表談話如下。

有田發表抵任談話

「余多年服務於外務省，在二十五年前供職於奉天，其後尚在北平天津服務，此外在本省任亞細亞局長及外務次官，擔任中國關係事務，故此次赴任貴國，恰如歸還第二故鄉。查中日兩國親善關係之確立，爲東亞和平與繁榮絕對必要，此爲兩國所承認者也。然最近際此多難之難局，而兩國官民根據此根本觀念，加以善處之事，深有感佩之價值。余對於前任之有吉大使所費苦心，特別表示敬意。

爲確立此兩國親善關係，兩國應充分認識現實之事態，因此有加以最適切調整之必要。余爲此目的，體察政府方針，擬決心盡以最善之努力。惟最近在歐洲二年，與東亞關係事務隔離，赴任之初，擬親自聽取兩國官民各方意見，並觀察中國事態，作最善最適切之調整云。」

有田歡宴許大使

我方新任許大使原在滬候晤有田，有田到後，即於二十七日晚八時在畢勛路大使官邸歡宴許世英，以敍舊交，並邀俞鴻鈞，王長春，周珏，若杉，石射，須磨等作陪。

許世英於翌日晨即離滬赴京。三時謁外長張羣，談約兩小時。五時半謁蔣院長，有所請示，至七時辭出，即晚十時五十分乘滬平車北上赴平，商談關於華北一切待決之外交問題。

許世英到平訪宋

許世英二十九日晚過濟，韓復榘應邀到站歡迎，登車暢談半小時，車始北開，北平方面宋哲元派蕭振瀛秦德純迎於唐官屯，然後同車赴津，一日上午七時五分抵總站，遂下車同赴市府招待處略進早點。待平滬車開出，許氏乃偕秦蕭同乘專車，於八時十分赴平。據許氏在車中談稱：此次北上係結束振委會事務，並沿途晤會各省市當局，詢各地情形。到平更將晤宋委員長詳談，藉以瞭解華北現勢。關於中日外交問題，中央希望作整個之調整。但日方對此，則似尚未確定。本人決秉承中央方針，勉力作去。在滬雖曾與有田大使晤面，但係私人交際。記者詢以此次日本政變，對我國外交有無影響。答稱此係彼邦內政，至於外交政策，聞並無變更。關於華北外交懸案，如何解決，本人並未接中央任何訓示云。專車於十時半到平，秦蕭及王揖唐同來，宋哲元，門致中等百餘人到站歡迎。許氏於樂聲悠揚中下車，由秦蕭介紹與宋氏等晤面，旋即出站，與宋氏同乘汽車逕赴武衣庫。秦蕭陳中孚等亦同至武衣庫與許晤談，午在宋私宅設宴爲許洗塵。由門致中，劉哲，王揖唐，鈕傳善等作陪，席間對華北外交事宜有所商談，許對華北外交近況詢問頗詳。晚八時，秦，蕭，陳覺生，陳中孚等在市府歡宴，許二日晨十時專車赴津，蕭振瀛同行，在津留半日，當晚即乘平滬通車返京。五時抵京，定四日晨訪張羣，下午謁蔣院長請訓，事畢即赴滬，七日赴日就任。許氏在北京飯店接見平市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如次，予因離平十一年，不久即將出國，特來視察華北一般情形，並訪晤宋委員長等地方當局，非正式聽取關於外交的意見，藉爲赴任後辦理外交之參攷，就便視察賑務委員會駐平辦事處結束交代事宜，暨訪問故舊料理私事。明晨十時赴津，當午十二時在津應蕭市長宴後，訪津市友好。即轉平滬車南返，照原定行期七日在滬乘淺間丸放洋赴任，至我國對日外交方針，因余尚未詳請訓示，故無可奉告。有田大使在滬會晤兩次，但爲私人酬酢云。

有田談今後之外交

至日大使有田業經國府批准六日上午十一時晉京遞國書，故有田將於四日入京，訪謁各當局。有田二十九日在滬答大美晚報記者詢問時稱：彼於中日關係樂觀，英美日三國在華新協調時期開始，彼時三國將相互承認並尊重各個之權益，但此並非謂國際對華將有新協定，不過在商業上維持門戶開放主義，互不侵犯

其現有利益而已。有田又稱陸軍省外務省兩重外交之時期已成過去，雖軍部與外交人員於對華政策仍密切聯絡，但外交將全歸外務省辦理。關於廣田所提之三原則，有田謂其中惟合力防共一點最爲重要。關於經濟合作須先承認滿洲組織一點，謂彼不能言此後是否堅持此主張。彼定六日赴京，呈遞國書後，將與各方對中日關係一問題，多作非正式之意見交換。然後赴華北視察，下月底擬回國，一行何時開始正式交涉，尙難預料也。

磯谷回滬後之談話

又前爲報告中國情勢遄歸東京之日本磯谷少將，已隨有田大使返滬任，於二十七日正午會見記者團，開口第一即爲日本對華政策一依從來方策進行，此外並無變化。繼復謂此次遄返東京，一面固在報告中國現狀於軍部，暇時亦曾會晤朝野名流，叩以種種對華政見，綜觀前後所聞，頗與余個人所抱對華政策極相吻合。即日本對華交涉眞正對象，不在認定一部政權或一個要人，而在全體的中華民國。故今後一本此意向前進行努力，使中日提攜從速實現。如在進行此種政策中途發見障礙，則唯有排除一切，向前邁進而已。但實行此種政策，中日兩國當然皆有不可言喻之苦衷，我等對此點首要覺悟，唯盼中日兩國從速排除前途一切障礙，使此方策早日實現，若只敷衍一時，即結成妥協式的提攜，焉能長久，故唯有向眞正親善目的，努力進行而已云。

土肥原離平返國

其他冀察方面之外交，亦暫告沉寂。土肥原已奉命回國就任第十二師團留守師團長新職。以後不再來華。關於冀察交涉，今後由駐屯軍與關東軍分別負責接洽。據日使館武官今井談；土肥原新職，因日陸軍異動展期，故尙未正式發表。土返國後，北平軍事方面，仍由余負責聯絡，駐屯軍將派員駐平，以資接洽。駐屯軍擴充問題，正在研究中。又聞關東軍與平津聯絡事宜，將派川田參謀擔任云。宋哲元於二日晚曾爲土肥原餞行。土肥原於三日下午赴津，稍留即轉青島一行，然後赴長春返國。又殷逆汝耕，爲送行土肥原，於三日晨由通州乘飛機到津，訪問多田司令，川越總領等，並正式通告「冀東政府」成立，及其就任政務長官後說明政策，而懇請援助。

中央抗議不法飛行

又中央社南京三日電云，近來日本飛機在華北各省不法飛行之事愈見頻繁，而其行動之範圍，亦益見擴大。我外交部對於此事甚爲重視，曾提出多次抗議，日本方面均無圓滿答復。聞外交部又於二日照會日方，再行嚴重抗議，促其尊重中國主權，以後如有同樣事件之發生，當採取適當之處置。

西南通電拒日要求

西南政務會方面於二十五日曾通電全國，請駁斥日方提出三原則。略謂東北之亡，瞬及四載，冀察之變，倏逾經年，國人膺心國難，痛切肺肝。竊望政府嚴拒日人要挾，於所謂三原則，據理駁斥，以彰正義。一切所謂外交秘密，尤應立予剔除，予天下人民共見云云。

胡漢民談對日外交

胡漢民二十二日曾發表對國事之談話，茲將其談話摘要如下：胡氏云：余自歸國抵粵，以身體健康尙未恢復，不宜居處於嚴寒地帶關係，乃遵醫囑，暫留氣候較暖之廣州息養，後不少同志及團體，關心余之行止，紛來函電，以北上爲詢請，然以余之意見，個人健康尙屬事小，而其最大關鍵，實爲如何救亡之一問題。故余今後行止如何，亦當以此問題如何解決爲斷。蓋自「九一八」事發，日人初無一貫計劃，不料其有如此之順適，假使南京政府當時能以武力抵抗，或嚴重交涉，自不至於今日。乃南京政府既不抵抗，又不直接交涉，一味倚賴國聯，而國聯兩次決議不能令日本退兵以後，南京政府自是仍只有一味服從國聯，一味向日本叩首，日人乃得在對國際宣稱防共，與看透中國不抵抗之兩種投機下，肆所欲爲，得寸進尺，結果在此數年間，便鑄成中國今日危機及蔣汪兩先生之錯誤。以余觀察並所得各方報告，南京當局此種錯誤，未曾改正，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中央政府後，依然僵局一個。在最近復有所謂調整中日

問題之進行，其調整原則，據日方負責人宣稱，且謂已經南京當局認可者有三：（一）中國承認僞滿。（二）日本派兵來中國協助中國剿共。（三）中日「僞」同盟，中國不得與他國合作。此種原則，如果成爲事實，則不特割棄東北四省，簡直中國已儕朝鮮而爲日本之保護國矣。國人於此，宜加以特別注意，余現在正想如何促進南京當局之覺悟，與如何團結抵抗力量，以從事於救國，在此問題未有解決以前，即使余到南京或上海，亦於國事無補，如。其此問題得到解決，則余之北上或不北上，俱於國事可爲也。余此次在旅歐期間，曾與數國政府代表人談討中日問題，而外人以余爲中國抗日領袖，亦每有以此爲問，而幷叩余將如何抗日救國者，余答以中國對日本之侵略，固然靠自己之抵抗，然亦必須歐美各國，對日本施以正義之制裁，及對中國加以道德上之援助，始有解決可能。以余觀察，歐美各國均漸同情於中國，惟德國現注意其民族主義，態度未易瞭解，但其目光，似很注射於蘇俄，俄亦正在注意於德，故邇來盛傳日俄因滿蒙問題將起衝突，恐未易成爲事實。王亮疇先生在歐對外交雖有進行，但此係以其私人資格，非奉政府使命，此次毅然辭去其俸給優厚之國際法庭職務歸國，亦半由其個人對國家之關懷，半由國內之促請。然彼已表示不願居官，到粵後，余將與其對國事有所商討，但余非候彼歸則將相偕北上也云云。

毛彭傾巢渡河入晉

陝北共匪自入春以來，即開始作渡河入晉之舉，晉省當局初賴河防，匪未得逞，廢歷年後，防範稍疏，竟爲匪軍搶渡過河。不旋踵間，山僞總指揮毛澤東率領大舉入晉，傳有二三萬人之衆，迄三月二日已蔓延到中陽，石樓，離石，隰縣，永和，孝義，汾陽等七縣。惟各該縣多山，交通不便，官軍已將各山頭完全佔領，阻匪久據。匪入晉後延川延長均空虛，閻王以哲于學忠等部已將各該地佔領。至入晉匪軍主力，均不悉現在何地。閻錫山二日晨在綏署召開剿匪軍事會議，已決定即下令總攻。聞毛澤東及僞政府現均在中陽屬之三交鎮。朱綬光二日在紀念週報告，此次渡河共匪係毛澤東，彭德懷，徐海東等股，徐率一二四三個師，由坪上渡河，毛彭等匪續渡，共約二萬餘人，由毛指揮，匪之主力似在中陽石樓間賀龍廟一帶。晉軍周原健旅在關上與匪激戰。至毛彭等此次入晉企圖，其口號揭爲北上抗日，此爲與過去不同者，動輒可以引起國際問題。聞駐天津之日本關東軍及駐屯軍兩軍代表，於四日晚在張園會開聯席會議，商討對俄問題，及華北近事。結果決定（一）對晉剿匪軍事，決派專員負情報責任，逐日報告東京。（二）對冀察交涉，暫將商妥方案，加以整理，稍緩再續談。復據日方大東社天津電傳，有共匪便衣隊二千人發現於太原近郊之說，可見晉省形勢已極嚴重，前途至堪注目也。

晉陝邊區形勢略圖

匪部渡河詳情

據二十六日由太原到平之人談，陝匪搶渡，係由上月二十日夜起，由中陽屬之坪上村及三交鎮

石樓所屬等處渡口渡河，數日之間入晉者已逾萬人上下，五個渡口均在匪手，仍日夜搶渡。均由毛澤東率領指揮，石樓城首先被匪包圍，已歷三日，幸由七十一師楊耀芳部邢團駐紮石樓城尚未被攻破。匪之企圖似有由石樓向西北撲攻中陽離石兩縣．向東撲攻孝義等縣之舉。當局調周原健全旅星夜開往石樓增援，保德臨縣等處駐軍，南移中陽離石增防。李生達部開往平遙介休一帶，藉固後方。楊澄源部亦由臨汾，吉縣等處向北移動，四面包剿。由太原至汾陽汽車，均被官方徵發，運送槍彈。綏署並組後方醫院，開往汾陽收容傷兵。當二十日共匪渡河入晉時，晉西警備司令楊耀芳亦於是日由汾來幷遊覽。二十一日晨楊尚不知共匪入晉消息，閻主任錫山接報告後，甚爲震怒，當諭令限楊三小時內由幷到汾，到汾後用電話報告晉西情況，逾限即按軍法從事。楊於恐慌中乘自用汽車馳往佈置一切。

竄擾各縣戰訊

包圍石樓縣城之共匪，迄二十六日仍積極乘機猛攻，由晉軍奮勇痛擊，匪未得逞。距中陽城三十里之賀龍廟，亦發現大批匪軍。大寧，吉縣方面亦有匪軍騷動，匪軍經過各地，滿貼文告傳單，均署毛澤東之名。聞已在中陽屬之三交鎭，設立僞政府，故連日官軍在中陽石樓兩地與匪激戰，中石兩縣民衆遷往汾陽孝義者甚多。汾陽城現亦戒備，南北西三門均封閉，僅開東門，令商民出入。王靖國二十五日奉閻令赴汾陽視察，二十六日已返幷。二十七日太原電云竄擾中陽，石樓之徐海東匪，二十六日已向南移動，僅齊家山，郭家山等處尚有小股滋擾，石樓共匪大部已撤退東移。惟隰縣又被匪包圍攻城，匪有向汾西霍縣直援洪洞趙城之企圖。至渡河之匪軍，大半係農民，頭裹白巾，腰間束帶，共匪令彼等作前衛。閻爲鼓勵官兵，已提高待遇，兵士每月增餉四元，各級長官分別增加。又距孝義縣城三十里之關上村，二十七日有一部共匪往與吾軍周旅激戰。二十八日太原電：石樓隰縣我與匪仍在激戰中。駐防陝北之晉軍方克猷孟憲吉等旅均已撤回，佈置各要隘。汾陽人民二十八日紛紛到幷避難。孫楚，李生達、楊愛源等各師長現均分駐在前方指揮剿匪各部隊，王靖國定日內赴前方視察，協助剿匪。一日石樓匪一部，已進佔永和咀頭社里等處，與駐軍發生激戰。匪用密集隊猛攻，均被擊退。毛澤東股出中陽屬之三交鎭南移，徐海東股由隰縣北竄，冀圖取得連絡。閻由晉北調來大軍，集中幷垣，歸王靖國指揮。閻一日急電各縣長凡暗通匪黨助匪爲虐者，應立即拿獲槍斃。

綏靖公署佈置總攻

綏靖公署二十五日發令，謂此次共匪東渡，守河官兵，疏於防範，罪有應得，着先將旅長溫玉如撤職留任，督飭所部，戴罪圖功。其失守各要地之官長，着楊耀芳查明呈核。駐吳堡及宋家川晉軍，當局因沿河防務吃緊，已調回一部。惟河西難民五六千人，懼匪屠殺，泣請隨晉軍入晉乞食，否則願投河或餓斃，決不再受共黨蹂躪。閻接駐陝北各旅長電後，准每日大口發洋一角，小口七分救濟，必要時准隨軍東渡。晉西五縣同鄉會二十五日派代表謁閻，要求（一）此次共匪東渡，當地駐軍，疏於防範，應查明責任，嚴予懲處，此次軍隊剿匪不力者，更應加重懲辦。（二）人民有通匪者，應依軍法予以最嚴厲之處罰。（三）文武官佐辦理差務，應用心計劃，節省民財，如浪費公款，虛耗民財者應嚴加懲罰。閻接見各代表後，對要求者允予接受。徐永昌二十五日由綏返幷謁閻，報告晤各王公經過，閻當向徐商討剿共辦法。並連日召楊愛源，朱綬光，孫楚會商圍剿辦法。迄一日各路剿匪大軍經閻積極佈置業已竣事。日內即行總攻云。

綏境蒙政會大會閉幕

綏境蒙政會首次委員會已於二十六日閉幕，沙王致閉幕詞，石華嚴致詞，蒙會各會處人選已定。計（一）防共訓練委員會主席康王，委員石王，特王，車王，奇文英，（二）建設委員會常委圖王，噶王，巴總管，（三）財委會主

席鄂王，委員奇王，鄂總管（四）秘書處長阿王，（五）叅事處長沙貝子，（六）民治處長林王，（七）保安處長潘王，（八）教育處長榮祥，（九）術生處長孟總管，（十）實業處長額王，另設綏東四旗剿匪司令，由綏省府委二達密凌蘇龍擔任。

蒙政會之成立意義

該會閉幕沙王致閉幕詞，略謂：會議結果圓滿，各盟旗團結精神充分表現，此後竭誠推行自治，使睦鄰防共團結禦侮之大計，得有更優成績，仰副中央培植蒙旗鞏固邊圉盛意。石華嚴致詞，略謂：蒙會最大意義在防共，各委員負責會議情形，即可斷定將來必產生好結果。令後即分電林主席，蔣院長，閻指導長官，黃慕松，趙丕廉兩委員長報告，略謂：首次會議閉幕，所有一切防共自衛振興教育擴展交通等項均議定，將由各主管處努力邁進，用期固我邊陲，以副中央培植蒙疆之至意。該會並於二十六日電閻賀就指導長官職，至百靈廟員兵，離廟集合通電到京後，業由主管當局去電，囑其嚴守紀律，毋得發生軌外行動。並致電地方當局，飭令妥爲照料。至處置辦法，刻由當局縝密計劃。

國外

法國會批准法俄協定

法俄互助協定，卒於二十七日經法國國會衆議院以三五三票對一六四票通過，當即咨交參議員，參議員已於二十八日開會提出討論，大致參議院的通過，須延遲至四月總選舉之後。當衆議院正表決此項批准案時，突然有日本政變的消息傳到，於是一般人紛紛議論，東京事變或將激起俄日戰爭，而德國必襲俄國之後，果爾，則法國不得不出師助俄以抗德。法國「急進報」於述及日德間祕密條約事，謂俄日戰爭如果發作，德國將乘俄國之危，而作抗共之舉。如德國與日勾結而攻俄，法國其能不干涉之乎？故今日吾人益當聚精會神注重國防並鞏固集體安全云云。足見此項協定之成立，不僅關係歐洲，實際是與世界大局都有關係。德國於法俄協定批准後，即積進行兩種步驟，一爲結合意大利與波蘭並恢復與匈兩國之友好關係以圖結成與法俄對抗的壁壘，據羅馬轉來之消息謂：墨索里尼與駐義德使哈塞爾會談後，已獲妥協。如法俄互助協定經法衆院通過，義德當取共同對付行動。一般以爲德義與匈波蘭五國之集團，刻正在羅馬組合中。羅馬義當局與外交界亦均承認極關重要之祕密談判，刻正在進行中。聞哈塞爾與墨氏會談之後，駐義波蘭大使即晉謁墨氏，而後忽遽返國。上週與奧外長在法國羅倫士會談之義外次蘇維治，亦擬報聘匈京。此爲自義亞開戰以來，義國外交最可注目之恢復。另一方面希特拉並發表談話，載於巴黎倫敦各報，謂將直接向法國提議接近，並警告法國如不理會此事，則將發嚴重之結果，這顯然是迫法國放棄親俄之外交。但法國方面，對此亦並非持有堅決的態度。據路透社巴黎訪員電：法國各報對此提議，抱懷疑態度，而對於希忒拉所擬直接接近之條件，尤不能無疑問。法國係願於下述條件之下，進行德國之提議，（一）德國復入國聯，（二）德國限制軍備，（三）整個尊重中歐之現狀。可見將來接近之說，亦不全無可能。同時英國方面疑懼德國果眞恢復萊因軍備，必將引起歐洲和平的急劇破裂，英外長艾頓因此準備在出席國聯會中與法外長佛蘭丁詳談適當解決辦法。茲將法國會通過互助協定之經過情形詳紀於次。

法外長之演說

自法俄互助協定提出國會後，連日經各黨份子演說辯論，極爲激烈，至二十六日外長佛蘭丁，特出席國會發表演說，予以總答覆，演詞甚長，歷二小時始畢，結果得左派各黨

及中央之大部份熱烈擁護，演說大意如次：



佛蘭丁

自一九二〇年以來，法國政府所持之政策，即由集體安全之途徑，向維持和平之目標以邁進，蓋以集體安全者，亦即國聯會所懸之鵠的也。歷屆政府，雖有嬗易，而此項政策，始終不變。至於法俄互助條約，則除德國之外，一切國家，莫不報之以同情態度。良以此項條約，並不軼出國聯會機構之外，而又公開聽任各國加入。且本條約之兩簽字國，業經同意，凡國聯會所可提出之建議案，均當加以遵守，故與歐戰前之攻守同盟，實不能相提並論。至若一般批評者，謂一旦東歐有事之秋，法國受此條約之約束，勢將牽入漩渦，則答之曰，當一九一四年大戰之始起也，爆發之動機，初與吾人風牛馬不相及，（指奧國皇太子被戕之事而言）其後英美意等國，若均持自私與孤立之主張，則均袖手旁觀，不加入吾國方面可也。是則訂立互助條約，與牽入戰爭漩渦，初不能混爲一談也。佛蘭丁所作結論，尤爲動聽，要求各議員勿將國內政制問題，與外交政策羼雜爲一，譬如意大利政制與蘇維埃政制，背道而馳，然意俄兩國，邦交輯睦，固昭昭明甚也。

通過後交參院

二十七日晚衆院開會提出表决，結果以三百五十三票對一百六十四票通過，即咨交參議院討論，因參議院係在反對派前首相拉佛爾領導之下，故預料其反對力必更倍於衆議院，政府方面因欲在大選之前通過參議院，外委會二十八日開會，二十八日晨佛蘭丁特邀外委會主席貝爾耐格商討提出程序加以商討。二十八日上院外委會開會，主席貝爾耐格報告與佛蘭丁會談內容。據稱：關於外交政治問題，尤以日內瓦談判以及上院對於法俄協定批准案應取之步驟等，均已交換詳細意見。外委會當將貝氏報告加以縝密討論，貝氏復將法俄協定未簽字前之一切最重要外交公文，向外委會陳明。前總理兼外長拉佛爾亦將其親自進行法俄協定之談判情形加以報告。最後外委會決定下星期一指定報告員後，再逐條研討，批准案於星期三向上院提出，總辯論約在三月十二日云。

法俄協定內容

法俄互助協定共分兩部份，一爲協定，除序文外，共計五條，一爲議定書，共計三條，茲摘要紀次：

法蘭西共和國與蘇維埃聯邦爲鞏固和平，保證國際聯合會盟約之實施，並訂結歐洲協定起見，特簽訂協定如下：

法俄互助協定

第一條，法俄兩國相約，倘遭歐洲國家威脅時，應立即相互諮詢，依照國聯會盟約第十條應行採取之步驟。

第二條，依照國聯會盟約第十五條第七項，倘法俄兩國未經挑釁而遭侵略時，兩國相約立即相互援助。

第三條，國聯會盟約第十六條規定，會員國不顧盟約第十三條第十五條之規定而從事侵略者，應視爲對國聯會全體會員國犯罪，遇有此種情形，法俄兩國相約，立即相互援助，如依照盟約第十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規定，非國聯會會員國從事侵略，而以法俄兩國爲其侵略目標時，則法俄兩國亦相約立即相互援助。

第四條，本協定對於國聯會爲保障和平所應採取之步驟，不加以制限。

第五條，本協定簽字後，應由簽字國政府迅速批准，並向國聯會祕書處登記，第協定有効期間定爲五年，在滿期以前一年內，倘未經簽約國之一宣告廢止，則本協定無限期發生效力，但嗣後簽約國得於一年前預先通告廢止之。

法俄議定書

第一條，依照本條約第三條之規定，如國聯會行政院依盟約第十五條通過解決爭端之建議書時，則簽約之一方負有義務，須按照行政建議書準備向他方立即援助，爲此簽約國商定遇有此等情形，簽約國應共同行動，使行政院在所必要之迅速時期內提出建議書，如行政院未發表建議書，或建議書未獲一致通過，則簽約國相互援助之義務仍適用之，簽約國復商定本條約所規定之互助約束係專指簽約國一方之本國領土實際遭侵略時而言。

第二條，簽約國商定本條約所載明之條款，如與簽約國一方所負担之條約義務相抵觸而足使一方遭受國際性質之制裁時，則該款不適用之。

第三條，簽約國相互承認在相當時期，經簽約國相互同意後，得自由參加性質相類之各項協定直接或間接參加，則視適宜情形以定之，參加此項協定以後，則各項協定所產生之約束，應代替本協定所產生之約束。

簽約國政府聲明本協定係由從前迭次談判之所產生，從前迭次談判會謀成立一種安全協定，而將東北歐各國如蘇俄，德國，捷克，波蘭及鄰接蘇俄領土之波羅的海諸國，悉數包含安全協定之內，此外更須由蘇俄，法國，德國訂結三國互助協定，規定三國之一國侵略另一國時，則其他一國應對被侵略國加以援助，此種協定雖爲簽約國所繼續期望，然至目前爲止，各方情勢迄未容許其成立，爲此簽約國商定法俄互助協定所規定之約束，僅得在上述三國互助協定之範圍內適用之，又法俄兩國曾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訂結互不侵犯條約，此項互不侵犯之約束，並得推廣，以期普遍適用，爲此如簽約之一方遭受侵略，而從事侵略者非上述三國互助協定內所開列之國家，則其他一方在發生衝突時，對於該侵略國家不得與一切之援助。

各國輿論表示

協定通過之後，蘇俄輿論自然大爲迎歡，法國輿論亦大致表示滿意，惟柏林方面則肆意抨擊，茲將三國之論調選述於次：

法報批評

哈瓦斯巴黎二十八日電：法俄互助協定，自經衆議院表決批准之後，左右與中央各派報紙紛紛加以評論。其中中央派「小日報」，左派「共和報」「新紀元報」「人道報」等均熱烈表示歡迎。右派「巴黎迴聲報」「日報」「民友報」「法蘭西行動報」則猛烈加以抨擊。小日報載稱，「東京事變爆發之際，日本對於蘇俄所抱野心，愈益顯而易見，同時德國自最近數星期以來，對於蘇俄亦以惡聲相加，法國衆議院乃於此際批准法俄互助協定，而以有力之聲援，給予蘇俄，此在蘇俄當局自必知其可貴，所望該國能永誌不忘耳。」新紀元報載稱：「衆院用以表示愛好和平之願，莫善於此舉，而集體安全制度之組織，苟不成立，則堅固之和平，即不可得，亦由衆議院表而出之。人道報載稱：「衆議院既以壓倒一切之大多數，表示其志願，參議院亦必通過之，而外間反對法俄互助條約之宣傳運動，乃爲之破碎無餘。」又巴黎小報評論下院批准法俄協定情形時指稱，此約批准時，未經下院全體議員一致贊同，此與過去法國與外國所締公約之批准情形，略有不同，但無論如何，當票決前各黨議員對於該約之議論，見仁見智，盡皆發揮無遺，反對者雖大聲疾呼，仍不能阻止大多數投票贊成批准，故不能謂非政府一大勝利。

俄報評論

莫斯科二十八日塔斯社電：蘇俄報紙社論一致歡迎法下院批准法俄協定。

消息報評

德報掀起之所謂包圍德國之喧囂，實爲事先企圖掩飾德國現正施行並擬強化之侵略政策，法上院愈早批准

法俄協定將使德國愈明白其恫嚇並不能震驚任何人，惟當德國明白此項事實時，彼始能接受理性之辯論，彼始能見事態之變化以使彼加入集體和平制度。蘇聯政府亦如法國政府，欲與德共度和平生活，並不擬阻礙德國合理和平要求之滿足，且准備幫助之。法下院拒受德國恫嚇，實爲鞏固歐洲和平一積極因素。其尤爲重要者，即該協定批准之時，正遠東最冒險之軍事法西斯集團正圖毀滅一切報□戰爭傾向勢力之時是也。此時歐洲和平之鞏固，亦爲遠東和平鞏固之一積極因素。凡歐亞以及日本本身內爲和平而奮鬥之一切勢力需要最密切之合作，不顧冒險軍閥之陰謀，以期保持歐亞之和平。蘇俄將决心沉寂繼續其和平政策，並正從事於聚集一切意願保障和平之勢力。此種政策實非所以專對付某國。

眞理報評

法下院已通過批准與國際之和平堅壘，蘇俄爲合作再進之鞏固，並拒絕走向孤立之路，即反動右派所徉擁使走之路，此派反對法俄協定之堅强，恰如侵略勢力，尤其德國法西斯主義者之秘密使者。現發生於日本之事件，顯示反對法俄合作之宣傳，即日本仍繼續辦理者之自何方而來。此宣傳已失敗矣。現國際事勢充滿對全球各國之偉大震驚，在此種情形下，反法西斯勢力之團結及準備實際遏止戰爭危險所有國家之合作，對於人類命運有特殊意義。由此以觀，法俄協定實爲集體安全和平之鞏固問題一眞實有效之解答例樣云。

德報抨擊

哈瓦斯柏林念八日電：法俄兩國互助條約批准案由法國衆議院通過之後，此間政界人士並不表示驚異。國社黨國外組主任羅森堡頃宣稱，德國人士以爲法國衆議院此舉，足以招致最嚴重之後果，所望該國參議院不致蹈其覆轍云。德國各報皆發抨擊之論調。日耳曼報謂此將爲決定命運之舉，德意志日報謂法國已取嚴重之步驟。波爾森報謂法國決定擁護布爾扎維克主義，其餘數報或謂法衆院此舉乃關係存亡之決議，或謂法德邦交將因以惡化。

英國意見

哈瓦斯倫敦廿五日電：艾頓外相本日在下議院發表重要演說，中有一段，謂英國對於包圍德國之任何企圖，均不願參加云云。負責方面，加以評論，謂此語足以代表英國人民一般情緒。但若德國在歐洲方面現所推行之政策，繼續無已，則結果所屆，勢將自陷於被包圍之境地，此誠英國愛莫能助者也。爲德國着想，苟能重返國聯會，即可自動側身於集體安全之林，必如是，始可與英國輿情相適合也。

其他小國

哈瓦斯羅馬尼亞京城念八日電：法俄兩國助條約批准案，昨由法國衆議院通過之後，此間政界人士，印象甚佳，以爲此舉乃係法國維護歐洲和平之一明證，按俄羅兩國，現亦進行互助條約簽訂事宜。

哈瓦斯華沙念八日電：法俄兩國互助條約批准案，昨由法國衆議院表決通過之後，此間負責人士以爲：此項條約，對於法波兩國現行同盟條約、不致發生影響云。

德國內部論調

哈瓦斯柏林念九日電云：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之機關報「德意志民衆觀察報」登載評論，說明德國經濟各領袖對於外交局勢之見解，字裏行間，對於國社黨外交政策所可獲得之結果，暗示懷疑之意，並以婉言向當局建議，請其更變外交政策。此種論調發自國社黨內部，故甚堪注意，其言曰：「德國重整軍備之後，聲威得以重振固矣。但此重振之聲威，已在何項限度之內，而爲吾國外交政策所摧毀，此則不可不知之。」德國頃已被人包圍，此可於三項重要理由見之，一即法俄互助條約。二即英俄兩國相接近，英德兩國關係，趨於冷淡。三即小協商各國在中歐與巴爾幹半島所行政策，以法俄互助條約而言，影響所及，羅加諾公約勢必加以修改，德國於此，原可表明和平意旨，而向他國重新提供保障，以爲交換條件，並可與英法兩國重行談判，締訂天空公約，但須德國之平等權利，受人承認，而意阿爭端能以切實解決耳。「意大利如果獲勝，則其

經濟金融，亟須他國加以援助，自必與英相接近，英國則因亞非戰爭結束之後，無復危險可慮，自亦樂於為之。」又以英俄兩國關係而言，英國所行之帝國主義政策，務望俄國勿從中作梗，並願在歐洲維持和平，以為對日衝突地步。」至日德兩國業已締訂政治協定，或締結軍事協定之說，該報亦復加以否認。謂英國若在原料分配上，以若干利益給予德國，則德國對於英國某種策劃，必且樂觀其成，此層英國終必見及之。蓋以德俄兩國經濟脣齒相依，其邦交自可歸於正常之途，則歐洲方面不致發生事變，亦屬英國之利。又以捷克總理霍德柴而言，此君雖在巴爾幹半島大施手腕，但自捷克以至黑海，苟欲組成集團，而為他國包圍德國政策作一臂助，實亦難於成事，特德國不可不加以警戒耳云云。

艾頓外交之活動

英國在歐洲之外交地位，既甚重要，同時亦甚危險，稍有不慎，非僅歐洲和平局面破裂，同時其自身蒙受之影響尤大，新外相艾頓於二十五日發表演說，陳述彼所抱負。對於海軍會議之談判，因上週間義國為表示反抗國聯之制裁，聲明拒絕簽字海約，致一時海會幾行將解體。後又由艾頓提議僅由英美法三國成立海軍協定，另外再由英國與德國間簽訂與此條約相同之英德條約，德國在此項條約下，亦將其造艦程序通告英國，此種手續係專為遷就法國，打銷法國異議而出。據倫敦二十九日路透電：法國代表已接得本國政府之訓令，惟其繼續締結海約之談判，惟法國之簽字，仍須附有保留之條件，但總屬難關業已打開，仍可繼續進行也。至對義制裁及調解義亞戰爭事，本週間義亞之戰爭，亞國異形不利，尤其自北路前綫大敗退之後，京城動搖，雖亞皇認為真正戰爭方才開始，企圖鼓助人民作最後一戰，然而大勢已不允許，且倫敦方面又有新和議案提出，亞國將重遭瓜分之命運已決。據哈瓦斯倫敦三日電云：每日郵報駐日內瓦訪員宣稱：亞比西尼亞國皇帝二日會有極重要牒文，送達倫敦，當由英國政府轉寄外相艾頓。亞皇牒文，聞會聲明願與意國談判議和條件，而以意國保有所佔各區域為談判基礎，並要求英皇愛特華八世居中調處。又羅馬二日電：非官場方面消息，意國預料亞皇不久即將遜位，由太子登極，然後與意國議和。倘亞皇不允遜位，則預料將有某強有力之亞國將領出而廢黜亞皇。至於和議條件，將為亞國割讓所有現被意軍佔領之土地及南部若干區域，意國則將尊重查那湖區之英國利益及京吉鐵道之法國利益，一俟新皇即位，亞國當由國聯保護云云。以一列強環伺壓迫下的弱小民族，能傾全國之力與義國拚戰半年之久，今雖卒不能支，然吾人於表示悼惜之餘，猶不勝其致敬也。意茲分別詳述於次。

英國會之外交辯論

艾頓自就英外相職後，於二十五日晚第一次在下院發表關於國際情形的重要言論。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講義亞問題，第二段陳述其對義亞爭議未有直接關係的若干事件之意見，第三段泛論一般國際情勢，說明英國不得不增加軍備經費之原因。艾頓此番言論，係於下院辯論外交事件時而發表者。反對黨領袖吉密士首開辯論，責備政府對制裁事件，優柔寡斷，主張政府宜努力使油禁立即實現，並停止以畜牲棉花等物繼續供給侵略國。繼自由黨辛克博亦表示贊成上述主張。謂美國縱不參加油禁，亦必須實施，而煤鐵銅等亦應禁運，務期完全斷絕對義之經濟關係。保守黨阿梅立獨持特論，則勸政府勿盲從制裁，宜就事之利害，而勿就懲戒義國之觀念謀取解決辦法。工黨領袖阿特里表示大失望，謂政府對於國聯事件舉棋不定，不能使全國有一致之趨向。英國增加軍備之案件，勢將提出。最後外次克蘭波結束辯論謂：制裁現漸發生效果，義國出口貿易已大受打擊，英國在地中海之舉動，純屬防禦性質，英國既擔任集體安全，英國言行相符，實為和局所可依賴之最大保障。繼謂全世界現皆感受不寧，獨英國為中流砥柱，吾人應使此砥柱堅固安穩，英國重行考慮之軍備，其理由在此云。

外相艾頓演說全文


艾頓

艾頓之演講詞，首先追述前事，謂在戰事發生後之十日中，意國被國聯行政院諸國宣判爲侵略國，而此判詞後，復爲大會中五十委員國所承認通過，於是設立委員會，提議對意實行之辦法四條，其成績之可注意者，爲進行之迅速，而非迂緩。調整委員會與小組會所擔任者，爲籌議制裁之艱難工作。金融事件之制裁，與意國出口貨之拒絕，當然莫能即求其實施有效，此乃顯然可見者。其目的在逐漸以他國之購買力，代替意國之購買力。查平時意國對國聯會員國之輸出，佔其總輸出額百分之七十，今侵略國在外之購買力，自因制裁結果而大縮減。處於此種地位之國家，當然能就其所有金準備與國外匯兌之所許，繼續在國外採辦。惟在此種事態中，該國資金自必迅速減少，終必有完全喪失其購買力之一日。試觀意國近來之努力，可見意國今已深覺制裁之重要矣。

戰事的影響，係連接的與累積的，終必有重要力量以達到國聯之主要目的，主要目的爲何，則停戰是也。國聯現所考慮者，爲物品的制裁，而此物品接濟之源，大都操於非國聯會員國之手。在渠觀之，油之制裁，與他物之制裁相同，亦必須以同樣標準判定之，即其實施可否襄助制止戰爭是，因制止戰爭乃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各國所共有之目的也。故各國政府必須以此種精神研究之而後決定之。至於如何決定，渠不能有所陳說，因國聯會員國政府，刻正慎重研究專家報告書，今尚未完畢也。英政府已行其所能行者，以便利此委員會之集會，該委員會能決定愈早，則與事愈爲有益。同時英政府在原則上並未拋棄其關於油禁之原有決議，亦未取消其與國聯其他會員國對於議決事件採行集體行動之決心，英政府之政策，仍爲對於侵略維持穩健而共同的抵抗，英政府之任何決議，當以國聯盟約本身之精神爲依歸，非至和約簽定時，不容有示弱或退讓舉動。吾人不可因國聯非萬能者而遂挫弱，吾人對於國聯之擁護，國聯雖不能成就任何事件，但未嘗不能成就許多事件，在過去十八個月內，國聯威信大增，而權力亦隨威信以俱來。今固有人視國聯爲危險物，但凡稍知外交事件者，則今日未有視國聯爲無足道者。國聯有兩種性質，一爲如警察之消極任務，一爲如調解者與和事老之建設工作，二者決不相同，一般人極所期望者，在獲見意阿爭議之美滿解決耳。

艾頓發言至此乃追敘去年九月國聯行政院所指派五人委員會研究可使各方面滿意的解決基礎之報告書，謂不幸該報告書之條款，當時未爲意政府所接受。但自英政府觀之，此報告書仍可爲今後調解之根據。渠覺在國聯進行制裁時，國聯究抱有何種目的，此誠不可不說明之。制裁辦法雖爲吾人全體所不歡迎，然爲達其目的之工具，其目的在依照國聯原則成立解決，而使雙方有耐久的尋常關係耳。渠希望五人委員會之報告書不爲人所忘却，亦不爲人所擱置。據英政府之意見，重開和平談判之適當地點，厥爲日內瓦，因該處空氣最相宜也。他日渠往日內瓦重行討論制裁事件時，渠當以下院之完全同意發明白切實之言論，聲明英國朝野固願積極會同他國實施制裁，但尤願首先獲見意阿間在公平基礎上恢復和平。

艾頓次述及國聯盟約修正之建議，謂今非修正盟約適宜之時。次乃涉及原料問題，謂政府甚願隨時研究霍爾爵士前所言及之殖民地原料問題，惟此終非消除百病之祕訣，此問題至爲複雜。

艾頓最後泛論國際現局，謂在大戰十八年後，各國復遭遇種種可怖之問題，與一九一四年前所遭遇者脗然相同，當使世界集合運用之智力，失其功效。今日政治家最急切之工作，厥爲覓取遏止戰爭再見之有功效的智力，英國若欲參加集體安全，則有二條件爲必不可少者。

（一）安全制度應眞正集體而有權力足懾任何侵略者之野心。

（二）英國在此制度中盡其充分職責之政策與武力，應十足有力與堅決。

艾頓繼謂吾人於重行聲明贊助國聯與集體安全制，要當明白分別此種政策與包圍政策，英政府所欲者，爲在集體安全制中克盡厥責，而不欲參加包圍行動，軍備經費，今不得不大增，此層實可扼腕，但此計劃中實寓有安慰。蓋重整軍備，以固集體安全制，實重整軍備方式之最廉價者也。艾頓末謂，今因各國之好意殊乏信任，而恐怖復四面來襲，吾人實不得不重整軍備，逐漸增固集體安全制，實爲消除無端侵略的恐怖之唯一途徑，必俟各國皆知無論如何，侵略行爲得不償夫而後已云。

義亞戰爭將告結束

義亞戰爭自義軍在北路獲得大勝後，軍事進行遂極順利，同時國際議和之空氣復趨濃厚。

和議計劃

據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云：最近有義國參議員巴齊尼其人，因私事到英，奉義相墨索里尼之命，對於義亞兩國議和新計劃非正式試探英國政府意見。義國駐英大使格蘭蒂本人雖未參預其事，但亦未始不知情也。據外交界消息靈通人士聲稱，關於議和新計劃，二十五晚曾舉行非公開談話數次。

至關於義亞兩國議和之新計劃，正由關係各國從事研究。一般人以爲義國對此項計劃，極願加以考慮。墨索里尼且已遣派人員以私人資格，前往亞國，與亞皇開始接洽，俾雙方談判若果歸於失敗，義國方面仍可加以否認。

按此項新計劃主要原則，乃將一九〇六年英法義三國對亞條約與國聯盟約所規定之義務與以融和，應有以滿足各方願望。其概要有如下述：（一）義亞爭競，當在國聯範圍內從事解決。（二）亞國土地若干部份得讓予義國，義國當以款項酬謝之。（三）亞國鑛產，得用他國資本技術開採，所獲餘利，以一部份撥歸亞國。（四）凡屬阿姆哈利克區域即亞國本部，其主權仍歸亞國國皇保有之。關於第二點，義國所可獲得之土地，即（甲）北部比魯與德魯兩地，（亞國前所征服之地，與義屬伊里特里亞接壤）（乙）南部奧加丹波朗與西台摩三省、或與英屬索馬利蘭或與英屬根雅接壤，但義國當以款項報酬亞國、此項計劃，並主張亞國以東部沃薩地方即法屬吉布的港至亞京鐵道綏新里之地讓予法國，而以毗鄰英埃蘇丹之地讓予英國。此在英法兩國亦當以款項酬報亞國，最後又主張亞政府當在國聯管理之下，發行一種公債，其基金即以礦業盈餘充之、並由國聯代爲保管云。

戰事近況

另方面前線戰況，北方亞軍二十八日再度開激烈戰爭後，全線潰退，爲唐比安境之第二大戰，衆所視爲阿國門戶高九千呎之阿巴阿拉奇，顯已爲意軍未流血而佔有。意大利全國爲之歡忭。墨索里尼命各處於星期日懸旗誌慶。

羅馬一日發表公報，謂伊利特里陣線之亞將加薩軍隊，已受重創，刻在奔潰中。又據路透亞京一日電：非官場消息，安太洛阿姆拉奇大路西二十哩之杉姆萊河沿岸有劇戰。意軍由東前進，加薩與慕魯埃泰之軍隊現與之對抗，徒手肉搏，聞雙方各死數百人。同時意軍以重砲轟擊山中阿軍之地位，但阿軍執刺刀衝擊數次，使意軍炮隊無能爲力。並聞唐比安區已發生更劇烈之戰爭。

又路透阿斯瑪拉一日電：據北路陣線意軍中路透特別訪員郝姆電稱：加薩將軍已遭平生之大敗績後，現率殘衆向西南逃亡，加薩之部衆四萬人，已被分爲數股，向各路逃竄。二月二十八日加薩撤其駐烏沃克山之軍隊後，昨復回攻，雙方鏖戰多時，阿軍因覺爲意兵兩縱隊所包圍，奮命向那里沃山隘奪路而進，但爲意軍所阻，遂紛紛潰竄，現信加薩將軍之敗北，將大有影響於阿國內局。因加薩以北阿元老聞名、富敵阿王，其威望爲阿國任何政治家所不及，至阿將賽雄星期五日雖聞駐於其出生地阿比阿狄，但目下行蹤不明，是役意軍參戰者二萬人，死傷者千人，阿軍死千餘人，追逐敗兵，前爲騎隊之責，今以飛機擔任此役，甚爲得力。

亞京動搖

另據二日哈瓦斯阿國京城電：全城已充滿恐慌景象，人人咸恐戰事迫近首都，流血之慘，即在目前。但考潑脫派教會的勸告民衆，宜各力持鎮靜，關於戰事情形，皇宮中人以爲眞正戰事現方開始，此後階段，即爲全局勝負所決之緊要關頭。連日開往南路西達摩省之援軍，不絕於途，瑞典紅十字會救護隊，自在沃加丹區域被炸之後，現已改組就緒，隨同出發。一日爲一八九六年阿杜亞城大敗意軍四十週年紀念，大教堂中，舉行儀式，以誌慶祝，皇后亦親臨參加。意國飛機多架，二日飛往意軍所佔領之地帶散發傳單，用意大利阿姆哈利克與蒂格里三種文字繕就，備述阿軍敗績情形，曉諭阿民，咸使聞知。並謂「意國飛機，現已迫近阿國京城，空軍所至，汝等莫之能禦，吾人此來，係以文明畀予汝等，使汝等咸享富足繁榮，汝等若能張臂歡迎，視吾人如良朋，則房屋教堂以及妻孥吾人自當秋毫勿犯。非然者，大軍一至，玉石俱焚矣。」觀此情報，可知亞比西尼亞王國之大勢已去矣。

國聯開會決定調解

國聯大會十八國小組委員會二日午後四時十五分，舉行非公開會議，結果對於意亞爭端，決進行一種新和解，此殊非一般人意料所及。開會後，主席葡萄牙代表華斯貢賽洛斯首先發言，謂本屆會期所討論者，係（一）關於實施制裁專家委員會所提出之報告書，（二）以煤油，鐵，鋼生鐵四項物品，列入禁運清單問題。嗣由瑞典代表韋斯特曼，以實施制裁專家委員會主席資格，將報告書所提出之結論，摘要敘述。法國代表外交部長佛蘭丁，波蘭代表科瑪爾尼基，及西班牙代表阿里文三人，繼起發言，各就本國實施制裁情形，有所陳述。佛蘭丁嗣又提議，對於意亞爭端，作最後一次和解企圖，請十八國小組委員會，係與十三國委員會（即國聯會行政院所指派擔任注視意亞爭端之發展情形者）並行合作。「十三國委員會於本年一月二十三日開會時，曾經決定，苟有機會，足使意亞兩當事國在國聯盟約內較易成立妥協者，決不放過。」渠今主張，禁運煤油問題暫緩討論，俾俟十三國委員會對於意阿爭端應否提出議和新方案之問題，加以研究之後，再行計議云云。英國艾頓外相，主席華斯貢賽洛斯及其他大多數委員，均贊成佛蘭丁之提議，當即予以通過。

艾頓發言

艾頓外相於贊成佛蘭丁建議之時，發表重要宣言，謂十三國委員會工作期間，不應過於延長，而十八國小組委員會，同時仍當繼續研究現行制裁辦法應如何促進之問題，至於英國，則贊成實施禁運煤油辦法，若十三國委員會工作結果，卒歸無效，則只須國聯會會員國中出產及運銷煤油各國願與英國合作，英國即準備迅速實施禁運云。華斯貢賽洛斯當允將佛蘭丁與艾頓兩人所提建議，送致十三國委員會，一俟十三國委員會工作結果，有所決議，即當召集十八國小組委員會云，至

是，西班牙代表阿里文以十三國委員會主席資格，召集該委員會，於三日午前十一時決定。

英國發表國防計劃書

哈瓦斯倫敦三日電：關於充實國防計劃之白皮書，三日晨業已發表，其內容注重五點：（一）關於海軍部份：主張在一九三七年度，開始建造主力艦多艘，用以代替陳舊之艦，其他各軍艦，仍當使之現代化，巡洋艦當添造若干艘，以達七十艘之數。其已列入一九三六年度造艦程序者，計有巡洋艦五艘，航空母艦當添造若干艘．驅逐艦與潛水艇，當逐漸予以替代。其他小型軍艦，亦當開始建造此外，海軍航空人員，當大量增加，海軍人員，當在一年之內，增加六千員名。（二）關於陸軍部份。主張增編步兵四團。現有各團，當配置最新式器械，今後後備軍當以單位名義，而不以部隊名義、作爲現役軍之後援。（三）關於空軍部份。主張新編空軍四隊，俾與後備軍合作。除海軍飛機而外，其用於第一線之飛機，當有一七五〇架之多。（四）關於軍火製造部份，國內各工廠，凡可製造軍用品，至今尙未擔任此項工作者，政府當與之分別接洽，並當採取適當措置，以防止投機與無故抬高價格情事。（五）關於國防經費部份。主張本屆預算案即一九三六——三七年度經常國防經費，得依國防計劃，要求增加，至下屆年度即一九三七——三八年度國防經費，較之本年度尤當增加白皮書並後對於國際局勢，有所說明，以爲國際局勢，並不危急，亦未見愈益嚴重，但英國當在集體安全制度之下，擔負義務，自須充實國防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二月廿六日起
至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止

二十六日　星期三

△東京發生暴力政變，內大臣齋藤，陸軍教育總監渡邊，藏相高橋均被擊斃。

△日大使有田八郎抵滬。

△西藏代表隆圖嘉錯抵京謁林蔣。

△陝共匪渡河入晉，石樓被圍。

二十七日　星期四

△日本舉行會議，籌措善後。

△宋哲元派石敬亭赴京謁蔣報告冀察政情。

△駐德大使程天放覲希特拉遞國書。

△法國衆議院通過法俄互助條約。

二十八日　星期五

△許大使抵京謁蔣，張後赴平。

△李滋羅斯自港返滬。

△蘇聯科學家巴夫洛夫逝世。

二十九日　星期六

△國府頒布兵役法，並定三月一日起實行。

△日皇下令討伐叛兵，叛兵已即日解除武裝，市面秩序恢復。

△北平軍警檢查淸華大學學生發生衝突。

三月一日　星期日

△日本岡田內閣提出總辭職。

△中蘇文化協會在滬成立分會。

△美國民衆舉行對日示威。

△英王總表即位後首次演說。

三月二日　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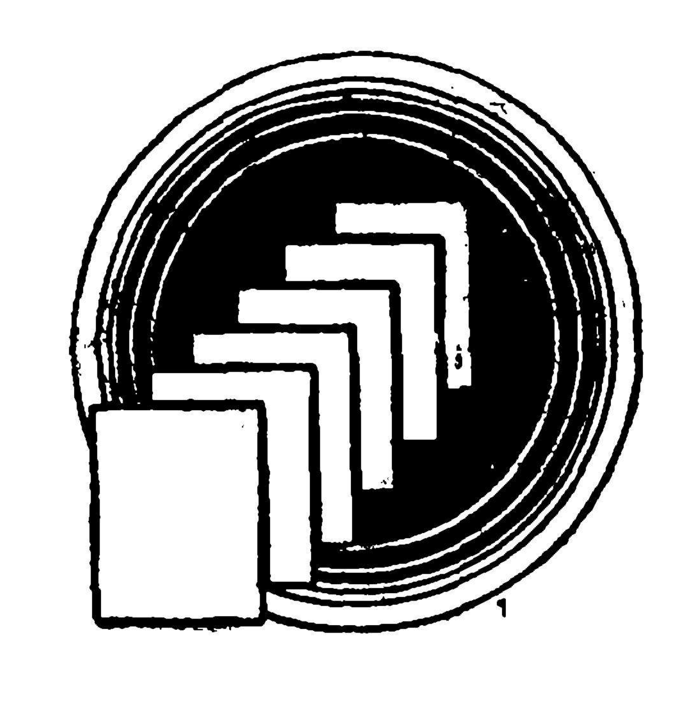
△晉綏靖公署召開軍事會議，決對共匪下令總攻。

△西園寺入宮覲見日皇。

三月三日　星期二

△日大使有田八郎晉京。

△日皇降命近衛文麿組閣，近衛拜辭。



論評選輯

日本總選舉後之政局

日本總選舉之最後結果，昨已判明，試推論其今後政局之動向，以資注意日本問題者之參考：

（一）此次選舉結果最惹注目者，爲政友會之慘敗，及社會大衆黨之增加。選舉之前，日本評論家多預測政民兩黨皆得二百席左右，政友會或稍多仍爲第一黨。乃結果政友竟大敗，其總裁鈴木在橫濱落選，尤爲意外。故此次民政之勝無足特論，而政友一敗至此，則足徵該黨在日本社會信望之特墜也。社會大衆黨，爲無產團體之惟一粗具政黨規模之黨，計自實行普選至今，第一屆無產各派共當選八人，第二三屆皆五人，此次社會大衆黨一黨得十八人，實爲空前之進展。蓋此次取締買票，確甚嚴厲，較便於無產者。社大黨魁安部磯雄氏，教育名流，以苦節負清望，本屆競選，所費只千五百元，即其一例，而主要原因，尤在大政黨人望之衰。雖然，論者勿誤會社大黨之進步，爲社會主義之又見流行，實則該黨近年與軍部之潮流接近，其本身雖非法西斯蒂化，而共鳴軍部政策，此亦其不受嫉忌便於競選之一因歟？

（二）民政黨既以二百零五席爲第一黨，加以昭和會國民同盟等之反政友團體，可形成絕對多數，此皆所謂現內閣之與黨。故本屆選舉揭曉後之第一層結論，應爲現內閣之勝利，是則論理上應爲政局之安定。雖然，此僅問題之一方面也。夫此次政友若大勝，其曾提不信任案之現內閣，當然辭職。今政府與黨既多數，內閣在三四月間之臨時議會，自可安全渡過，在此種意義下之政局安定，殆事實也。惟另有不安不定之必然的原因焉。其一：民政黨內原有兩種潮流。（甲）主張堅擁現內閣者，總裁町田屬之。（乙）主張政民兩黨大聯合改造舉國一致內閣者，新近入閣之文部大臣川崎卓吉屬之。而政民聯合，本數年懸案，此次選舉前，兩黨一部分要人，尚有此運動。今選舉既竣，勢將復燃。其二：現內閣之椅子分配，現已情勢不符。昭和會者，出身政友會之望月圭介等三大臣，因政友主張倒閣，而脫黨留任所組之政團也。今總當選二十人，而有大臣三焉，勢豈可久。大抵民政將要求增閣席，否則政民聯合如成功，或以兩席畀政友，而爲昭和留其一。要之現閣至少須局部改造，乃其本身組織上之必然的歸趨。所不可知者，昭和會大臣與政友之關係，本藕斷絲連，其變化如何？與夫民政黨本身之維持與改造兩派歸趨如何？且政友願否加入，政黨以外之勢力作何策謀？是否將來只就現閣而局部改造，抑因改造糾紛而至內閣破綻？凡此皆今日所不能武斷，即日本論壇亦無有能作確切之豫言者矣。

（三）以上就日本政界紛糾混沌之人事問題，爲極粗略之敘述矣，今將進論其大勢。夫日本政局，最不易理解者也，蓋政權交替，並無常軌，政治中心，難於把握。方觀察政局已安，而忽見意外之顛覆，或推論內閣必倒，乃竟爲意外之延長。往例多矣，今日尤然。今者所謂非常時也，五一五事件以來，政黨不爲政治之重心，然指導勢力之軍部，亦並不能負其全責。所謂元老重臣，亦只消極補苴，無積極負責之勇。以政策言，兩大政黨既失其鮮明立場，而軍部自身，議論亦未臻統一，關於內政上，尤其只有概念而無辦法。至於政權背後之金權階級，則一方謳歌軍部對外發展之成功，一方又甚畏一部分少壯軍人反財閥主義之得勢。現內閣者即存在並繼續於此諸種矛盾交錯之中，而有其必然的意義者也。現時日本大勢，並無變動，故就政治的意義而論，總選舉後，不論內閣如何，其內外政策，當無顯著歧異。昨日東電，軍部方面，已有組織強有力的舉國一致內閣之呼聲，但實際推演，須事實作證。意者軍部果能有完全指導大勢之自信，則可演至更迭內閣，但已否決心，則不可明，軍部重鎮是否已具統一之意見，尤爲先決問題也。至於就現閣改組，更動閣席，則與現狀，殆實質無異。日本評論家或推料岡田內閣，已近兩年，本年六七月間，殆不免變動，繼任者將爲宇垣及近衛。此自有可能性歟？至於就中日關係言之，日政局如何，影響甚少。以目前言，則現閣之暫得小康，較便於外交上談話之繼續，然亦無所謂樂觀悲觀之可分矣。（錄二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陝晉間之軍事形勢

最近消息，陝北共黨一部分約八九千人，由吳堡延川縣境渡河來晉，侵入石樓中陽等縣，詳況尚不明。

陝北數月來迄在嚴重狀態，惟共黨之軍事的企圖如何，迄不明瞭。今一部渡河矣，然是否其主力之作戰計劃在此，仍爲疑問也。陝北軍事，姑分兩部分敘述。共一：延安以南，即王以哲軍等担任之方面。該部在鄜州甘泉，曾兩度受挫，共黨亦多所死傷，其後成相持狀態。近所知者，延安甘泉兩城，皆在被圍，道路梗阻，糧運不通，而共黨亦無攻勢。去冬盛傳共黨將南侵，距西安較近數縣，曾震擾一時，但爲第十七路軍所阻，旋又寂然。其二：延安以北，即八十四六兩師及晉軍担任之方面。計現時道路可通者，只榆林至綏德，榆林至府谷兩段。米脂綏德至河岸之道路，則時通時否。去冬時，戰事中心在延安南，上月則一股攻橫山以迫榆林，而府谷神木境本已粗安者，近又復燃。綏德以南以迄延安，則全在不可究詰之狀態。中間清澗城尚在，但被困已久，消息莫明也。總之，陝北全境，極爲混沌，東境沿河岸千餘里，早已大半爲共黨所據，西境鄜甘肅各地，亦多失陷，惟中間西安榆林大道，存要城若干所，鄉間則不可問，而北出蒙旗，南近關中道屬，亦匪蹤出沒，時張時弛。陝北最大都會之榆林，兩月來亦漸受危脅，自八十六師長井岳秀氏之逝世，情勢尤爲不安。計一年以來，始而晉軍赴援，繼而東北軍加入，而結果情勢日劣，依旬月來之觀察，春暖之後，軍事上將必更有嚴重之變動，最近一部分入晉之訊，蓋變動之第一步矣。

共黨之實力與共企圖究竟如何，此甚不易明者。蓋論正式兵力，共黨實甚微弱，共主力不外徐東海毛澤東及固有的劉子丹諸部，合計當不過萬餘。而陝北奇窮，衣糧兩缺，毛澤東經川甘而來，徐東海亦爲弃疲之殘衆，據前線確報，其疲困之狀，有超越想像者。其所以猖獗坐大，乃因陝北地形複雜而遼闊，及劉子丹有多年赤化農村之基礎，而官軍各部欠缺敏活一致之動作，亦自爲共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以陝北軍事之規模，遠遜於川西，而嚴重性則過之。共黨在川西無基礎，在陝北則根柢頗深。十年培養，三年戰鬥，農村大半已爲共同化或裹脅，官廳不能衛民，只有相率附赤。故以今日論，共黨究有若干實力之問題，恐無人能解答，以附赤人民之數不可計也。至關於共軍事上之企圖，嘗有數種觀測。曰：侵寧夏，曰：犯伊盟，曰：南襲關中，曰：東入晉境。此數者，皆嘗有類似之形勢，而皆未實現。大抵共黨正式兵力，既小而疲，故亦不敢輕用，

數月來在陝北各地之戰鬥，多爲伺機而動，非有固定計劃。而共黨用兵，本慣作疑陣，聲東擊西，不易捉摸。最近渡河之報，似證明其目的在東進矣，然又安知其非疑陣耶？抑或者彼等極困於物資，將欲渡河大掠而復歸巢耶？此皆待證於未來，今尙不易判斷者也。雖然，由此可證明一點，即山西河防之不可盡恃。蓋山西年來早注意於河防，沿河渡口，常常封鎖，致杜絕陝民逃難之路，商旅運貨，亦極艱難，去冬盛倡沿河防共以來，各縣戒備，尤爲緊張，人民之保衛團，亦多成立。蓋晉當局預期陝共或有渡河之事而防之，而今仍不免潛渡焉，則可知河防之可恃而不盡可恃矣。論者須認識兩點，則可知陝共渡河之非異事。第一：山西兵力本單，去年以五旅援陝後，沿河駐兵尤少，千里之間，數千人耳。以此守河，原非易事。第二：山西對岸之各地點本早爲共黨範圍，如此次渡河地之延川，赤化已數年，兩地相望，一河之隔而已。是以陝共渡河，在年來本爲隨時可能之問題，在共渡不渡，不在防不防也。

然則今後之趨勢如何？曰：近者小者可知，遠者大者不可知。何以言之，就共黨尋常的戰略利益論，此次渡河，應無重大企圖，易言之，應無持久計劃。蓋兵寡勢單，不堪深入，一敗之後，歸路亦斷，此殆非彼等所願也。軍事上目前可注意者，只一點：即此次渡河地點，近軍渡之渡口，此爲援陝晉軍之根據地，恐共黨企圖，在斷河西晉軍歸路。近日以內，晉當局如不能控制局面，恐河西晉軍，將受影響，因而陝北軍事，將受牽動，此所謂近者小者之可推測而知者也。然而有不可知者，則近數月來整個的共黨，在政略上已有重大變化。蓋不復言否認私有沒收土地之陳話，而集中於抗日之煽揚，且拋棄專政之口號，今在華北毗鄰防共空氣之中而有此渡河入晉之事，其意是否不顧利鈍而自動的迎頭接觸此一大問題，則不可知矣。未識我國地當局負安陝晉收拾局面之計劃何如也。（錄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自救自亡不能混淆！

自所謂「華北事件」解決後，至今未及一年，中央爲便利對日外交，先後已頒三項重要法令，均有其歷史上不可忽視之意義：一爲去年六月十日之「敦睦邦交」令，一爲十二月二十日之京滬漢戒嚴令，一爲本月二十日之「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因敦睦邦交令之施行，各地數年來存在之反×一切團體，連同黨部組織之團體在內，悉被解散，人民言論出版之束縛，變本加厲，較前更爲嚴酷。同時某方並未因此而稍戢其野心，冀東察北之事態，靡不照其預定計劃，逐步實現。而一般國民，義憤難抑，亦未以政府決意敦睦邦交，放棄其愛國之天職，故全國青年界文化界風起雲湧救亡之運動，乃應運而生。中央過慮，深恐各地請願威脅國家安全，突將京滬漢三地同時宣布戒嚴，圖以非常手段消弭××運動。邇者復頒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揆其動機，要亦不外如是。然則中央意旨，似非至全國民衆一切自發之××勢力澈底熄滅，決不快意也。

中央於每次頒令取締××運動之時，均有正式或非正式之解釋。大抵不謂免貽對方以侵略之口實，即謂應防止治安之破壞，不謂反對政黨從中利用，即謂愛國應守國家紀律。吾人對於此類理由，在原則上固不能絲毫加以非議，但在此類理由下中央所實施之取締政策，則不能不促其重加考慮。蓋以上數種顧慮，既可作爲政府施行最嚴峻法令之理由，則勿論人民欲圖救亡無此權利，即一舉一動皆已失去獨立國民之意識。譬如有人提倡國貨，當爲國民最合法之行爲，然因此舉客觀上爲拒用外貨，亦有貽人口實之虞。若再對當局之施政，爲文微表不滿，即有以文字方法「鼓煽異動」之嫌疑，再若共黨引證此種文字，於共宣傳品中，則又負「受共黨利用」之罪矣。是使人民絕對屈服之政策也，此種政策，將不止於消弭民族解放之行動，直等於將亡國奴之精神，貫注於國民心理中，人民不待國亡，即可具備政府所賜之亡國奴條件矣。

或謂政府對於人民自發的一切運動，因恐超越其統馭能力以外，故必加以取締，而政府本身愛國救國之誠，固不後於民衆，且年來軍政經濟交通文化種種設施均有一定之計劃與準備，第不能輕於張揚，且在準備未充以前，當然需要人民嚴守紀律，對於政府絕對擁護。此種論調附和者甚多，然大都非眞知政府確有如何如何之準備，不過想像政府當能如此，同時以之爲個人消極苟安心理之一種慰藉而已。政府救國事業之策劃，任何人不能武斷謂其必無，然國難日益嚴重，政府之設施，就吾人所能耳聞目睹者而言，不過建設江南幾條公路，各地植樹運動，推行尙力，禁烟工作亦頗積極，此外新生活運動，蔣院長雖稱之爲「救國運動」，但未收實效。至於切實培養民力，建設物質精神上之國防，則不見有任何重要之表現也。最近中央發言人指示輿論界之救國途徑，不外兩端：一，肅清赤匪餘孽；二，應具眞正奮發沉着之精神。此兩端在中央政府，吾信其必能言行一致，然以之說服人民，則未必有效，蓋中央數年來集中全力剿匪之結果，外患不但未能減輕，且日益加重，足見剿匪爲一件事，救國爲另一件事。至於「奮發沉着」，尤使人民有茫然無物之感。舉此以言救國，徒與不敎人民救國等耳。

以言紀律，吾人尤不勝痛心！夫國家民族之最高紀律，應係保障獨立，維持主權，無論官民，均應視此爲神聖不可違犯之紀律。然而政府諸公果能以此最高最神聖之紀律自繩乎？吾恐國家內奸，民族叛徒，在政府姑容豢養之下者正不知凡幾。在此根本紀律掃地之國族中，尙欲以「違反紀律」咎責民衆，烏足令人折服乎？

是以吾人認爲政府對於人民救亡運動之對策，終有重行考慮之必要也。（錄二月二十四日北平晨報）

愛國無罪！

歐洲有些國家的新憲法規定政治犯不得處死刑。政治犯當然包括一切政治思想政治主張與現政府不相容而謀顚覆政府的人在內。共產黨是要消滅國家的，他們當然要顚覆國家。然而他們依然是政治犯。根據這種憲法，他們亦不得處死刑。換句話說，政治上革命的人固無論他要國家或不要國家，是不得處死刑。這種調子在中國或者太高了！我們如今只請求政府給人民這個最低限度的權利：愛國無罪！

人權，身體保障，思想言論集會結社種種自由，這一切，我們且咬着牙關來犧牲。我們今日卻懇切的向政府——中央與地方政府——要求這個權利：愛國無罪！須知政府是國家的機關。國家沒有了，政府是不能存在的。愛國有罪，人民不敢愛國。到了舉國的人民畏罪而不敢愛國，國家必亡。國亡而政府亦隨之而亡了，所以今日中國救國之道，中國政府自存之道，最少要做到，愛國無罪！

我們懇切請求政府當局注意，今日中國已到了『愛國有罪』的局面了。這不止說外鄰壓迫我們的愛國運動，使中國人民處在『愛國有罪』的環境。政府目前許多行爲，例如目前許多取締愛國運動的法令亦使中國成了『愛國有罪』的局面了！

不久以前中央宣傳部發表了一篇告國人書，指摘上海及北平的文化救國會，認救國會是有背景有作用的團體，智識階級不得盲從，否則，嚴加懲治。本月二十一日國府又明令頒佈維持治安緊急辦法，用意固在維持秩序、

防止暴動，然而影響所及，又足以妨礙社會上一切救國愛國運動。本月二十二日行政院又特令教育部禁止平津學聯會活動，當然又是取締學生愛國運動的法令。對平滬的文化救國會，我們是局外人，該會有無背景，我們不得而知，我們不敢妄加辯白。對一切學生團體，我們無資格參加，我們更是局外人，那些團體有無背景，我們更不得而知。我們更不能妄加辯白。我們却不能忽略這些事實：平滬救國會會員中許多是社會上或大學裏有聲望有品格的學者教授，他們愛國心是眞誠純潔的。青年學生們從事救國運動者，他們絕大多數的愛國心，亦是眞誠純潔的。姑假定這一切團體，這一切運動，誠如政府所言，是有作用有背景，是爲少數人所操縱把持，然而政府這種籠統的取締的法令與行爲，實足以造成一個『愛國有罪』的局面，使一班眞誠純潔的愛國國民，對『愛國』兩字亦望而生畏。

在我們看來，當局們對社會上的智識階級及青年學生們，亦缺乏認識。想操縱想利用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者，固有人在。倘認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都能爲人操縱利用，都肯被人操縱利用，又未免過分輕視了他們。這一二個月來，政府當局費如許心血，首都訓話，領袖演講，對這班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勸告引導，無微不至，如此，尚不能得到他們的充分諒解與團結，彼少數有背景有黨派者，果有何項祕術與手法，對社會上一班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可以隨便操縱，可以隨意利用？政府這種見解，老實說來，把少數人的手段看得太高，把政府的威望看得太低。把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們的個性人格，又看得太輕了；

我們更願懇切的奉告當局，『操縱，』『把持，』『背景，』『利用』這一切名詞，實足以激怒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這種名詞當局用得太多太濫，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的反感愈大愈烈。政府當局對一切參加救國運動的國民，倘能首先承認他們意志的眞誠與動機的純潔，再用眞誠純潔的態度與之研究共同救國的途徑。這樣，即不能得到積極的合作，亦能得到消極的諒解。倘動輒加以刺戟的名詞，再加以操切的手段，結果，恐怕前此不肯爲人操縱者，眞歸於操縱，前此不肯爲人利用者，眞歸於利用。到了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受疑過深，被激太甚，眞肯爲人操縱利用，政府雖然加之以刑罰，臨之以軍警，恐亦無以善其後了！

我們更願誠懇的奉告當局，在今日中國環境中，首先應體驗絕大多數國民的心理。只有黨人是愛國，非黨人即不愛國。只有政府當局知道愛國，社會小民不知道愛國。這類主觀過甚的見解，足以激動極大的反感。『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黨外黨內，在上在下，果能用這種眞誠去求諒解與團結，國或有救。倘認愛國救國的工作，一切必自我出，他人必處在『愛國有罪』的環境，國事前途，將不堪問。

我們更願誠懇的奉告當局，目前智識階級與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是久被壓迫的情感的宣洩。這種情感，讓他在正當的軌道上流露，是民族精神的振作，是青年意志的奮發。對這種情感，倘當局不能善爲引用；且復加以壓迫，全國造成『川壅必潰』的形勢，共黨對人民，將更投瑕抵隙，有所憑藉了！請看今日多數青年的思想，是個什麼樣子的趨向！

我們既然是國民，愛國是國民的責任，更是國民的權利。擾亂秩序，破壞紀律，應受取締。籠統的取締一切救國團體，愛國運動，這不是維護秩序，保持紀律的善策。我們今日只有向政府當局懇切請求：萬般有罪，愛國無罪！

（錄二月二十五日天津益世報）

日本之暴力政變

東京昨早發生五一五事件以上之大事件。其經過詳情，善後辦法，因日本檢扣新聞，尚無詳報。在本文撰稿時所知消息，大概以路透社爲主。惟事件之主要事實，業已略明。即昨日清晨，駐東京之第一師團一隊（據路透消息爲三千人）突占總理大臣官舍等處；岡田總理大臣，高橋大藏大臣，（昨夜最後所見日陸軍公報謂僅負傷）齋藤內大臣，教育總監渡邊大將，皆遇害，最後聞牧野前內大臣亦生死不明，事發後近衛師團奉命彈壓，秩序恢復。其首領據傳爲大佐野中。東京當即宣布戒嚴令，其後不詳。

本事件之性質，與五一五相類而重大過之。即五一五時，爲少數陸海軍下級將校及一部軍人以外之人，臨時組織團體，實行暴動，犬養總理外，尚有被襲者，惟以人少，未達目的。昨晨之變，則爲現役軍官率領正式軍隊一部分之行動，其目標似在對於元老重臣及內閣領袖爲一網打盡之計，軍部首腦，亦受狙擊，政治最高幹部一時死數人，誠空前未見之慘劇也。

五一五時，出事後，即發表，此次迄昨夜十二時尚未得見東京發出之正式消息，同盟社電訊，惟報告已向第一師團下戰時戒嚴令一事（最後已見日陸軍省公報但甚簡。）此可知問題重大，更超過五一五。惟因此使各國關心之人，不獲早聞事變善後之方法，殊可惜也。現在根據所知事實以爲判斷，則（其一）無論昨早暴動之人數及規模若何，其行動目的，即在製造政變，而非叛亂性質，目的既達，秩序自然恢復。昨午消息，東京業已平靖矣。（其二）問題善後，甚關重要，昨日東京檢扣新聞，大抵因此。即繼任內閣之任命與事件之處分，皆須緊急決定，而其事復皆有複雜困難之性質也。

至於對本事件之具體的考察，宜待全部事實大明之後。惟在現時已有可言者：（一）五一五事件以後，本尚有數次陰謀之敗露，只以變阻於未然，其事遂付諸祕密。是以昨晨之變，其結果雖驚人，而由年來日本一部分社會思想之險惡論，則固隨時可有，並不足異。所異者，近月來日本報紙方盛傳軍部統制之已臻强化，而又覩此次之巨變，使世界論者，不知日本少壯軍人於政治之急進，究到如何程度？及懷抱激烈思想者之究有若干勢力？與夫日本究如何始能維持國法軍紀之常軌？因而甚憂疑不解於日本畢竟何所之也。（二）近年之日本情形，殊不能以常理常法論。如五一五事件，處罪之輕，即出於外國人之逆料，永田事件，今方在公判中，爲相澤辯護者，仍甚有力。此次之事，據昨晚日陸軍省所發表，謂『青年將校等襲擊之主旨，在以際此內外重大之時局，元老重臣財閥軍閥官僚政黨等，將破壞國體，故欲正大義以擁護國體』。讀此可以知軍部目前對本事件之態度。（三）日本政治上之善後方法，現尚不明，一般外國論者，殆將冷靜注意日本輿論之歸趨及其力量，然後據以判斷日本之前途。誠以據世界之普通觀點，此種暴力行爲，斷不能達到改革政治之目的，日本久爲法治國，今如是焉。而此次遇害諸人，皆爲輔弼重臣，高橋尤負內外之望，衡以東方的忠君愛國之義，日本輿論，果對於此次事件作何批判？以及其批判之有何種反響與效果？皆將爲世界論壇所注意者歟。至於由隣人之中國言，中日甚近，糾紛正多，而關心日本，實亦較甚。吾人聞此兇變，惟有代爲抱惜。同時則願日本今後之政治家軍事家，與其專馳心對外發展，勿寧先整理內部！因日本國民所宜憂者，不在外而在內也。

（錄二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東京兇變之國際觀

東京兇變之善後，迄昨晚尚無確聞。（一）行兇者昨仍盤據總理大臣官舍，據聞正在談判，將許其回營。（二）內閣後任尚未定，呼聲最高者，爲近衛公爵。現閣閣員，在宮中辦事，以待繼任問題之解決。（三）陸軍領袖昨早會議，與解決時局有關。東京於昨曉三時特任戒嚴司令官，一般秩序已照常。（四）昨知高橋仍以傷重殞命。而西園寺牧野倖免於難焉。

本案發生，世界震動；各國論者，多慮日本此後，對外更强硬化，極端化，尤推料對俄戰爭之迫近，俄京觀察，亦傾於悲觀。茲將專就此點，加以考察。

第一：吾人不盡同意，日本對外關係因此即有急遽變化之觀察。其理由：日本國策早已決於軍部，而軍部主張早爲絕對積極。即所謂元老重臣，主旨上無反軍部者，最大不過在方法上有所進言而已。而事實證明近年日本之行動，業爲充量進展，其未做到者，皆經對國際的軍事上經濟上打算而然。是以即令今後日本政局之變動，恐如實行暴力政變者之意，殆仍據現在之打算，繼續本來之强硬與積極，事實上恐無更急遽之變化歟？

第二：從國際影響論，本事件自與日本不利。此無他，英美俄等，本已得嚴重的恐日病，其對策只有埋頭擴張軍備，餘事不談，談亦敷衍而已。最近日本甫有調整外交之空氣，而又出此巨變，一般西人腦中，勢必更認日本國家爲不可思議，尤其對日本軍人，更感恐怖矣。且國際相與，皆以政府爲對手，其判斷一國之政情政策，皆首重其國政府領袖之言動。各國之重視日本外交者，聞此兇變，能不茫然若失乎？彼等今日對於所認爲代表日本之政治領袖，方根據其言動，以定己國之對日政策，進行其對日外交，而同時不知此輩領袖之生命，能否保至明晨，則尚有何眞摯的外交之可言乎？無論如何，此當爲日本之重大損失矣。

第三：本案如何處理，及政局如何善後，各國朝野，自極端注意之，因藉此可略明日本自身之如何演進也。關於此點，西方觀察，或與吾人不同。如昨日盛傳將以近衛與荒木眞崎合作組閣，西人一聞荒木眞崎之名，或即目爲極端派之勝利，實則亦不盡然。察日本今日，欲收拾時局，安定軍心，恐實有使荒木眞崎登台之必要，眞崎受一般青年軍官之同情，恐尤不可少。然要之此爲日本內政問題也。至就對外而言，林川島當政，並未表現緩和，斯荒木眞崎再起，又安知其必格外猛進。要言之，日本乃支配於一種大勢，軍事領袖，不過順大勢而推行，是則較得一般激烈軍官信仰之人，反較易於駕馭矣。惟新閣對此案、果如何處理？實可注意。蓋可以表示日本今後對法律對軍紀對道德人道之究極觀念如何，因而於外交上亦將有最後的決定的影響也。

第四：由中國言，中國感覺利害，較其他各國尤切，但我國凡稍能深思之人，當不視此次之兇變，在目前對中日關係有特別之影響。何則？中國對於所謂積極强硬，已慣聞慣受，只有自守一定限度，並不問對方內部如何變遷也。雖然，有一種感想焉。中國人較深切注意於日本之文化及思想，亦較易理解之，此與一般西人不同。吾人若置中日關係不論，而專研究日本已身，則以爲若此次之變，與日本已身關係甚大。誠以日本現行政制，乃據憲法而來，憲法爲明治帝欽定，而前日被害諸人，或在憲法上有輔弼之重任，或爲宮中近臣，直接君主。且其人多爲明治以來之勳臣，又不犯法瀆職。今少數軍官擅殺之，而自稱爲彰大義護國體焉。日本傳統思想之精華所恃以維新建國者，今已非復在東洋文化中所可理解之正常的解釋矣，其禍其福，日本國民應能自辨之。

（錄二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維他賜保命有強壯身體抵抗疾病戒除烟毒之功能因其所含維他命與荷尔蒙及各種名貴之有機質素有天然生理治療作用。後列主治各症均能百無一失。冬令中如常服用。尤合滋補其靈效持久遠非任何同類製劑所可企及也。

男女主治

神經衰弱 未老先衰 腰痛背痠

腎虧遺精 臟弱失眠 糖尿軟骨

肺病貧血 胃呆便結 經水不調

白帶宮冷 產後病後 戒除鴉片

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乙亥九月下澣五日義甯師挈眷招同息厂丈蘄水陳氏兄弟及若木木公病樹飲便宜坊復遊陶然亭邂逅緝之劍秋兩丈人仲虎蔭北味雲彤士諸先生分均得士字

蘉庵

江亭一勺水觴詠集朝士卅載違登臨負此風物美吾師義甯叟老健忘耄齒宣南便宜坊鴨炙入刀匕九月霜天高沽醉扶杖履招攜盡徒友家人雜婦子酒罷戀寒陽賞舊復茲抵入門獲吟儔謀野契幽旨孤峙溷埃氛寂照瞰朝市時聞商籟哀坐覺秋氣侈肆志猶吾曹遺世聊自詭靈光炯巋然嘉會書在紙

乙亥九月廿三日鳴社秋禊郁餐霞居士招宴於舊龍門院宴畢且偕游豫園因賦

子言

鳴社二十年郁君敞高宴會者五十人文辭書畫彥其地曰維何龍門舊書院餐英發古思採薪誤道斷（謂豫章陳君甘簃因疾未至）筆乘著青鶴（陳君著有青鶴雜志）咫尺儼汗漫秋禊共留影誰某他年辨宴罷適豫園周李肯偕玩（周君辨西李君拔可同游）郁君奮前導紆迴過高殿香烟祀秦公循吏久列傳別院矗假山仕女紛游散經行九曲橋修飾何輝煥卻憶潘氏墅石洞蟻穿貫荏苒十年餘重來景物換（余甲子春曾游潘園石洞）

擇廬招同水西莊作重九分得立字追念持約泣然成詠

什公

高秋水畔看雲立李侯一柬羣賢集肯將勝踐讓龍山盪胸爽氣催新什蟫香公子雛鳳姿當年曾共新亭泣酒醒搔首看中原眼底何人更收拾

纕蘅先生寄示黔中九日詩依均奉和

惕三

別後音聞久家寥一篇佳詠寄江皋頗憐黃菊同詩

瘦誰識黔山得地高大患江河防水瀉哀鳴鴻雁向
風號時非盛會都生感雅社南中憶酒豪

讀吳漢槎秋笳集　子威

雪花如掌撲邊城竟作投荒萬里行身世翻爲科第
累丈夫未免女兒情（王倩娘題驛詩爲漢槎所記）歸來塞上文姬
拍悽絕軍前越石聲腸斷江南吳祭酒一歌中有淚
縱橫（梅村悲歌贈吳季子爲漢槎也）
穹廬斗大話吳門（集有同陳子長坐氈帳話吳門舊遊詩）漢月沈沈夜
色昏此是昔年行戍地來招未死醉吟魂江山刼後
詩無價草木風前淚有痕（杜詩萬國兵前草木風）我亦遼陽舊
羈旅忍看朔氣莽中原

輓何肖雅文　公渚

老事懸時望隨流付達觀潛郎名進士饞守舊清官
（張老贈聯有十五科前名進士二千石裏舊清官）聞見張三世沈冥感百端
飾巾頻諱疾一瞑得心安
政以衡廬著詩偏盩厔名罷官無長物說士見深情
心法呻吟語端居偪仄行禮堂書晚定堪與慰生平
袖海聯吟社瞻衡對寄廛過從屏車馬氣類惜夔蚿
烏帽二千石狐裘三十年熅燖隅坐景淚盡虎賁前

爲有　釋堪

爲有他生未報恩淚泉流及此生溫相逢莫問靈和
柳蕉萃猶人向白門

玄武湖書事　樹人

荷花路窄僅容舟曲曲隨波自在流得入綠雲人不
見釣筒時認一竿收（用飲水詞句）

早發杭州　一桐

小住湖濱澹世情去來孤客一身輕廉纖朝雨鶯啼
柳似向征人唱渭城

水調歌頭（秋痁未已僵臥空齋忽憶明日已重九矣擁被賦此依東山體）　鐵尊

明日是重九僕病未能游臺城囘首一年容易促新
愁（去歲穰蘅疚齋諸君相約會于臺城之豁蒙樓）霜徑黃花逾瘦惻惻沈陰
依舊淒斷異鄉樓欹枕憑消受別夢遶扁舟　問何
人傾濁酒拭吳鈎暮潮如吼甯無麈扇到中流門外
風馳雨驟堂上翩翩雙袖歌舞若爲酬飈館吟難就
塵路老宜休

慈光寺登文殊院道中　潭秋

嗚復韻午溪入山路猶淺慈光一仰視峯高聳彌顯天都疑頭角蓮劈開籀篆（蓮華峯皴法甚奇）窈深雲門崿宿霧尙舒卷一徑趨天門石勢狠欲剌立鐵五百尺拏空出雲棧勇貫兕甲破猛搏生羆鬱饞舌蠻君搖玄杳鬼伯眄何必閻羅壁面對始驚喘縋幽下巖溝務面逼雄巘巨崖疊空游如冕亦如輦賭擲恣一決項釜紀侯甗蛙贅捫暗趨狠跋胡自踐翻騰學狙玃匍匐終黽勉一線漾天光橋危驀仙趼蛇行文殊洞方慶松招展歷險吾已熟茲途特生撰僧堂坐愕眙柏髮換衰鬒

瓊臺雙闕　旡咎

天台諸山誰最奇就中瓊臺推第一中天懸居羣仙座烱若祥雲捧朝日六鰲驤首隨祖龍萬壑無言聽鞭辟靈峯忽裂湧雙闕對峙森如鬼斧壁陰陽離合生神光不辨雄青與雌碧烟緞層叠布綺繡草樹周遭狀戈戟霓旌風馬時往還霧牖雲窗自開闔左瞰龍潭下無底氤氳水玉交相激谷應山鳴轉若雷石梁以外誰能敵我來取道從桐柏杖策威夷度林隙初疑開朗是平原不道嶔崎在山脊岩懸壁斷徑路絕百丈坑（土人呼作百丈坑）深罕人跡倘從此地出奇兵降卒望風尤股慄徐公書生亦英勇（邑人徐阜石近年始依山修磴以利升降）鑿險縋幽用全力磨沙劃石結構牢暗數雲梯若干級棧磴盤縈起天半捫蘿附葛嗟噫昔世路何方無險巇艱危所貴能親歷地底歇鞍重仰望猙獰虎豹當關立金庭只合列眞居月下呼龍夜吹笛鳴玉琤琮流九折霜楓夾岸秋容寂大好溪山入畫圖丹青待染寒柯筆（同遊闓）吾曹昨日苦風雨負此重陽甯足惜劉郎洞口期再來好向桃花問消息

酬纕蘅寄睎九日韻幷致懷想　枝巢

題柱相如未寂寥雍容車騎出晴皐蘆笙跳月猺風變竹杖通郵漢節高鷙鳥淸秋思遠覽候蟲入蟄笑寒號王恢莊蹻皆英物輸與文翁事最豪

哭有壬　秋岳

琨玉秋霜志不移謀身拙遂蹈孤危殺機坐促神州裂徵抱眞甘叔世疑獨夜相懷如見訣愛河自汨亦良癡夢回莫憶甘村路疣盡琴聲咽酒悲

悼季剛　子威

四海彌天一箇身平生膽有骨嶙峋蕭條文物誰名士寂寞江山幾個人死向白門原得地生留絳帳已成塵南來與子三年別笑貌聲音記逼眞

輓有壬　釋戡

阿兄負笈共青春弟畜還親似玉人遺烈早鍾謀國器清徽無愧克家身悠悠毀譽操生死耿耿忠勤有愛瞋歲晏甘村風雪路高山流水韵成塵

次和子威寄懷原韻　蟄雲

詩酒千場似夢過朅來杯酌亦亡何九秋衣染燕山雨一葉書傳楚水波歲月將愁欺客鬢江湖雖好欠漁蓑西風淒雁聽都慣不信吟懷瘦許多

川原搖落入秋悲寗止平居有所思此地驚心成破釜幾人打刼趁枯棋狂歌送日無餘事倦眼看天又一時翻羨楚蘭芳佩結君山青處對搜辭

除夕看雪作　翼謀

開除二十四春秋摶取塡胸萬古愁膽有空名領燕趙更無勝策作孫劉啖人飽聽狙三芧禦敵難驅貉一邱老我書城乏勳伐張燈看雪獨登樓

喜雨　堯生

野陌山原廢早耕一冬無雪又春晴今宵卻領龜堂趣鐙欲成花聽雨聲

慶宮春　壽椽六十　君坦

粵澥名家聊園唫客舊京喜共尊俎玉雨縹緗金風詞筆郎潛風趣如許竹雲過眼湯回憶淸門纓組緌庭傳硯星渚歸槎舊時情緒　恰同玉局生年倦旅天涯芳尊勸舉鄉味南烹夢華西笑最羨明鐙春酹新霜栖鬢對闌曲黃花堪語爲君試詠槐屋笙歌菊坡金縷

凌霄一士隨筆

張二陵君近書示舊聞數則，遂錄如次：

光緒二十九年，袁大化在奉天東邊道任。俄國於庚子之役後，在東三省勢張甚，其駐兵武官，每盛氣以陵華官。大化不肯示弱，時有爭執。政府恐啓釁，遂擬將大化他調。會大化以明保入都引見，謁軍機大臣。時慶親王奕劻以外務部總理大臣兼軍機大臣領袖，問以日俄情形，大化卽言日俄戰事不久必將發生。奕劻問何以知其必然，大化曰：『日俄在東三省已成相持不下之局，目下俄人佈置尚未周密，日本不乘其準備未齊之時，先發制人，而待其佈置已周，坐失機宜乎？以職道之愚，尚見及此，豈明治伊藤之見解，反出職道下哉？』奕劻曰：『兩宮召見時，請勿如此奏對，緣外務部方奏日俄在東三省尚可相安無事也。』大化詞氣之間，頗不謂然。翌日奉旨調任福建興泉永道。既具摺謝恩，（道府此類謝摺，例由軍機處人代辦，酬以數十金；到任則不能如藩臬之專摺謝恩也。）卽傳旨迅速赴任，而未予召見。時道府州縣凡明保送部引見者，均召見一次，大化以邊缺道員他調，而不蒙召見，都中咸以爲奇，不知內幕中有此一段曲折也。歲杪日俄之戰果作。

清制，言官得風聞言事，苟無納賄徇私情事，雖不採納，亦無過，間有獲咎者，重者降革，輕者回原衙門行走。光緒丁酉，侍郎徐致祥以浙江學政任滿，續簡安徽學政。御史王廷相條奏時務，對此有「貌似優遇，實則屛絕」等語。旋奉旨謂：『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該御史輒以偏見窺測，殊屬不勝言官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廷相原係由編修遷御史，遂仍官翰林。戊戌，文悌以參劾康有爲由御史回戶部，未幾政變，以知府用旋簡河南開封遺缺知府。廷相以詩三十韵送行，有云：『我心方鼠戚，世變竟蟬聯。伐鼓爭扶日，封章直訴天。分宜金鎖伏，猶許玉堂旋。』自言前事也。又云：『身爲朝望繫，家有祖功綿。此行殊戀闕，預計到歸田。』

文悌爲費揚古後裔，留別詩有「此行臣擬五年歸」之句。

言官職司糾劾，保舉則懸爲厲禁。猶憶光緒甲辰，廣西會匪猖獗，廣西提督蘇元春，以縱匪釀亂被劾獲重咎，革職拿問，時下走方供職秋曹，見御史徐堉條奏，以蘇元春未便置身事外，請飭該革員回廣西，戴罪圖功，疏成尚未入告，下走即以臺綱爲言，堉曰：『我此奏不過令其戴罪圖功耳，並非保舉也。』竟繕摺遞上。旋奉旨囘原衙門（禮部）行走。

同治三年攻下金陵後，馬新貽未幾由安徽布政使升浙江巡撫，以書通候先曾祖太僕公，並贈以表忠觀碑拓本。先太僕公復書，與之論政，大意有云：『歷朝皆以暴君汙吏激亂，本朝則聖君賢相，深仁厚澤，何以洪楊之亂，蹂躪十餘省，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歷朝失於嚴酷，本朝失於寬縱。即如秋審一項，已分情實緩決，情實之中又有「法無可原情有可貸」加簽聲請之條。彼良民既不犯法，又不爲盜，即使網開三面，亦無從沐此曠典。』又論曾國藩不應再令督師，（時僧格林沁方陣亡，國藩受督師剿捻之命。）謂宜令入值樞廷，兼充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則平章軍國，一則培植人才云云。旋得馬復書，謂：『所論高瞻遠矚，欽佩無旣，當據以入告，以副我兄救時之宏願。至關於湘鄉一層，固屬至當，然弟曾爲湘鄉僚屬，祇能存諸心而不敢宣諸口。』云云。

馬氏以表忠觀碑拓本贈先曾祖，並書有跋語如左：『按錢武肅之豐功偉烈，新唐書及五代史言之綦詳。綜其生平，才大志小，以不希非分爲家法。五季之世，中原鼎沸，吳越之民，不被兵禍者百餘年。因果家言，謂宋高爲武肅後身，未免附會，然其休養兩浙之功，良足多也。同治三年，新貽承乏兩浙，循例致祭地方先賢暨有功德於民者，覽錢王之祠宇，讀坡公之文章，覺非斯文不足稱斯題，又非斯書不足書斯文，覓工精搨，裝成四册，寄贈石渠二哥大公祖大人，並希鑒賞。抑更有進者，咸豐之季，石公典守吾曹郡，時髮捻北竄，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人心洶洶，莫知所底。石公到任後，繕城郭，蒐軍實，民以安堵。事平，敍前功，簡濟東泰武臨道，幷賞孔雀翎。由是而陳臬開藩，洊歷封圻，以福吾曹者福蒼生，是尤新貽所馨香以祝者爾。同治四年春日，如弟馬新貽誌。』

二陵之曾祖，諱文林，字石渠，道光辛卯舉人，以大挑知縣官山東，洊至道員，署濟東泰武臨道，有名績。卒後，大吏上其事，予邮贈。封邱何家琪爲撰「滙池張先生墓碑」（見「天根文鈔」卷三）銘詞云：「庸世以雜學而獨嚴于身，翦亂以重法而獨寬于民，烏虖古之人！」碑文中敍其在曹州府知府任內事云：

咸豐……十一年天子詔戶部侍郎杜翻練民兵于其鄉，

至則拔各鄉縣士者之悍者領保甲長。民盡輸錢于長,備軍需,田廢,催科無出,長恃勢因民以抗。官忿,上變,置諸法。當是時,先生以同知攝曹州府事,屬縣亦以變請兵。先生曰:『嗟乎!此粵寇所以起,數年破數行省千百城,殺億萬無辜之人,至今未已也。吾靡之,即變,誅其魁足矣,何兵爲?有罪知府坐之!』立馳諭變者:『曹州府知府張文林按汝境!』乘一馬車,役十餘人手鞭從。道遇變者刀而出,望見先生車,刀墜地。先生曰:『進!』皆膝而進。下車一一指之曰:『汝等罪也,當死。』變者齊應,聲震數里。半頃曰:『悔否?』皆悔。又高言曰:『天不罪悔過之人,今天子仁同天,知府請汝命;再,知府不汝活也。起!』皆起。

頗爲有聲有色。

馬新貽被張文祥所刺而死於兩江總督任,案情迄未大白,身後甚滋遺議,而其人由知縣累擢至封疆,竟繼曾國藩而爲兩江總督,當時極爲朝端所重可知。聞新貽雅有吏才,撫浙督江,頗有政績。震鈞「天咫偶聞」卷六有云:『曾文正公……之所不可及,尤在深識大體。江南甫平,即撤兵,講求吏治,興復典禮,大亂十二年,一旦平定,即能使民不知兵,一歸承平之舊,洵非他人所能及。……繼公督兩江者,爲馬端敏公新貽,承文正之後,威、望、不、及、文正,而、吏、治、過、之。時丁雨生(日昌)爲蘇撫,與公協力整頓,陋規悉裁,改爲辦公經費,以地之肥瘠爲等差,於是州縣不甚累,而道府之用亦足。又如保甲恤嫠育嬰,次弟修舉。江、南、吏、治,以、此、際、爲、稱、首,惜乎敷政未終而有被刺一事也。』蓋於其吏治極示推崇焉。(新貽之死,當時有疑及丁日昌者,爲一種誤會。)

× × × × × × × × ×

〔勘誤〕第六期二頁第三行「中城陳琴山拈走,」「走」係「定」字之誤。其他偶有誤字,文義可辨者,不一一更正。

為全國讀書界純粹服務者

大公報代辦部

◎函購簡章

(一) 總則

一．本館為便利國內外讀書界及學校圖書館團體機關等選購各種圖書雜誌起見特設代辦部於北平天津上海漢口等四大商埠以溝通文化服務社會為職旨

二．凡本代辦部目錄中所列之圖書雜誌均可委托選購其有委托採辦目錄以外之書報者得經本部審查倘認為內容不正當時本部得陳明理由婉卻之

三．本部代辦之各種書報其價格概照各原出版處實價發售並不另加手續費但優待大公報及國聞週報讀者起見如述明定單號碼者得受八折至九五折之權利倘遇有廉價特價預定預約等特種情形不在此例

四．凡委托本部調查書報內容或不易購到之出版物及詢問出版界情形等本部當竭盡所知詳為解答不收任何費用

五．凡向本部採購或預定各種書報雜誌概以現款交易為限

(二) 採購手續

六．購書人或收件人之姓名地址務請精寫清楚詳細開明於來信顯明之處國外應中西文字並列

七．採購之書報名稱著作人或翻譯人姓名價格與數量發行處等均須詳細開列如訂雜誌請寫明訂閱時期份數自第幾號起

八．信件請寄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大公報代辦部收

九．本部接信後將委辦各種書報於最短期間內由郵寄上定單發票一併附入務請注意如有餘款則寄還或給「函購存款證」以備日後購書時支用

(三) 寄款方法

十．書款可委托本館特約之各地中國交通上海等三大銀行匯寄不收匯費隸省信資匯時請查明書價填入本部特備之匯款單內江浙兩省以一百元為限其他各省以十元為限均免收匯費

十一．無上列銀行支行之所在地請向郵局購取匯票匯款單上請注明「上海郵政儲金匯業總局」付款送交「上海代辦部收」

十二．郵局不發匯票各地得以郵票九五折代用郵票以二角以下上海通用者為限污損郵票限省郵票印花稅票均不收用

十三．來函附有款項之信件請用堅厚信封固封加蓋火漆印章掛號寄遞如附有現款之信件須向郵局購取特製保險信封裝入納足郵票交寄為妥

十四．歐美及南洋各地可由銀行匯兌郵局國際匯兌如匯兌不便可附寄外國紙幣照上海市價兌用

(四) 郵費運費

十五．凡國內各省惠購本館出版圖書所有郵寄費一律免收(蒙藏新疆等除外)

十六．惠購外版圖書廉價書預約特價書雜誌等均照章收取郵寄費如遇有不能郵寄而須裝運者照收裝運費

十七．為郵寄穩妥計包件必需掛號寄發書價約在一元者每包另加國內八分國外二角五分香港澳門等一角五分如委信局寄遞送力等概歸購者自付

(五) 附則

十八．來信所購書報如未收到而來函查訊時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付銀若干書籍名稱前後具名一律俾便檢查

十九．各書寄出後除有缺頁裝訂顛倒者外概不退換如有遺失或被當地檢查機關扣留等情不負賠償之責

文藝

新世界

黃虎

一

老師望着他哭。

「往下背呀。」

「子曰……子……曰……。」喉嚨管像梗着什麽，吞可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來。

老師將書往門外一扔，臉皮漲得發紫。

元全楞着大眼，紅着臉蛋兒，橫實的矮身子，木頭似的栽在老師對面。同學們鴉雀無聲，二十多對眼睛刀尖兒一般的剌着他擠眉弄眼。

「嘻……嘻……」

誰個從嘴角上輕輕冒出陣笑。

金喜妮兒一眼礙着他嘴，一張舌頭往外一撩，一手在臉上抓了抓，那意思是說：好羞呵，連「學而」也背不來。元全眼盯着她，望癡了。

老師臉朝過一扭，戒方往桌上「叭」的一下，元全像吃了當頭一棒，猛的一跳。

「還不給我跪下！」

霹雷一聲，一籠馬蜂似的滿堂小學生齊嚼起來。

跪門坎，一天一回慣了，不覺得怎麽羞。尿呀，屎呀，都來得那末湊巧，你出我進，跨過門限，對他羞羞臉，算一泡尿撒完啦。

喜妮兒一脚踏過門坎。

「好羞呵」！小手指在臉上掃了掃，把屁股扭過來，照在臉上樣，又掃了掃。

「嗯……」他從鼻窩眼哼了聲：氣得慌，心又癢得慌。

很久很久，他就想她那個，還沒有對她說呢。她眞好，他心裏說。大脚鴨，黑辮搭，有紅有白的長圓臉兒。眼睛像冬夜的星星，有閃光。端端正正的鼻子，尖尖的薄嘴唇，上嘴脣中間有條小溝，怪輪整的，他不知道叫啥。臉是怪好看的，無論哭或是笑，只要嘴唇一動，兩旁就有兩個窩窩一陷。他越看越捨不得，嘴雖沒有吐氣，心裏却在想……同她說說，看可不可以，不忙；伸進頭瞄瞄老師；老師靠在椅背上擠着眼在養那個——養神。輕手輕脚的走到她跟前。

「幹嗎？」喜妮兒怕他是來打她，早先揚起了小拳頭。

「和你說說話——」壓着嗓子，一股臭味從他嘴裏吹出來。

「呸，好臭！」喜妮兒手握着嘴。他離開兩步。

「幹嗎？」喜妮兒又問。

「你給我……」話說到嘴邊又吞回去了。

「幹嗎呀？」

「你給我做媳婦兒，行嗎？」

喜妮兒嘴一抿，眼睛那末一瞅，像是說：撒泡尿把你五形照照吧。

「不要臉！」

元全像挨了一個耳瓜，臉上馬上發起燒來，楞了半晌，才沙聲說：「我……」下半截還沒有說出，老師在裏面叫了：

「喜妮尿這難得痾呀？」

喜妮兒假裝痾了尿，手摸着褲腰帶兒走進門來。

元全回到原地方跪着。心有點煩得慌，一對眼睛瞪着書，瞧不見一個字，一時惱上心頭，恨不得將書撕成粉碎。爲什麼教咱念書？元全一想起老師天天打他，就恨上了爸爸。爸爸爲什麼不教哥哥念書，端端教他念呢？他越想越糊塗，越糊塗就越明白：那是爸爸恨他的原故！念書難！要把那些字完全裝在心裏，世界上沒有比這再難的事了。學堂是一座監，教人一天到晚老獃在那兒，該有多末難受：他很眼熱那些沒有念書的人，他們不得挨老師的打，罰跪，隨便在坡上唱山歌，隨便在河裏摸魚，該有多末快樂呵。

二

太陽還沒有落下山，老師就放了學。湧出學堂門，一羣同學都圍着他，又[illegible]嚷，又是笑。有一個同學故意在他面前唱了起來：

「元全，元全，

一天跪一回門限！」

元全楞着眼，快要冒出火來。

喜妮兒揚起小手，也跟着人家唱了：

「滿天下的女兒，不給你作媳婦兒！」

唱完了故意的想氣他一氣：「不給你作媳婦兒，不給你作媳婦兒！看你怎麼辦！」

看看人家個個都嘲笑，臉簡直不敢抬起來，氣可是氣得慌，慚愧比氣來得更凶！沒法，只得恨自己命苦。

在路上一邊走一邊想，想着自己的身世，不由得人不心酸：咱今年十四，十四還是個單身漢，沒人愛，沒人憐，姑娘大姐兒都不給咱做媳婦兒。在學堂裏老師成日打咱，那條一寸來寬的竹板，該咱一人受！同學吧，同學都恥笑咱，好像咱是給他們開玩笑似的！這些想不得的苦，越想越教自己可憐得慌。

在家裏嗎？家裏教人骨子裏都是怕：爸爸成日喝着酒，喝醉了就發瘋，鐵耳瓜子好像放着咱臉上似的，不管有錯沒錯，喜歡打就打。媽媽呢？唉，媽媽起先到是很愛咱的，自從有了兩個小弟弟一個小妹妹，媽媽就不愛咱了。哥哥嗎？可別提起哥哥，提起哥哥，教人骨子裏都是恨氣！他二十三四歲，一點也不愛弟弟，成日烏喪着臉，怨媽媽不該養多了小弟弟。吃飯接弟弟的碗。提着棍子趕着打咱。夜裏；門角落，一邊狗窩，一邊打盹，沒人管，眞悽涼！假使有個媳婦兒，有喜妮這樣一個媳婦兒，咱不會這末苦的！可是咱愛喜妮兒，喜妮兒不愛咱，想來眞沒味氣。

「太陽照山坡……太陽照山坡……」

對門崗上，放牛娃高聲唱了起來，把元全的心神喚了去。

那是一條很長很長的山崗，灣灣扭扭像一條長蟲。崗是灰色的，年年生長着滿山的野草，讓羊兒去啃去嚼。太陽懸在天邊，放出一片紅光。兩個放牛娃站在崗上，夕陽在他們的後面，把他們身子很顯明的襯出，好像指頭兒對着燈光似的。羊兒爬在斜坡處，老遠只看有些白點子在動。元全獃獃的望着，他心裏像有扇鐵門似的豁然打開：呵！世界是多末大！唵家是多末小！芝麻大個地方人可苦得不得開交：哥哥爭家產，爸爸兒女慌。媽媽說，好兒不要爺田

地，有本事到世界上去混前途。他望着那兒寬大的境界，心中起了一種空想，他要在那兒造起一個新的家：你們都瞧不起咱！賭賭狠！總有一天敎你都投降！

「元全！快找鷄呀，白母鷄沒有了！」

他把目光移過來看見媽媽挺着多高的肚子站在田塍上叫他。

三

山崗上的新屋，門正迎着太陽。

廳屋裏明燈大亮，人亂鬨鬨。

鑼鼓在打，喇叭在叫，人都像被誰搔了癢似的亂撞，亂動，

「唉……喲……」

穿着紅長褂紅短馬褂，胳肢窩低溜着兩個大紅彩，眞高興死了！怎麽還不來呢？暈頭暈腦的走出來，藍的天，像一塊無邊無岸的藍玉石，暖和的太陽，晒得敎人骨子裏都發癢，崗上開了一片花，紅的桃花，藍的野花，紅就紅得似血，藍的藍得像火。

「噹……噹……」鑼響兩下。

「唔哪……唔……哪……」接着喇叭又吹了起來。

啊！花轎兒來了！

槍炮齊齊響了，一聲聯一聲！聯成一串珠子。

人，蛆似的擁起來。

花轎兒抬進堂屋，媽媽去掀轎簾，吃了一驚：

「呵喲！」

元全像什麽嚇了一跳，彎下身子去着。

「汪……汪……」一條小狗坐在轎裏。

「怎麽？」魂嚇掉了。

人都伸過腦袋來。

把眼揉揉再仔細瞧瞧：呵喲！敎人喜歡得心跳死了！紅布衫，紅褲兒，紅鞋兒，渾身什麽都是紅的一個小人坐在裏面。

「牽新娘兒下轎呀！」

「唉喲！哈……哈……」

人又在亂竄，亂笑。

昏昏沉沉又進了一個小房子，滿屋都是紅光，他心有點怯，做夢也沒有來過這闊氣的地方。

小兩口兒手拏着手，親熱的有點臊。出門來，天是藍的，太陽也是藍的。藍的花，藍的草什麽都是藍的。他很奇怪，這一些會變成這樣，這樣美，這樣快樂。

「你看，這都是我做的。」他指着藍房子說。

「多美啊！」她快樂的讚嘆了。

「你看前面那些房子都是我一手做的。」手一指又是一片藍房子。

「呀！你眞好！」笑的眼睛，喜瞇了縫。

他害臊了。

不提防是誰在後面踢了一脚，掉回頭，哥哥臉色鐵靑的站在背後，手提着大刀，叫聲不急，一刀落到大腿上。

「唉……唉……唉……」

他哼着。媽媽精着身子站在床邊，拳頭又在他屁股上擂了兩下。

「該死的東西，把鋪蓋一個兒捲着，敎他兩兒凍！」

元全睜開眼，迷昏半晌，才知道作了一場好夢。鷄已叫了幾聲。

四

夜靜得什麽都像小死。

淡白的月亮，帶着股寒氣從那樹枝上冒出頭來。元全坐在大門坎上，獃

獃的望着她心裏有一股酸水兒禁不住要往眼眶上湧。

他想着喜妮望着月亮。

屋裏全是黑暗，黑暗中有一陣陣怕人的聲音：爸爸的咆哮，哥哥的怨言，媽媽說嫂嫂不孝嫂嫂怨媽媽偏心。一家都是仇人，看來誰都像要殺誰，誰也不會和顏悅色的交過言語，可是一言語天就會陰，雷就會響，雨就會落。爸爸剛打了他媽媽剛罵了他，他們有氣總是在他身上出。他小，受委屈！假使喜妮這會坐在他旁邊，他定要把頭偎在她懷裏痛哭一場。

金大爺沒有兒子——這一想他心跳了一下。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咱去給他當兒子，他若不肯，跑在他面前哭，眼淚是頂厲害的東西，它可以使鐵心人心軟。金大爺心一軟，喜妮就會給了咱……元全不敢深想，越想心越跳得厲害。

「我哭！我哭着在地下打滾！」

他拿了股冒險勁兒去了。

月明照在田野裏，像打了一層白霜，到處都是白的。他走走停停。影子印在路上，像個什麼跟着他，他動，影子也動。他有點害怕，想擺脫，又擺脫不開。

金大爺門口有個影子來回的幌，元全站着望了一會兒，提了提勁兒往前走，又站住，狗子汪汪的咬了起來，於是又提起脚往回走。

「誰呀？」

他聽得出是金大爺的聲音，又站住了。

「誰呀？」聲音有點發惱。

他沒敢回答。

「有賊！有賊！」是喜妮叫。

「是——我。」半晌才吐出這兩個字來。

提着膽子走去。

「元全是你呀！怎麼不睡？來幹嗎？」金大爺伸出粗大的手摸着元全的腦袋。

望着金大爺笑笑的臉，口張了幾張，可是沒有發出聲音。

喜妮坐在門階台上接着嘴：

「爸爸！打！打他要我做媳婦兒的！」

金大爺臉上一笑。

「你要我女兒做媳婦兒嗎？容易！我不嫌窮，可是你回去好好念書吧，甭胡想！」

元全身子微微戰起來，猛的兩膝頭齊整整的跪下。

金大爺起氣了，喝了一聲：

「滾！」

元全跪着沒動。

「滾！我揍——」金大爺的旱烟袋往起一揚。

「打！打！」喜妮跳下階台。

元全拔起腿就跑。

後面總有個影子跟着，一停也不敢一停，一氣跑回家。

五

第二天一清早元全爬起床，拿了把鐮刀，一個人悄悄的走出門。猛然想起什麼忘了，又回轉去；原來把書忘記藏。這才取出來找了半晌，才發現階台下那個窟眼，將書塞進去，仔細瞧瞧看有沒有痕跡，於是一氣跑到崗上來。

大地醒了，綠色的平野從模糊昏灰的陰影中顯現出來，愈看愈明朗，顏色愈鮮潤。

炊烟在各家房頂上冒。

鳥兒在樹林裏叫。

空氣中到處都是蘇醒的氣味。

站在崗上，把眼睛向四周一拖，自己的心胸隨着眼前的平野擴張開來。面向着東方看一望山峯背後，一邊天被什麽染紅，漸漸變白，一會兒白金似的日輪在山尖上冒出半邊，金一般的光焰直刺到他眼裏來。他臉迎着太陽，兩手叉在腰間，有一股力漲着全身，覺着自己漸漸往高處長，長到他所想像的那末大的偉人，一手可以拔起一座山，一手可以摘去一顆太陽。

麥田中有一所單排房屋，從那裏發出一陣聲響，元全心跳了，昨晚險乎挨一烟袋窩就是在那兒。門外拴了兩條黃牛。有幾個工人進進出出。有一個人蹬在階台上敲着傢伙。一會兒有個穿印花布衫的小妮走出來。那是喜妮。元全老遠揚起手，又把嘴唇凸了起來，給她送一個親熱的吻去。

眼些微一動，又看見一排低低的瓦屋，炊烟有勁沒勁的往上冒。這一回，他臉上陰暗了。他看見自己的家，好像看見自己的牢籠一樣，要逃還逃不出來。今天的難關，預先使他憂愁；管牠呢？過一會是一會，到時候再說。於是他在崗上尋得了地方，便從一條小路，到自己地上，那塊山竹林裏去了。

太陽還沒有當頂，第二捆竹又拖出竹林。

「元全！」

他聽見有人拉長嗓子叫他，便一頭鑽進竹林，直等到空氣中沒有了聲音的動靜，才出來負起那捆竹一氣上了崗。

「不怕你們天叫，我是不再念書了！」

緩緩氣，便開始工作。

六

元全退學了。

媽媽生了一個小弟弟，家裏又起了一種不安的景象：哥哥故意和爸打別勁兒，整天的閑玩，不去作活。嫂嫂也同哥哥一氣，有時連飯也不燒，爸爸憂愁加深了，進出哼聲，臉上有一股忍不住的怒氣要發作。這情形很使元全提心，像提心着過一條朽壞的橋板。

早晨偷了一對碗筷子，已經有了兩雙。現在他偷什麽總要成雙。他不能不爲他心愛的人預備一雙。只有一件東西不能使他如意：就是那床被子。他本有兩床被子，他若是全偷來，弟弟和妹妹晚上必定要凍着哭，他想了又想，心中很不忍，只悄悄偷了一床來。

現在他心中還梗着一件東西，這東西使他感到困難，因爲家中只有一個地方有，就在廚房案板底下。不知怎的？嫂嫂今天上午在廚房門口老坐了起來；他一望她在那兒坐着，再望她還在那兒坐着，好像她看出了他的鬼胎。直到午飯後嫂嫂下河去洗衣服，這才悄悄提出那口鍋來。

「現在你們再也欺負不到我了！」他走出家門說，頭頂着鍋，逕直過了麥田；上了大路，現在他像是放下了一肩重擔，身體輕鬆了許多。

大路上很靜，幾乎沒有一個人來往。

「喲呵！」

猛然有人尖銳的一叫，元全嚇得一驚，微微的把臉揚起一看：來的是喜妮兒，她是上學去的。

「都來看花臉呀！」

元全臉上抹了一塊鍋烟。

「花臉呀！」喜妮叫着笑着。

元全心喜歡透了；爲要使喜妮跟着他笑，又將鍋往臉上一抹，臉黑了半邊，喜妮跟着他連蹦直跳。

「看哪！好把戲呀！」

走不多遠又一抹，成了一整臉黑，樂得喜妮連打哈哈。

跟着笑着兩人一氣爬上山崗。

「喲呵！」喜妮歡樂的一叫，像又看見什麽希奇的東西。

「好嗎？」元全問。

了。於是你抱着我的頭，我抱着你的頭，嘴兒親了又親，舌頭咬了又咬。

有一個老頭提着一盞紙糊的燈籠走上崗來東西張望。那老頭臉上浮着一層蒼白，顯然是受了過度的驚嚇。

「喜妮呀！」金大爺見了喜妮，跑來一把抱着。「乖乖呀：把我活嚇死了！我們打起燈籠火把找了一夜！你娘哭死了呀！怕你教歹人引去了！你怎麽在這兒呢？」金大爺說着，大個的淚珠直往下滾。

喜妮也哭了起來。

「你怎麽在這兒呢？」

喜妮哭着說：「我跟元全——」

「你怎麽不回呢？」金大爺又問。

「他……他……」喜妮抽咽着，指着元全，「他教我做伴兒！」

金大爺看見了元全，臉氣得通紅。

「混蛋！」

元全獃獃的站着，臉一紅一白。

「我揍死你！」金大爺吼了一聲撲來打他，元全掉頭就走，金大爺追着來。

「往那兒跑！往那兒跑！」

「爸爸！爸爸！」喜妮跟着叫着。

元全跑到小屋前，金大爺猛然一下站住了。

「是誰？是誰？」金大爺半驚着問。

元全獃獃站着，不敢答言。喜妮欣歡的接過嘴去。

「爸！爸是他！」

「是你嗎？」金大爺驚訝的問。

元全依然不敢答言，眼睛和喜妮互瞅。金大爺望着那小屋，觀賞了一番。他臉上怒容漸漸失，喜氣慢慢上昇。這個十四歲的孩子，是他最瞧不起的，最沒有感情的，現在被他的創造所驚訝，那股抑禁不住的怒氣，頓時變爲摯愛的熱情。一切愛和同情，皆是自我的創造。他把目光經過一移，看着他倆——兩對眼睛互相吸住了一般，金大爺不禁柔情湧了出來，走來擁住他倆。

「乖乖！乖乖！我的兒！」

他的聲音發咽。

「好呀！是誰？」

「是我！」

「我不信！」

他把手伸出來，她看：一滿手刀痕。

「呵喲！教人疼死了！」

七

早晨。

夜陰退去了，曙光剛剛出來。

崗上有一座矮小的房屋，正浴着金紅的曙光。

那矮屋約有四尺來高。丈把長，五六尺寬，外面有一道竹籬圍着。屋牆完全是一根挨着一根的小竹，裏外再用兩根竹子一夾，四牆角有四根木柱栽在土裏，來支持竹牆，外面看來很是堅固。屋頂蓬着靑草，有一角還露着天光。這時候門關着。屋裏一角，有一團草窩，兩人一頭緊裹着被子，正在甜睡。太陽從門縫裏透進一線一線的金光，有一條正落在他們倆兒的臉上，在爬動，好像是一個母親悄悄來吻她熟睡的孩子。光慢慢移動，正落到她的眼弦，一下子把她刺醒了。

「喲呵！天亮了，快起來呀！」

掀開被子，一頭爬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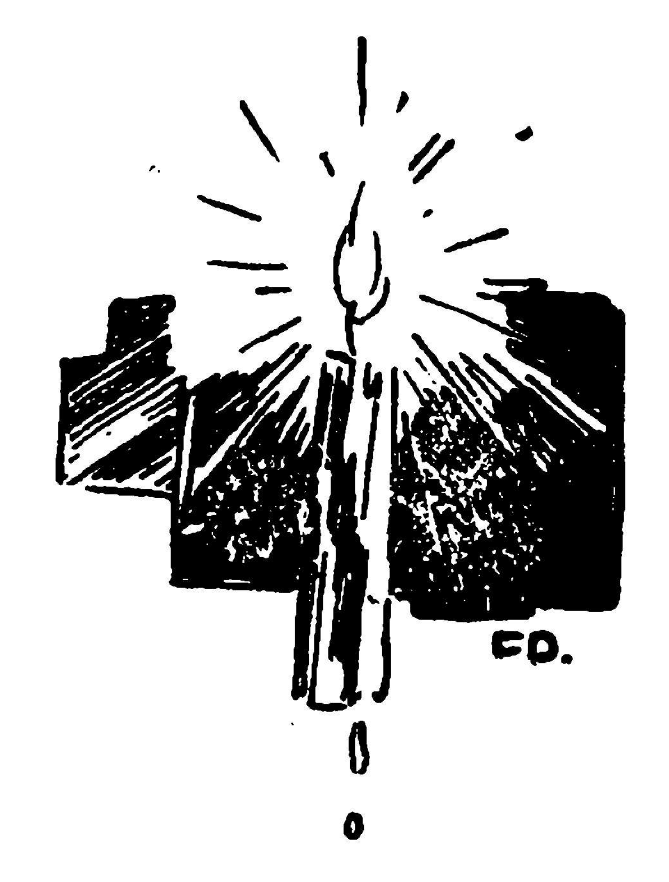
開了門，兩人手挽手向着曙光走去，

「好呀！」她低聲說。

「好呀！」她說了又說。眼喜噠噠的望着他，忽然她在他臉上發現了一個什麽，驚訝起來。

「喲呵！看你這是啥？黑點！」

她手摸着他左臉上一粒痣。他站着不動，讓她摸着玩。摸着摸着，臉挨着



醉了

王家棫

鄉村教師莫先生爲了娶老婆，足足辛苦了兩個多月。中間籌措款子，尤加費力。原打算把歷年積蓄的二百多塊錢，全化在這婚姻大典上，可以足彀有餘的了，誰知女家臨時爭執聘金，又嫌聘禮中的兩隻戒指分量太輕，堅持要求他添一付赤金項鍊。兩位媒翁一回兒乾宅，一回兒坤宅，像做買賣似的往返措商了好幾次，結果聘金只得如數增加，項鍊則改爲十四開的一隻夾金手鐲，而莫先生的預算就完全打破。雖也會縐眉嘆氣的東奔西走，低聲陪笑的四處張羅，但總算一切都辦得妥妥貼貼。這會子大禮已經行過，新娘子羞答答地坐在洞房裏，自然別無枝節，大事告成的了。

莫先生鬆了一口氣，快樂得什麼似的，他似乎覺得身子很輕，脚底下簡直有空氣在把他抬起來。腦子裏的念頭很多，又很雜亂，有時自己慶賀自己，有時自己羨慕自己，有時像別人打趣自己似的，也浮起一個打趣的念頭。臉上掛着笑影，把兩隻手攏在玄色毛葛馬掛的袖洞裏，滿宅子亂跑。或到外面給充着臨時賬房的算學教員道着費心，或到客廳招呼客人。其中那位校長先生，他不能不特別周旋。因爲在學校裏是上司，在剛才的大禮上是證婚，在籌備婚事的時候是經濟援助者，憑了這三份資格，莫先生不能把請普通客人吃的金鼠香烟來請他了，不時的從身邊摸出白金龍來遞了過去。而每逢他跟校長應酬的時候，那位滿臉橫肉的體操教員，總從四季咸宜的藏青西裝口袋裏向他伸出手來，莫先生就沒法吝惜他的醴己香烟。他也時常到新房裏去打個轉身。很想和嬌滴滴的新娘談話，但又覺得還不是談話的時候，並且話很多，一時也無從說起。於是隨便的借個因由問她一幾話，她把眼睛看了地板輕輕回答他，而他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出去。

看看天色已黑，客人也陸續增加。一班鼓樂手奏起一套將軍令，把客廳裏那盞汽油燈的嘩嘩地燃燒的聲音都掩蓋了。客廳兩旁放着四隻圓檯，上面舖了白色檯布，放着全付杯箸，瓜子和水菓以及六隻冷盆，也端端正正地放在中間，靜待賓客們的襲擊。看這排場，大約酒席一定豐盛，雖然自從發生聘金問題以後，莫先生臨時動議，減去了一味紅煨魚翅，但似乎也不至因此十分遜色。

莫先生是洋學堂的教員，是新派人，所以一切陳腐俗套早就打算完全蠲除。並且本着社交公開的原則，男女賓客不分內外，同在一個廳子裏吃喝，其實裏面那間屋子黑黝黝地沒裝汽油燈，只是男的左邊兩席，女的右邊兩席，略示區別罷了。按習慣，新娘原該獨坐一個方桌，面前設下香案，由四個處女恭陪，以示隆重，可是究竟不經濟，

莫先生藉口革新，決定請新娘混在衆人堆裏坐到圓檯上去。這些都是預先佈置好了的。

等客人到齊，莫先生就宣佈坐席。讓證婚賬房和兩位媒翁坐了首席，其餘的男賓一陣子嚷和讓就很容易地坐定了。女客們畢究麻煩，扭手揑脚地，等到她們各就各位，男客們勢如破竹的筷子，快把六隻冷盆宣告肅清了。

雖然一切都取新派，但女賓那邊，仍不缺少一些守舊的娘兒們。因爲沒多遠就是那班男客，拘束得只是小聲說笑。新娘既委屈她不坐獨桌，現在仍把首席留給了她，她不言不笑，人家讓她，只略略應酬一些。在男的方面就不同了，已喧鬧得宛如另一檯鼓樂手。尤其是體操教員使着喊口令的嗓子大說大笑，其餘的同事親友們也都不斷地向新郎擲過笑謔的言詞來。大家十分熱鬧，十分快活。新郎讓酒讓菜，客人們莫不儘量接受。因爲今兒既不必像吃館子那樣要擔心何人會鈔，也不必估量那碟炒蝦仁是否值得三毛六分，只要吃喝就是了。

大約酒過三巡，也許不至三巡了。體操教員提議請他鄰座的音樂教員唱一支妹妹我愛你。這提議立刻博得了全體同情，大家拍手贊成。音樂教員是白白的臉蛋，烏油油的頭髮，立刻搖着粉嫩的小手表示拒絕。到底經不住大家的央告慫恿，就答應了下來，但他要體育教員表演一個草裙舞作交換條件。體育教員立刻用挺大的手掌拍着胸脯道：

「好，你唱我就舞！」

大家先來了一個閧堂大笑。

於是，叫鼓樂手暫時停止，音樂教員又忸怩了一下然後站起來，臉對着牆壁，把頸子裏一顆馬掛的紐扣解了開來，先咳一聲嗽，方始引吭高歌，居然是細細的尖嗓。雖有人覺得臉立刻浮起一層雞皮疙瘩，但大部分仍覺十分有趣。

唱歌已畢，大家就望着體育教員草裙舞的開始。忽然廚役跑來在臨時賬房的耳朵邊低低地說了幾句話。賬房又湊到新郎的耳朵邊輕輕告訴他道：

「酒已沒了，得立刻添去。賬房裏現存着的一些錢，恰好等會子作各項工役的開銷。這添酒的錢你另外拿出來吧。」

新郎一面答應，一面艱難地掏出一張五元法幣。

體操教員業已妝扮就緒，把一塊紅色桌圍縛在腰裏，權代草裾，還沒有跳舞，大家都笑翻了，連新娘都用一塊綢帕掩住了嘴巴。

新郎原不是善於喝酒的人，可是看看情形，委實開懷，不知不覺地連連仰着頸子灌了幾杯。酒這東西，十分奇怪，擱在瓶裏罎裏，毫沒動靜，擱到人的肚子裏就會興妖作怪。新郎起初覺得臉上發燒，繼而有些頭腦昏沈，開出眼來也有些恍惚矇矓，可是人却越發興奮了。沒法抑制自己，也大嚷大叫，大吃大喝起來。

草裙舞罷，大家以爲此刻是向新郎新娘敬酒的時候了。起先有人主張每人向新郎新娘輪流着各敬一杯，但校長跟算學教員却以爲這樣太多，新郎原是不很喝酒的，只要能盡興就是了。結果決定客人多吃一杯，新郎新娘則各吃五杯。新郎搖幌着腦袋，把眼睛半開半閉着，立刻把五杯酒抓來喝下，有人勸他吃些菜過過嘴，他只是哈哈大笑。

新郎方面既已解決，於是體操教員和幾個都是趔趄着步子的人們提了酒壺，搖到女賓席來，嚇得有幾位娘兒們急忙避開，但仍遠遠地站定瞧着動靜。新娘畢竟也進過學堂，是時派人，雖有些羞澀，但很大方，款款地站了起來。可是她再也不肯喝酒，憑你敬酒的人如何

惘嚇央勸，她只是微笑地站在那兒。

正有些沒法解決，猛不防新郎從男賓席裏長嘯一聲，踉蹌地搶了過來，大家看他步子十分不穩，他可並沒摔交，一面嚷道：

『我——替——喝！』

體操教員很嘉獎他的勇氣，但既是替喝，就非十杯不行。新娘用目光偷偷地瞥了她丈夫一眼，他可全沒理會，竟把十杯一口氣灌了下去。

各人回到座位，體操教員等又開始豁拳行令，而新郎却越發不成了。似乎有人在輕輕地對他道：『你醉了，你醉了，』他自己也覺得的確醉了。心房像一柄椎子似的敲着肋骨，胃裏一陣一陣地有東西翻騰，腦袋裏則錚錚地奏着音樂。他忽然想去小便，但又懶得動彈，主意還沒打定，腿子却抖抖地站了起來。

『當心！』老成持重的校長素以宏量出名，距離醉還遠得很，所以能這樣招呼他。

『不，……我……沒醉。』新郎的舌尖異常滯重頗有些周轉不靈。

一路扶了牆壁，好容易摸出後門，進了院子，新郎却已忘記出來幹什麽的了。靠在牆上，抬頭看看月亮，月亮好像上海的電燈廣告那樣地只是忽明忽暗，又象流星似的儘在天空裏堆圈子。一陣眼花，兩腿一軟，毫不顧惜身上的新衣，就蹲身坐了下去。似乎覺得自己的情形委實有趣，不禁格格地笑了出來。剛剛笑過，就是一陣昏眩，昏眩過後，突然感到異常悲哀，還沒弄明白爲何悲哀，眼淚已流了下來。

哭了一會兒，方始找到了悲哀的原因。問校長借的七十塊錢，二分起息，按月要在薪水扣算，以後的日子倒有些不易打發。留在身邊作明兒開銷用的五塊大洋又給拿去添了酒，目下腰無分文，看來明兒就得想法告貸……。關於經濟，他本是整天抑制着自己不去考慮的問題，這會子却和酒一同湧上來了。於是懊悔不該多喝酒，幾乎懊悔不該娶老婆了……

客廳裏的女客已經散席，新娘又回了洞房。但男客們還興猶未闌，越鬧越有勁，因有數人已經退席，其餘的人就把兩席併了一席。體操教員脫去掛子，站到中間，表演貴妃醉酒，竟摔了一交，大家笑得聲震屋宇。

『新郎呢？』隔了好一回兒，酒量狹窄，沒敢多喝的算學教員竟想起了給大家遺忘了好久的新郎，輕輕地問他鄰座的校長先生。

『怎麽我們忘了他？剛才我瞧見他望後面去的，倒有好一回子了呢，樣子有些醉了。』

『可不是別鬧了什麽岔子，我們瞧瞧他去。』

於是兩人悄悄離席，去找尋新郎。可是把整個宅子全都找遍，也沒見新郎的影蹤。心中好生奇怪，去到後門口，方始聽見嗚咽的哭聲。

走出去一看，新郎縮作一團，跌在牆根裏。校長喊了兩聲莫先生，他全不理會。兩人使勁想把他拖起來，他像頑皮小孩似的縮着身軀故意別扭。

『委實醉得很厲害，今兒可算誰也盡興的了，今兒可算誰也盡興的了。』校長一面笑，一面蹲身把新郎的手膀擱到自己肩頭。那邊的算學教員也同樣工作，好容易才把新郎連拖帶挾地攤了起來。

新娘正跟兩三位女客在洞房閒坐，忽然外面一片聲嚷了進來。只

見丈夫醉得像燒糊了的饈子似的給人抬着。衣服縐得不成樣子還沾了許多汚泥，一隻脚上的鞋子已經失蹤，另一隻則由算學教員提在手裏。頭髮散亂，臉色鐵青，眼睛緊閉着，還有兩行淚水在掛下來。嘴裏呼呼地噴着氣，宛如剛從河浜裏拖起的一頭水牛。

新娘又是急，又是疼，又是羞慚，不知如何是好，不覺呆住了。

大家手忙脚亂地把醉人扶到一隻籐榻躺下，又忙着吩咐去熬酸梅湯來。隔了一息，新郎漸漸張開那對失神而滿佈紅絲的眼睛。他似乎還能辨明在他旁邊的是校長先生，伸手把校長一把拖住。校長憫惜他自己的簇新馬褂，想輕輕掙脫，然而給他握得如何牢固啊。

『……校長……，謝謝你，』新郎的語音仍很含糊，『要不是你，……我……我眞不得了……』

『算不了一回事，你不過多喝了些吧了。你靜一下子。我不過扶了你進來，那裏値得你謝的！』

『……不……你……別跟我……我胡纏，我……我沒醉，你倒……醉了呢。……我……是說你借我……七十塊錢，……七十塊錢，要不是……你，我怎樣……娶……得成老婆……』

算學教員聽他越發說得不像樣了，抑住不笑，搶着安慰他道：

『別胡想了，你養囘子神吧，別胡想了。』

『我的……我的太太哇，來吓……』新郎提高嗓子喊了起來。

女客們暗暗好笑；新娘遠遠地站着，滿臉飛紅，兩腿瑟瑟打抖。

『來……太太！』新郎把腦袋用力一抬，但立刻又頹然倒了下去，『太太……我們……明兒如何過日子呀……我的錢辦喜事……辦得精光了……怎麼辦哇！……你……你把……戒指和手錶……去當……去押……』

新娘到此再也沒法忍耐，竟哇地一聲哭了。

校長先生等正都覺得十分爲難的時候，忽然外面有人遠遠地喊了進來，那正是體操教員的鐵嗓：

『我們要來鬧新房了哪……新郎和新娘呢……』

窗

佚囚

冬之夜裏，是誰敲那寂寞的窗？索索的，像垂死的老人做着乾涸的生命之歎息。

蝙蝠在每個角落裏抖着圈，壁虎笨重的在生了刺的心上爬，腦海，有多少隻青蛙翻斛斗呢？有多少隻斷了桅，迷了方向的小舟顚簸呢？有多少。…這樣，我失眠了。

把呼吸慢慢的放鬆，時計在黑暗裏播送着雲樣的故事，我會心的聽，輕悄的想，我彷彿要在這黝暗的空間發現些我需要了然的東西，我充分的運用我的思想，我的理智，我的每條神經所有的力量，最低限度，我也應當把靠近我周圍的東西瞧個明白。

然而一切都披上了模糊的外衣，窨白的窗隙裏，我似乎瞧見那個垂死的老人不停的向我招手，那消瘦的面孔，那乾涸的眸子，那……

索索的，是誰敲那寂寞的窗呢？

鼾聲有節奏的在我的周圍起伏，叫賣者用盡了氣力在牆外喊：『老爺太太呵……』這傢伙，每夜如此，不管有多少白眼在溫暖的夢裏翻，有多少飢餓的爪期待他的大腿，呵，那凍僵的，生了菌的大腿！

千萬條線頭攏在我的面前，我如何數盡呢？像那乞者的髮似的，我如何整理呢？

蝙蝠的圈子愈抖愈緊了，青蛙的斛斗也愈翻愈快了，小舟呢？那斷了桅，迷了方向的小舟呢？

於是，我不得不把祈望交給那寂寞的窗，那終於要接受黎明的窗……。

時人彙誌

葛祖爌

葛祖爌浙江寧波人，畢業於杭州之江大學，後赴美入渥海渥胡司特大學肄業，得學士學位，一九一九年由美赴法，任華工青年會幹事。一九二〇年回國任職於北京外交部。一九二三年任加拿大渥太華中國領事館學習領事。一九二五年任外交部情報司副科長，一九二六年任北京陸軍部顧問，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歷任南京外交部電務科科長，庶務科科長總務司幫辦接收威海衛專員，及接收上海會審公堂委員會專員，一九三三年被任美國芝加哥中國總領事，現任斯職。

編輯後記

二•二六的日本事變，突然發生，震駭舉世的觀聽，一般對於此次爆發事件的眞相，多所揣測。本期特撰了三篇文章，芸生先生一文詳細闡明日本最近政情的脈絡，閱此大可有裨於本問題的眞正認識。另外的一篇述評，係記述事變的經過，而對事變暴發前後的關鍵，加以剖析，對於這一重大事變可得一淸晰的了解，並可資爲現代史料的保存。張逸如先生新自東京歸國，百忙中爲本報撰著一文，對於政變的背景及今後趨向，頗多指明，可供注意今後日本政局的參考。

× × × × ×

一九三五年來，中國全國經濟的破產狀況，已走入嚴重階段，李應兆先生的中國經濟的現勢與展望一文，供給了豐富的現實資料，同時並指出它的前途，頗值一讀。

× × × × ×

班禪近有起程返藏的消息，本期所載這篇關於西藏問題的文字，頗可供研究。絳央尼馬先生是西藏人，所以他對於西藏問題的探討，格外值得注意。下期我們尙準備有新自西藏歸來的一位留學生爲本報特撰的西藏考察記一文，作者是留印學生專門研究邊疆問題，所著頗多新鮮的資料。

× × × × ×

文藝欄在近期中，將有幾篇特殊的作品發表。下期起將登載老舍先生的創作，「新韓穆烈德」特此預告。書評欄我們也正在徵求批評專家，特約撰稿以副讀者之望。又第四期本報所刊「岑春煊與袁世凱（中）」一文其上欄第三行至第四行「急裝上泝」句，其泝字誤植作浙，特爲訂正。

編者

原文献残缺